國聞周報

第十卷第十六期要目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廿四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illegible]	[illegible]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illegible]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illegible]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illegible]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

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illegible]	一元五[illegible]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illegible]	[illegible]	一角二[illegible]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illegible]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二、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illegible]』『改寄』。

[illegible]匯來款分收報費與郵[illegible]三十期內按一季算四[illegible]五期外按全年算。[illegible]須另補郵費半分，[illegible]式轉讓書，或原訂[illegible]特價期內續訂，仍[illegible]訂或新訂，不能再改[illegible]郵票九五折算，限省[illegible]收。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illegible]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illegible]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聞週報社

[illegible]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 特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二十日重訂

下行車

站別 \ 開到時刻 \ 列車次數	第七次 慢膳車各等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七點加車 三等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第二〇一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第一五次 混合三等
北平前門 開	五·五〇	八·二五		一四·一〇	一六·二五	一七·一五	二〇·一五	二〇·四五
豐台 開	六·二四	八·五五		一四·四一	一六·五五	一七·四四	二〇·四八	二一·一八
郎坊 開	七·四四	—		一五·四七	—	—	二二·〇八	〇·二〇
天津總站 開	九·二六	一一·一六		一七·二〇	一九·一六	二〇·一一	二三·四一	二·四〇
天津東站 到	九·三五	一一·二五		一七·三〇	一九·二五	二〇·二〇	二三·五〇	二·五〇
天津東站 開	九·四五	一一·三五		一七·四五	停	二一·三〇	二四·〇〇	四·五〇
塘沽 開	一〇·四八	一二·三三		一八·四五		開	一·一〇	七·一七
蘆台 開	一一·五四	一三·二六		一九·四五		往	二·一三	九·五五
唐山 開	一三·〇二	一四·二四	七·〇〇	二〇·五三		浦	三·三四	一四·四五
古冶 開	一三·四八		七·三六			口		
灤縣 開	一四·四三		八·一九					
昌黎 開	一五·五四		九·一九					
北戴河 開	一六·四四							
秦皇島 開	一七·一三							
山海關								
錦縣								
遼寧總站								

上行車

站別 \ 開到時刻 \ 列車次數	十二點加車 三等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第八次 慢車各等	第二〇二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第四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秦皇島 開	一二·三〇		六·二三	自				
北戴河 開	一三·〇〇		六·五三					
昌黎 開	一三·〇〇		七·四三	浦				
灤縣 開	一三·四五		八·四九					
古冶 開	一五·三六		九·四七	口				
唐山 到	一六·一〇							
唐山 開	停	一四·三〇	一〇·三三		一三·〇〇	一六·四五	三·二〇	
蘆台 開		一七·三三	一一·五三	開	一四·〇五	一七·四五	四·三一	
塘沽 開		二〇·二五	一三·一三	來	一四·五六	一八·五三	五·三三	
天津東站 到		二三·三八	一四·一三	七·三〇	一五·五〇	一九·四五	六·三七	
天津東站 開		〇·一五	一四·二四	八·〇〇	一六·〇〇	二〇·〇〇	六·五〇	九·一五
天津總站 開		〇·三五	一四·三九	八·一二	一六·一三	二〇·一二	七·〇六	九·二六
郎坊 開		三·二四	一六·一五	—	—	二一·二五	八·二八	—
豐台 開		七·一〇	一七·四七	一〇·四三	一八·四八	二二·四八	九·四三	一一·四五
北平前門 到		八·一七	一八·二〇	一一·〇九	一九·一五	二三·一五	一〇·一〇	一二·一三

聲震朔漠之四十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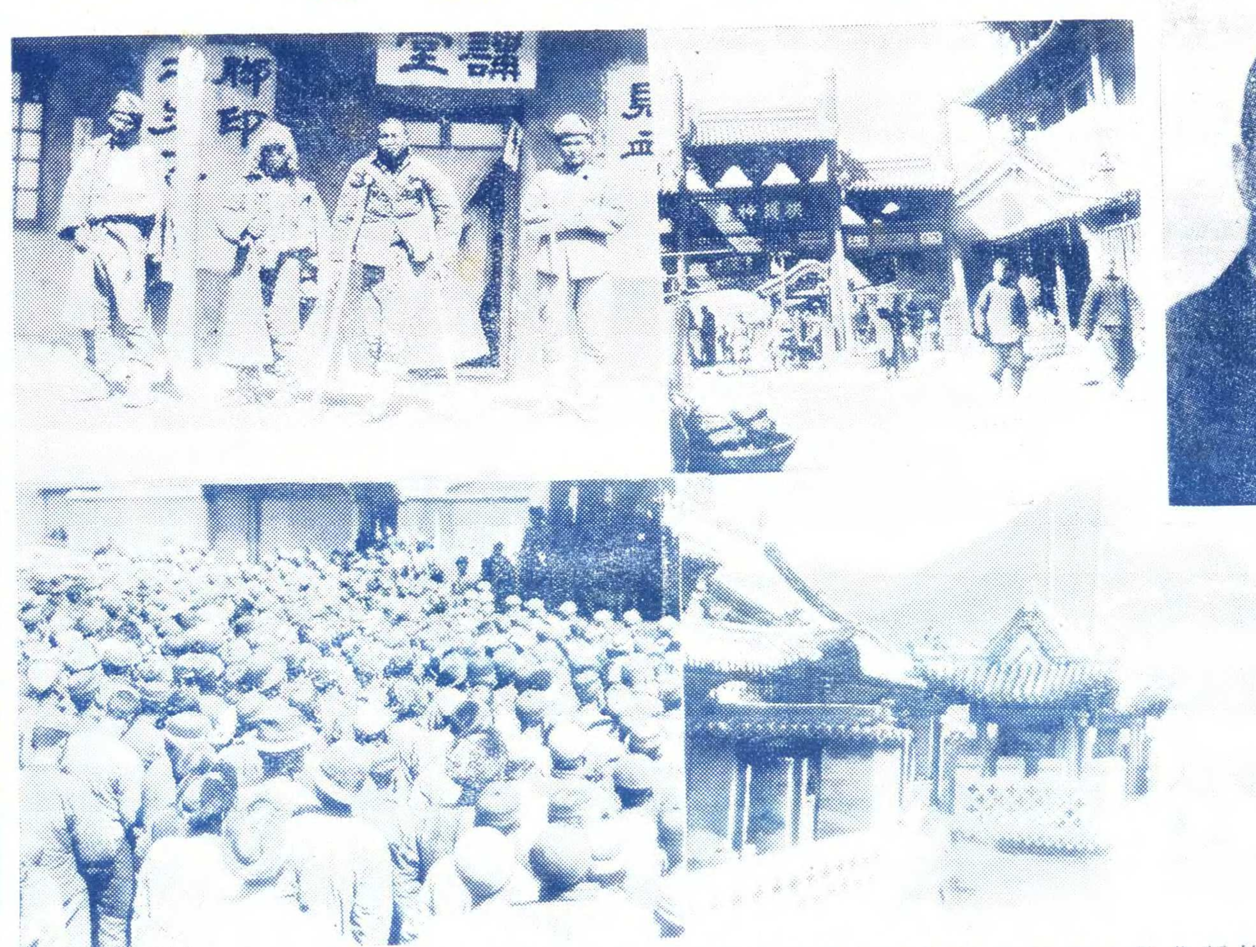






左上，孫殿英軍長在觀測鏡後指揮砲火，右上，四十一軍之砲兵排列，右下，戰壕內之四十一軍士兵，左下，在後方操練之一部官兵，【本報記者攝於前線某地】

塞上風景與人物



新任比利時駐華公使
Baron Jules Guillau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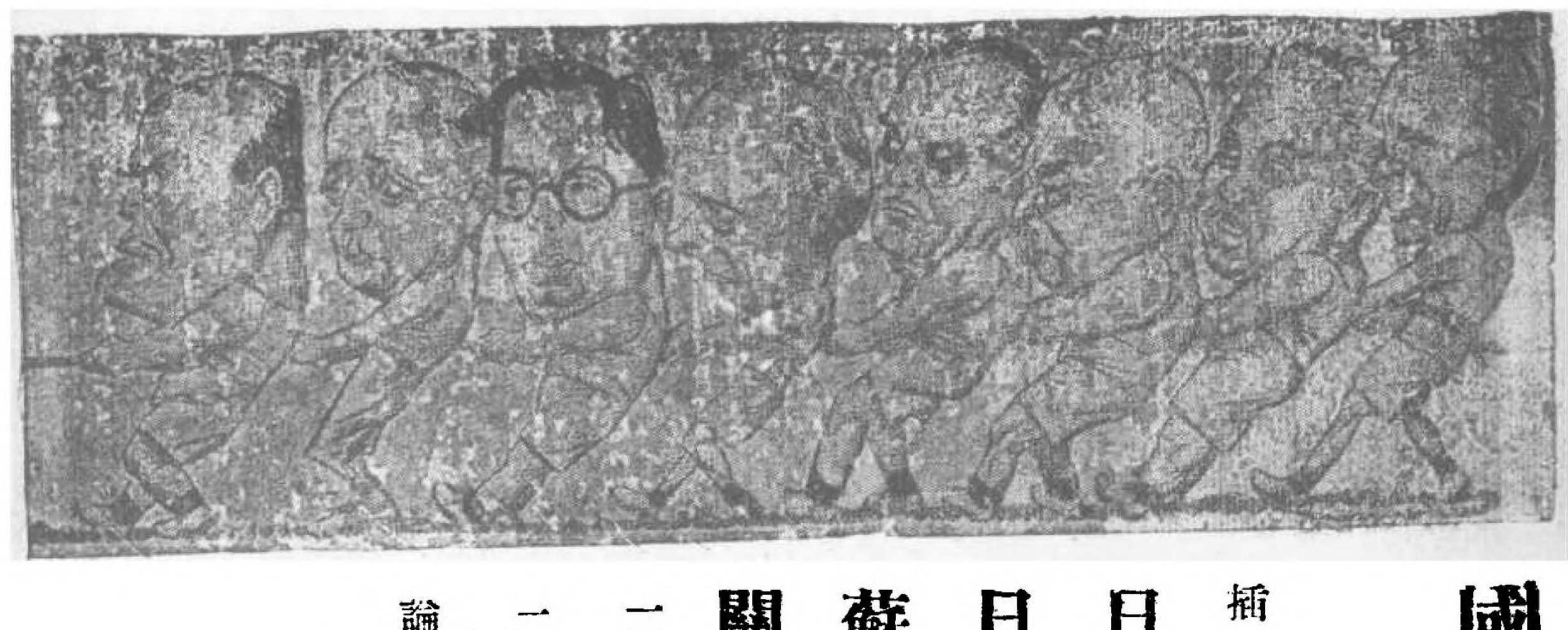
右上，赤城縣鼓樓之牌坊，額爲北門鎮鑰，右下，張家口大境門城垣上之岳王廟，左上，孫殿英部受傷兵士，就診於張垣後方病院，左下，赤城縣民衆開軍民聯歡大歡迎四十一軍，

時人彙誌

張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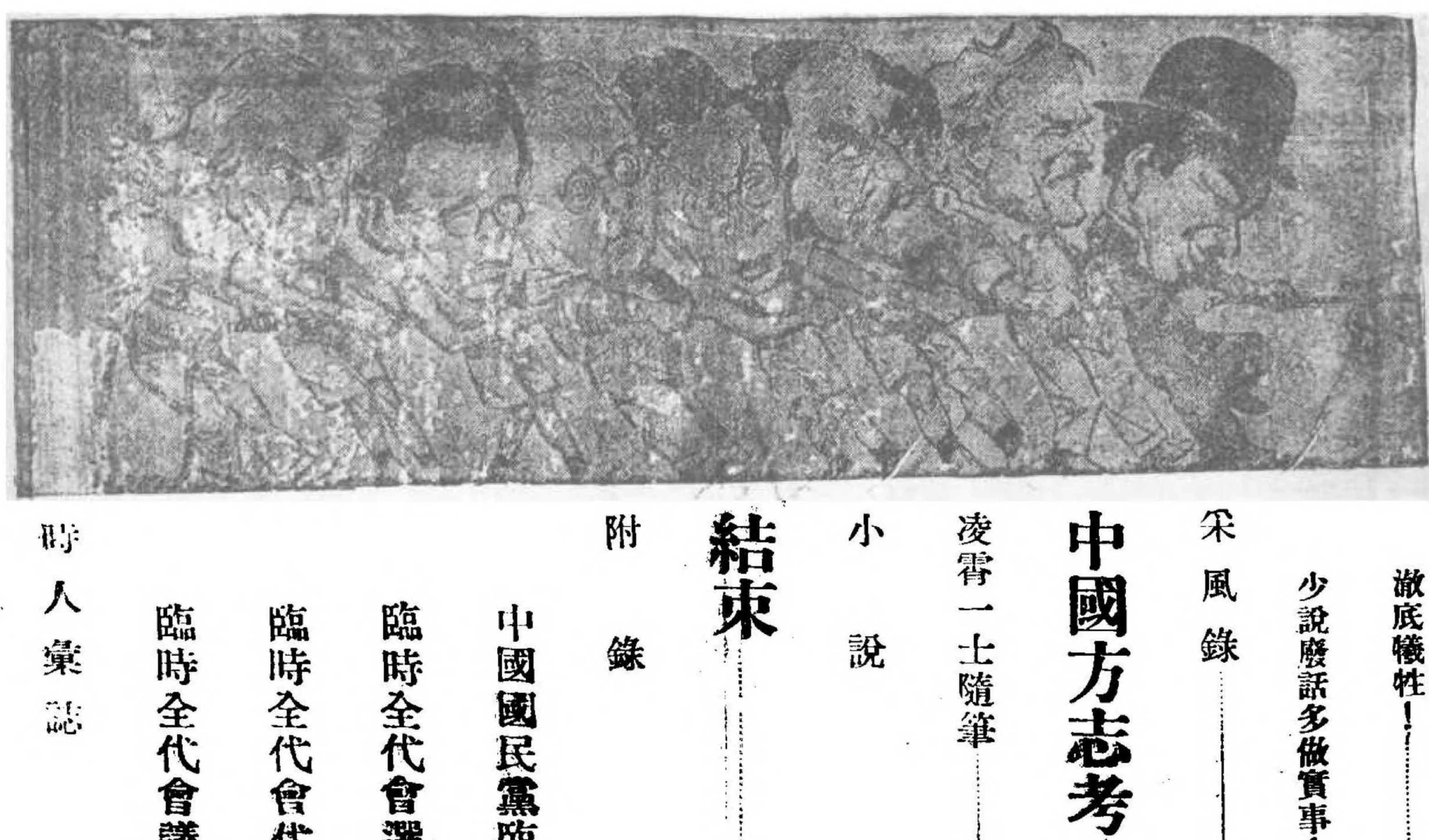


張銘，字鼎丞，別號梅溪，安徽盱眙縣人，現年四十五歲，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律碩士，前清在日本東京入同盟會，武昌起義時任湖北都督府外交秘書，外交部參事，民二任駐美公使館參贊，民六任總統府外交秘書，民七皖省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兼任安徽全省清丈洲地總局總辦，十七年任革命軍第六軍第七軍第二十六等軍軍部參議，北路總指揮部參議，歷任安徽省政府全省水利局局長，外交部參事，兼條約委員會委員，十七年派署駐爪哇總領事，十八年正式任命爲駐爪哇總領事，二十年五月外交部呈請國民政府加公使銜，調任駐印度總領事，奉國民政府派赴尼泊爾國專使，二十一年二月回國，調任國府軍事委員會參議。現供斯職。



國聞週報

第十卷 第十六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四月廿四日出版



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論

楊敬慈譯

日本退出國聯，確已陷於國際孤立的地位了。醞釀中的英法義德四國聯盟，意在安定歐洲局面，匀出力量來對付遠東問題，制止日本的暴行。日本人處於這種局面之下，尙沒有些許覺悟，還同蘇俄在北滿邊疆挑釁，可見日閥是存心在挑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了。究竟日本人何所恃而無恐呢？這却是値得我們注意的一件問題！這篇文章，是日本有名的法西斯黨——國民同盟中堅分子中野正剛，在四月份外交時報發表的。充滿着虛矯，狂傲，無理性，想用來麻醉日本民衆。走筆譯之，以覘日本極端派態度之一斑。　二二，四，一四。　敬慈識

一

前年九月以來，歷時一年有半的國際聯盟的議論，業已走到它應該到的地方，日本政府終於發出退盟的通告了。我（中野正剛自稱）早希望着：既是決心退盟，政府當局早有周備完密的準備，應該下大決心，痛痛快快地即刻退盟，完成眞正光榮的孤立。日本全國未來的燦爛光明，祗是存在於這種大決心之上，是毫不容疑的。日本國民，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早已具有大決心，退出聯盟，完成光榮的獨立。祗是政界，外交界，財界上層構成分子的老朽們，心存畏怯，躊躇不敢前進罷了。說句實話，日本帝國，不但有足以忍耐孤立的環境，並且具備這些要素。政治的，外交的，經濟的，產業的，足以突破任何困難局面的各種要素，日本都是完全具備的。所可惋惜和悲憤的，祗是柄國之鈞的要人們，缺乏見識，胸襟，經綸罷了。

九一八事變以來，若槻內閣的狼狽周章，犬養內閣的逡巡躊躇，齋藤內閣的姑息因循，眞令人嘆觀止了。到了最近，國際聯盟的風雲，彌加險惡，第十五條第四項的適用，是已經確定的了。試看，日本上層階級領袖的彷徨無主，演出何等的醜態來？元老，重臣，外務省，宮內省（內務府）的領袖，旣成政黨的黨魁，財界巨子往來奔走，相顧愕然，政界財界的皇皇不安，好像大日本帝國將要發生一件重大災禍，股票交易所也停止開市，這種狀態，難道是遠東覇主的

新興日本所應該有的麼？眞是令人笑不得，哭不得。要說大日本帝國，遇着這些須小事，應該連神色都不會變的。他們却高聲吶喊：「日本危急！」「經濟破滅！」，却不知道危急的不是日本，破滅的也不是經濟。他們說的全不是那回事，內閣和大臣諸公的地位，却有些危險，老朽政治家們的政治生命却要算總賬，上層有閒階級却是會破滅的，日本帝國，站在這狂風暴雨之中，有如泰山磐石之安，却要淘汰老朽無用的東西，增加許多新的力量。

古人有句話，「抱着寶貝餓死」，現在日本達官大人們心理狀態，正似這個樣子。武力原來就較人優越，就是這樣貧弱的經濟力，也用不着躭甚麽心思——這個原是樂觀派的伶俐口吻。實在說，日本的經濟力並不怎樣的貧弱。現在世界經濟如此恐慌，並不是資源缺乏，也不是物力不足，乃是人類缺少了一些智能，不能彀將這些資源和物力，作生產的組織，利用厚生的分配罷了。最近經濟學告訴我們說：「致富的最大要素，在於人力」，可見「物」比「金」重要，「人」比「物」還更重要。說到這裏，日本國家，却具有短小精悍的七千萬人的要素。這七千萬民衆，能彀研究學問，鑽研科學，做事情是十分精巧，和人打架吵嘴更是厲害。感情固然容易受激刺，反省力却又非常之强，是義大利人和法蘭西人比不了的。放在農村裏，是樸實勤勉的農民，在工場裏，是精巧勤奮的工匠，武裝起來，更是勇武軼絕的軍隊。此外，還有禍福與共的朝鮮兄弟，協力同心的「滿洲國」三千萬民衆，將日本，朝鮮，滿蒙，連成一氣，就有一億三千萬的亞細亞民衆强悍分子，站在一條線上。如此林林總總之大衆，不但是武力的要素，也是經濟的根幹。如此世界無比的人的要素，還不能合理的組織，以構成一大產業經濟力，祗有歸罪於政界和財界指導階級的無智無能了。

二

「日本國土地狹小，資源缺乏」，是明治時代地理教科書的錯誤的先入觀念。如將日本本土，台灣，朝鮮，庫頁，滿蒙，聯絡開拓，那偌大資源，是可以同世界任何强大國家頡頏的。一衣帶水的隔岸，有中國大陸，沿海州，勘察加。中國的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低，所謂東流之水，蜿蜒的許多長江大河，流注於海，堆積如山的珍貴物產，借着航運的便利，輸送到日本對岸的許多港埠來。這樣豐富的物資，供給日本利用，實在是交通上經濟上的自然法則。沿海州和勘察加的資源，和中國的一樣，也是可以供給日本人利用的。然而北海，日本海，中國海，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完全在帝國艦隊掌中，亞細亞大陸的生命線，又絕對握於大日本帝國陸軍之

手，萬一不幸，列國若對帝國實行經濟封鎖，日本利用亞細亞大陸的屏障的天然地形，先將中國，滿蒙，沿海州，勘察加，封鎖起來，和列國隔絕。到了那個時候，日本羣島和大陸之間的泉水，完全操於日本的掌握中，那些沿岸堆積如山阜的物資，也歸日本獨自占有了。從前大英帝國的勃興，就沾了地利的光，歐洲大陸在她的對岸，英國祗要能彀用自己海軍防守着英倫海峽，不問大陸的興廢盛衰，儘可由海道交通非洲，埃及，印度，南洋諸國。今日之日本，地形的便利，比較當年的英國，更好得多，因為中國，滿蒙，沿海州，都是未開的寶庫，比較成熟的歐洲大陸，前途的希望更大得多，南洋，印度洋，太平洋的豐富市場，比較從前的英國殖民地，也廣闊得多的多。如此衆民，如此資源，如此市場，正是上帝厚愛日本國民，賜予他們在世界雄飛的大使命。

不幸得很，日本老政治家，老外交家，沒有澈底認識日本的環境，自己不認識這偉大的使命，祗是盲從歐美列國的世界專制。日本的外交家，都喜歡穿燕尾服和晚禮服，說着很漂亮的外國話，那種神氣，那種調子，簡直是對於外國人的從屬的風習。歐戰以來，政治家不大好穿燕尾服和晚禮服，巴黎和會席上，世界第一流大政治家和各國復興英雄，都頭戴便帽，身穿便衣，口沫飛揚地辯論，確是一種奇觀。祗有飯店的招待員，理髮店的客師，纔終年穿着禮服呢。又日本人跟着外國人學來的英語，語調特別客氣，差不多是奴婢對於主人公的話頭。原來也不怪，日本自開國以來，受列强虐待的流風遺韻，深深地刻畫在日本外交家的腦海中。他們穿着奴僕的衣裝，用着謙遜的態度和語言，來和歐美人交際應對，歐美人運用巧妙的國際條約，把日本人緊緊縛住，弄成一種屈從的協調，至於今日。他們眞受得了一切侮蔑和國辱。但是日本人的忍耐，終久是有限度的，現在已經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三

現在的世界，存在的許多國際和平條約，都是有利於强大的白種人國家的。如國際聯盟規約，九國條約，非戰公約，尤其是其中最顯著有力的。九一八以來，列强大家都運用這些條約，作為攻擊日本人的武器。這些條約，無論體裁如何整齊，文字如何優美，說穿了，不過是為保持先進諸强大國家用暴力取得的特權，並非根據國際正義來維持眞正的國際和平，其實，內中包藏着許多不公平和不合理。第一，國際聯盟為了美國的强大，承認她的門羅主義，要知道門羅主義，是美國在不是她自己領土的南，北，中美地方，維持她的排外的優越權利。第二，非戰公約，是承認英國在她認為

必要的特殊地域內，有訴諸戰爭的權力，外交界稱之爲「英國的門羅主義」。所以對於滿蒙問題，囂囂然責難日本態度的聯盟列國，對於英國的西藏出兵及其獨立計畫，不敢吐出一個字來。像這種承認美國門羅主義和英國門羅主義的列國，承認那利害關係更深，有長遠歷史背景的日本門羅主義，和日本在遠東的優越權利， 正是當然的事。但是九國公約，却是拘束日本在滿蒙的優先權 ，祇知道討取英美人的歡心，追隨英美人的脚跟，用八對一來壓迫日本的門羅主義。口頭上說：「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保全領土，這些公平光明的大方針，適用於包括滿蒙在內的中國全土，是世界和平的基礎」，話是說得十分動聽，却是這種光明的原則，在世界何處尋得出來呢？既是適用於太平洋北岸，同時也應該適用太平洋彼岸，如像墨西哥，中美，南美，都應該保障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保全領土的原則纔對。推而廣之，就是印度，埃及，全部非洲，都應該適用纔對。照這樣說來，英美人的勢力範圍，是不許人問鼎的，祇有日本人的臥室裏，簇新的草蓆，却讓白種人的濫泥靴子，往上亂踏，這是甚麼道理呢？原來九國條約，是因爲英美提携，廢棄日英同盟，交還山東，和强迫裁軍的華盛頓會議的客雰氣造成的，因爲這樣，中國纔看重英美，藐視日本，發生傲慢暴戾的排日運動。但是日本政治外交界的上層階級，不感覺這不合理之爲不合理，屈辱之爲屈辱，惑於形式的外交辭令，一步一步地往後退讓。 這原是她們的外交家政治家， 用燕尾服晚禮服的舊衣裳，想把日本人包裹起來。但是質實剛健的大和民族的驅幹，漸漸地發育，自然的壓力，終久是迸破了，這就是九月十八日的事變。這就是日本式的眞情，對於歐美僞善的爆發，是政治家外交家無能爲力的。就是那些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條約，必然都要淸算那筆暴力攫取特權階級的不公平的賬目，根據遠東醞釀已成的事實，重新吟味，重新建設纔行。原來，這種事情，不是發生於口頭辯論，外交辭令，國際法規的，乃是赤裸裸的事實。那普通民衆，比較政界，學界，外交界的名流，外行人比較專門家，還能彀了解眞相。換句話說，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同胞的決心而來的，去年三月「滿洲國建國聲明」，確定事實，去年九月「日滿議定書」簽字，形式的手續就完備了。對於這儼然存在的事實，國際聯盟既作反對的決議，日本帝國當然是潔身而退，原該當初就決定的。

但是到了二月二十日左右，日本政府，受着公衆輿論，和險惡空氣所壓迫，纔決定退盟的根本方針。前年九月決定的國民的大方針，半信半疑地放任，到了後來，風雲越是緊

急，政府總不能不決定對付的方法了。在國民方面，前年已經決定了的事情，元老，重臣，政府閣員，到了現在，總下決心，在構成日本帝國的大多數大和民族眼中，他們這種人，思想感情都大不相同似的。

四

再說，日本兩大政黨的領袖——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民政黨總裁若槻禮次郎的軟弱態度，又是個甚麼神氣呢？軟弱外交首領的幣原前外相，近來又暗中活動，奔走於元老重臣之門。和他有關係的一部分財閥，也跟着蠢然欲動。民政黨原來就在搖着軟弱外交的旗子，若槻總裁接到閣議已決定退盟的報告，還在疑惑着問：「是真的麼？」想到這種神氣，令人不禁啞然失笑。尤其令人可笑而又可憐的，是政友會大總裁鈴木氏的態度，鈴木為謀取得政權起見，時常嗾令手下的徒黨，和軍部暗通聲氣，本來就在外交上，國防上，沒有甚麼信念，也沒有甚麼主張，一心一意，祇熱中在獲得政權，祗要有法子可以得到政權，無論甚麼卑污的事都可以下手去做的。在內閣會議決定退盟的前十天，鈴木總裁和齋藤首相會面，世人都傳說已成立授受政權的默契，其實是對於齋藤內閣不退盟方針，表示同意，把軟弱外交的醜態，暴露無遺。既憂慮日本退盟之後，將陷於國際間的孤立，並且因為幣原氏的活動，元老，重臣，宮中大官們，都堅決把握軟弱外交的方針。那麼，政權授受的媒介者，當然是乘機獻媚。果然，內閣會議的時候，政黨出身各大臣，都傾向軟弱外交的論調。幸虧軍部大臣，外務大臣，和背後的國民輿論，加以重大的壓力，纔打破這沉悶的空氣。那裏知道，閣議決定退盟以後，那一般毫無自信力的政治家們，一夜之間，爭先恐後地全爭着變成強硬的論調了。政友會中，為鎮撫硬派而特設的專員們，接到閣議決定退盟的報告，三月二十一日，在衆議院，藉「議事進行」的名義，發揮一些空前絕後的強硬論調。這種行為，不過暴露政權病者淺薄的心情罷了。

五

大方針決定之今日，我們再去費話，糾彈政府名流諸公的過失，固然是用不着的事。祇是在這種決大策定大計的最後瞬間，還露出怯懦的態度；清算他們這種心理狀態的這筆舊帳，在決定今日以後的大方針上面，卻是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那般主張不退盟的元老，重臣，外交界，政界，學界，財界的名流領袖，到了今日，仍還是口口聲聲，來回翻弄他們那套話，甚麼「慎重態度」，「時間不必過急，乘機觀變」，說些不負責任的廢話。他們這種操心，也令我們起敬，可惜祇是由於認識不足而生的「老婆子心腸」，不將這種

老婆子心腸去掉，傲然顯露偉男子的風度，聲明這名譽的孤立；那麼，退盟後的外交政策，終久不能樹立的。假如依照他們的說法，用愼重的態度，討取聯盟諸國的歡心，那麼，要發生何種的結果呢？不用說，國際聯盟，對於滿洲事變，不會去判斷過去的事實的。不但已經議決第四項勸告案，並且設定執行機關的交涉委員會，用萊頓報告書作根據，反對滿洲國的獨立，或許要要求帝國軍隊退入滿鐵附屬地，在「滿洲國」設置國際憲兵，推薦第三國做政治上金融上的最高顧問，用一種强橫的手段，把滿蒙收入英美金融支配的範疇內去了。必然始終逼迫着日本，實現白種人的野心。現在美國發生金融恐慌的大波瀾，聯盟各國都呆然不知措手足，沒有功夫再顧慮別的事，祇要風潮稍爲平靜下來，交涉委員會立刻就會同日本麻煩，拘束日本的行動。對於日軍攻擊熱河，就借題發揮，說了許多閒話，好像手裏拿着勸告案的要求條項，催促日本人早些屈辱服從的神氣。他們決沒有訴諸武力的準備和決心。在這種國勢經濟狀態之下，他們自己膽怯不敢實行經濟封鎖。他們祇是利用言論，法理，責難，鼓動世界的空氣，反映到中國和滿洲的人心，使日本疲於奔命，不堪經濟上的負擔，除此而外，更無他法。這就是以英國爲盟主的國聯外交的陰謀，即令日本名流維持其愼重的態度，討取彼等歡心，也是絲毫沒有用處的。就拿過去的事實說，國聯各小國的意氣，極爲飛揚浮躁，英法的態度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是英國，聽說暗中對日本很出力。日本已往的軟弱外交，幸虧有這種特殊情形，纔沒有大僨事呢。但是法國先把日本捨棄了，英國表面上雖還好，實際上並沒怎樣眞心照顧日本，假若英法兩國，果然是對日本表示好意，各小國決不會不默爾而息的。何以說，事實上，法國是歐洲大陸聯邦的指導者，英國也是海洋小國的有力統率者，法國足可以指導聯盟各國之十分之四，英國也可以領率其餘之十分之六，假若此兩國果然是對日本表示好意，再說沒有對日本投同意票的國家，到底令人不能相信。最少的限度，英國本身的一票，總可以得着的。到頭來，世界國家集團之中，竟沒有替日本投一票的，這就彀令人灰心了。再用冷靜的頭腦，觀察世界的大勢，法國爲對抗德國希忒拉的攻勢，當然需要英美的援助，決不能爲無何等利害關係的日本而主張正義的道理。至於英國呢，爲了所謂民族自決運動而建設的滿洲國，是一位喪失利權的最大被害者。因爲英國曾經與張氏有默契，由荷蘭築港公司，去築葫蘆島，使葫蘆島與東北四省鐵路，銜接一氣，以對抗南滿鐵路，奪取大連港的繁榮。却是因爲「滿洲國」的創立，「日滿議定書」簽字的結果，「滿洲國」

領域內的全部鐵路，全由日本管理，英國的葫蘆島計劃，遂至成爲泡影了。中國舊都華北重鎮的北平，和東四省政治中心的遼寧相連結的北寧路，原是在英國掌握中的東西，自從「滿洲國」成立，山海關以東的線路，就歸日本人管理，英國差不多就喪失了北寧路的利權。英國又掌握着全部中國海關，輸入中國海港的任何物品，都要徵收入口稅，稅欵也全部落到英國人手中，無利息存入滙豐銀行，運用這鉅額的金錢，收穫莫大的利益，是英國慣用的手段，而滿洲國宣言獨立以後，接收滿洲各處稅關，英國又喪失絕大利權的一部分，恰像被日本掠奪去了似的。歸總來說，葫蘆島築港，北寧路，稅關，損失的數目，也就是很大的權益的喪失了。這種事情，如發生在日本，也就殼開國民大會，狂呼擁護權益的資格了，英國所以沒有表示敵意的原因，爲的是㈠在歐洲有德法的複雜關係，㈡印度國境，受蘇聯的威脅，如現在得罪日本，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所以英國祇在黑幕後面活動，操縱國際聯盟和美國，一方面輕撫日本外交家的肩頭，說出許多很動聽的話。祇要英美說出許多好聽的話，就高興得如同小兒得餅之樂，這正是奴隸根性的霞關（註，日本外交官舍）外交家們的心理狀態。所以由日內瓦，由巴黎，由倫敦，由華盛頓，一齊向着日本軟弱外交的大本營，秘密廣播，日本最高權力階級，受了麻醉，幾乎是否決退盟。就是到了現在，仍就保持着不得已而退盟的愼重態度；不可損害感情的愚論，仍舊支配着日本的上層階級，就是這麼一個原故。說句實話，日本國民早已不管這一套了，在世界列國大會席上，祇管請隨便下判決——反對建設「滿洲國」，否認「日滿議定書」，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的違反者，國際和平的犯罪人！就是執行刑罰的委員會，也請隨便設立！日本既受了這種無上的侮辱，還要想不要損害感情，這個斷然不是維持日本傳統的榮譽的方法，被人打了耳光，還要對人說好話，受了人家的唾沫，還要再講面子，這眞是日本男兒的辱恥！我（中野自稱）代表國民希望當局，趕快完結退盟手續，旣不必對人說好話，也不用開口罵人，祇管泰然自若地退盟。若是退盟以後，還對英美送秋波，不但是有損國民人格，在實踐外交政策上，也是極大的損失喲！（全篇未完）

崑曲久廢矣。今擅此者。當首推吳中吳矅庵君。嘗得其村居閣題曲。錄之如下。四面青山都如畫。是處兒成瀟灑。是尋常百姓家。掩上了蓬門。不求聞達。一帶竹籬笆。淡疏疏好個村莊也。（南步步嬌）這一搭紙窗竹屋春風乍。那一搭板橋流水夕陽斜。弄機婦女不奢華。讀書子弟多風雅。似這等韜光匿采老山家。煞强如齊家治國平天下。（醉扶歸）且共作水天閒話。做一個清閑自在，老實莊家。月明無犬吠黃花。瓦盆活火烹新鮓。閑中自適。銜杯醉他。狂來自樂。長歌唱他。拚得個科頭箕踞長松下。（皁羅袍）笑咱求田問舍。有甚麼山林緣法。似這等風月散人。甚幾生修到家。與君話。待他時告個遊春假。來與先生掃落花。（好姐姐）我買山有約愁無價。甚所在藏不下窮酸措大。且對這圖畫兒，做宗少文的臥遊罷。（尾聲）此曲不獨詞句工穩。尤妙在語協律。可以按譜而歌也。

前清季年。都人士競爲詩鐘之戲。集社賡唱。盛極一時。彙輯成編。不乏名作。惟集成句則殊少見。蓋詩鐘體格。已極束縛。集成句則尤難耳。最傳誦者。只女花二唱三聯。一曰。靑素娥俱耐冷。名花傾國兩相歡。二曰。商女不知亡國恨。落花猶似墜樓人。三曰。神女生涯原是夢。落花時節又逢君。此三聯工力悉敵。亦正未易軒輊。又偶憶分詠新嫁娘，春雨。章君曼仙一聯云。洞房昨夜停紅燭。深巷明朝賣杏花。又花遣二唱，王君澍卿一聯云。有花堪折直須折。莫遣佳期更後期。此二聯亦佳。妙在語意相貫。脫口如生也。

張文襄之洞最喜爲詩鐘。光緒季年。內召入京。廣幾輔先哲祠。賓朋宴集。互相賡唱。幾無虛夕。一日題爲蛟斷二字，四唱。一實一虛。頗難屬對。某君後至。獻一聯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賢同。文襄大喜。亟稱之。蓋是時文襄與某公同入樞垣。而某大軍機即於是時罷免也。既而江蘇許久香君以請願立憲代表入京。許曾爲內閣中書。文襄以衣惹御爐許久香七字。即席命人屬對。無能對者。次日得一匿名之函。啓視之則已對矣。曰圖陳秘戲張之洞。一時哄然。稱爲雅謔。

日本委任統治地之法的根據

王芸生

(一)

世界人的狡滑，再莫過於日本了。她明明根據國聯盟約第一條第三項通告退出國際聯盟，偏說除納兩年會費之外無其他義務。南洋委任統治各島，明明是受國聯的委任，她偏說主權屬於五大協約國，或是得自凡爾賽和約。拿這種詭辯作不肯交出南洋羣島的藉口，另外還說些『滿蒙是帝國陸上的生命線，南洋羣島是海上的生命線』一類蠻橫的話。

若純逞蠻，自然無理可講，至於狡辯，則不能抹煞眞理。我們對於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委任統治地問題，可從歷史的經過上，研究研究牠的法的根據究竟何在？

(二)

這問題起源於歐洲大戰，而且是和我們慘痛的山東問題聯帶發生的。當一九一四年歐戰一爆發，日本便認爲她獨霸遠東的機會到了。她以英日同盟的資格對德宣戰，同時又以對德宣戰要挾英法各國。這時她的目的物，便是中國的山東和德國在太平洋中的殖民地。英國這時雖知道位同盟的慾壑難塡，但在當時只有答應的一條路。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對德國遞了哀的美頓書，限時把日本海及中國海中的戰艦撤退或解除武裝，八月十八日英國政府便發表聲明說：

『業經諒解，日本的行動，除非保護日本在太平洋上航線的必要，將不超出中國海而至太平洋；除非在東亞大陸上的德國領土，亦不侵犯任何外國領土。』

英國發表這個聲明以後，日本很快的便占領了中國的山東和德國在太平洋中的殖民地——南洋羣島！

(三)

日本也知道這種巧取豪奪是不合法的，在歐戰正酣的時候，要求英法承認她的權利。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六日，英國政府照會日本說：

『英國政府允許日本政府的請求，保證將來在媾和會議中，幫助日本要求割讓德國在山東及在赤道以北各島嶼的領土權利；並經諒解，日本政府亦以同樣精神，幫助英國要求在赤道以南的德國島嶼。』

日本同時對法國又作同樣的要求，也經法國政府允許。這便是所謂日英法的秘密諒解。中國為山東問題，以後在凡爾賽會議中所以未能討得公道，完全是這幕交涉作祟。

（四）

大戰告終之後，善後問題成了很大的難題。當美國參戰之初，威爾遜總統曾經宣布不併吞領土主義。為了尊重威爾遜的主張，對於德國及土耳其的殖民地的處置，便成了大問題。南非首相斯末資將軍(General Smuts)發表了他的傑作——『國際聯盟』案。他主張組織一個國際聯盟，德土兩國所失的土地即由國際聯盟管理及監督，並說明三個重要原則：

『一・凡關於此等土地（即德土兩國所失的海外殖民地）與人民必要之權威監督或治理，除了屬於他們自治權限外，均應屬國際聯盟之獨享的職權，而賦與聯盟，由聯盟自己行使，或令以其名義代行之。

二・國際聯盟得以上項之監督或治理委託他國行使，惟委託須得地方人民之同意。

三・受託國依委託所行使職權之限度，以國聯委任狀定之；但當保留聯盟最後監督權，及受理地方人民控訴受託國之權。』

這是委任統治制度(Mandatory System)的原始論，無疑的，給凡爾賽會議一個絕大的參考。

（五）

大戰終止了，凡爾賽會議於一九一九年開幕，威爾遜主義光芒萬丈，和平與公道觀念占領了全世界。大家都認為不能再走分贓報復的老路子，需要一個和平的世界組織。對於殖民地的處置，要在『不併吞領土』及『民族自決』兩種主義下解決。因此，凡爾賽和約的開宗明義第一章便是國聯盟約，同時在國聯盟約中規定了委任統治的制度。在這裏要特別注意的，國聯盟約是凡爾賽和約的一部分——而且是首要的一部分。日本人說她的委任統治權係得自凡爾賽和約，並非得自國聯。那是最淺陋的狡辯！國聯盟約第二十二條——也就是凡爾賽和約第二十二條，說：

『（一）凡殖民地及領土，於此次戰事之後，不復屬於從前統治該地之各國，而其居民尚不克自立於今世特別困難狀況之中，則應適用下列之原則，即以此等人民之福利及發展，成為文明之神聖任務，此項任務之履行，應載入本盟約。

（二）實行此項原則之最善方法，莫如以此種人民之保育，委諸資源上，經驗上，或地理上足以担此責任，而亦樂於接受之各先進國，該國即以受託之資格，為聯合會

施行此項保育。

（三）委託之性質，應以該地人民發展之程度，領土之地勢，經濟之狀況，及其他類似之情形而區別之。

（四）前屬土耳其帝國之數部族，其發展已達可以暫認爲獨立國之程度，惟仍須由受託國予以行政之指導及援助。至其能自立之時爲止，該受託國之選擇，應先儘此數部族之志願。

（五）其他民族，尤以在中非洲者爲甚，其發展之程度，不得不由受託國負地方行政之責，惟其條件，應担保其信仰及宗教之自由，而以維持公共安寧，及善良風俗所能准許之限制爲衡，禁止各項弊端，如奴隸之販賣，軍械之貿易，烈酒之買賣，並阻止建築砲台，或設立海陸軍根據地。除警察，國防所需外，不得以軍事教育施諸土人，擔保聯合會之其他會員，交易上，商業上，機會均等。

（六）此外土地，如非洲之西南部，及南太平洋之數島，或因居民稀少，或因幅員不廣，或因距文明中心遼遠，或因地理上接近受託國之領土，或因其他情形，最宜受治於受託國法律之下，作爲其領土之一部分，但爲土人利益計，受託國應遵行以上所載之保障。

（七）每一委託案，受託國須將關於受託土地之情形，逐年報告行政院。

（八）倘受託國行使之管轄權監督權或行政權，其程度未經聯合會會員間訂約規定，則每一委託案，應由行政院特別規定之。

（九）設一經常委員會，專任接收及審查各受託國之每年報告，並就關於執行委託之各項問題，向行政院陳述意見。』

這是委任統治權的根源。凡爾賽會議把這種『神聖任務』交給了國際聯盟。凡爾賽和約第一百一十九條說：

『德國將其海外屬地所有之權利及所有權放棄，以與協商及參戰領袖各國。』

又二百五十七條說：

『如從前係德國領土，包括殖民地保護國及屬地在內，而現經按照本約第一部（即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已歸受託國管理者，則該領土與該受託國，對於德意志帝國或諸聯邦之公債，均不負任何部分償還之責任。……』

從這幾項條文上，可以看見一種明顯的事實，是德國放棄了海外屬地，至於這些海外屬地的處置，尙有待於國際聯

盟『委諸資源上經驗上或地理上足以擔此責任而亦樂於接受之各先進國。』

（六）

一九二〇年國際聯盟正式成立，乃實施委任統治，分配德國所失之殖民地，決定將太平洋中赤道以北之島嶼委任日本統治。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國聯行政院對日本的委任條款，其前文如下：

『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依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凡爾賽簽字之對德國之和平條約第一百十九條，德國將其包含於海外屬地中之在太平洋中赤道以北各島嶼之一切權利放棄，以與協商及參戰領袖各國，據該約第一部第二十二條，將上述各島之行政權委任與日本國皇帝陛下。』

至此，法律手續具備，日本乃受國聯的委任而統治了南洋諸島。同時國聯設立一常設委任統治委員會（Permanent Commision），專任接收及審查各受託國每年關於代管情形的報告，並就關於委任執行事項向行政院陳述意見，再由行政院轉交受託國辦理。這是國聯管理委任統治地事務的機關。

（七）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便是美國對於委任統治地的態度。國際聯盟原是威爾遜發起的，因為上議院的反對而未加入。共和黨政府的外交政策，一切皆反威爾遜之道而行，對於日本的委任統治地尤表反對。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國致函國聯行政院，謂：『關於德國的海外屬地，美國與其他協商及參戰領袖各國有同等之利害及不可分離之關係，依此理由有同等之發言權，美國對於委任統治條款之決定，難予同意。』美國反對的意義，顯然是因為國防利益的衝突，日本的委任統治地實在是美國海上的威脅。

美國這種態度一直保持到華盛頓會議的時候。華盛頓會議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簽訂了一個『美英法日四國間關於各該國太平洋內各島領地及屬地條約』，英日同盟便是根據這條約而廢止的。其重要條款如下：

『第一條．各締約國關於各該國在太平洋區內之各島領地及屬地之權利，贊成互相尊重。

如任何締約國之間，有因任何太平洋問題發生爭執，以致牽連及於所云之各該國權利，而不能以外交手段圓滿解決，且勢將波及彼此間目前存在之輯睦者，應即召集各締約國，成一協會，提出此事，以期考量而調處之。

第二條．所云之權利，倘任何一國有加侵犯之舉動，則各締約國應盡情相告，以期接洽，而取最為得力之方法

，共同進行，或單獨進行，應付此局勢之緊急。」

四國條約又有一聲明附件，其第一項如下：

『該約對於在太平洋內受委任統治各島，應即適用，惟不得以現經訂定條約而遂認美國方面對於各委任統治權已加贊許，以及阻礙美國與各有委任統治權國彼此間因關於委任統治各島有所協議。』

翌年二月六日又簽訂一補續協定云：

『前訂四國條約內所稱「各島領地及各島屬地」字樣，其施行於日本方面，祇能包括及於樺太島（或薩哈連島之南部）台灣與澎湖列島並日本有委任統治權之各島。』

這是美國事實上承認委任統治地的現狀，法律上占超然的地位，並保有在國聯以外的發言權。對於國際聯盟對委任統治地的主權，是不發生影響的。因爲英法日三國都是國聯會員國，又都受國聯委託代管委任統治地，美國既非國聯會員，又未受國聯委託代管委任統治地，所以四國條約締結以後，英法日三國在法律上仍對國聯負責，惟在事實上有遇事與美國相商的義務而已。四國條約的性質，是政治多於法律。

（八）

根據以上的歷史經過，我們可以得到很正確的結論如下：

第一・日本對於南洋羣島，是乘歐戰之機而巧取豪奪的。其後她雖要挾英法兩國承認在媾和會議中幫助她取得這些土地，但是戰後的情形變更，凡爾賽會議在神聖的口號之下，分贓的辦法拿不出來了。所以日本與英法的秘密諒解並未得法律上的公認，實際的意義亦已等於消滅。

第二・據凡爾賽和約第一百十九條，德國放棄了海外屬地，又據該約（亦即國聯盟約）第二十二條，把德國所放棄的屬地的主權交給國際聯盟，再由國聯行使委任統治權。

第三・國聯盟約是凡爾賽和約的一部分，日本人說她的委任統治地得自凡爾賽，並非得自國聯，那是狡辯。日本人又說委任統治地是五大協商國會議分配的，國聯並未經手。實則，五國會議祇是凡爾賽會議裏的一個細胞，五國會議沒有法律上的地位，牠的決議須得大會同意通過，才能執行。而且這個問題的法律的根據全在凡爾賽和約第二十二及第一百十九兩條，與五國會議有什麼相干？那也是日本人的狡辯！

第四・日本曾經接受了國聯的委任條款，代行統治南洋羣島。雖她占領該島在此以前，而法律地位的取得則在此時。並根據盟約的規定每年對國聯行政院報告委任統治地的情

形。現在日本退出國聯，國聯當然有權撤銷委任條欵，收回委任統治地。日本却說雖經脫盟，勿須交還委任統治地，祇照例每年向國聯行政院報告一次，便可。這眞是一個不合邏輯的大笑話！

第五．美國因有四國條約的關係，雖非國聯會員國，對於太平洋中的委任統治地，有發言的資格，但也不影響國聯的主權。因為美國曾簽字於凡爾賽和約，便與簽字於國聯盟約一樣。

總之，無論如何解釋，委任統治地的主權是屬於國聯。日本旣退出國聯，同時就喪失了受國聯委任的資格，便應該把委任統治地交還國聯。此外再沒有可以講得通的第二種道理了！

二二，四，一三。

非想非非想室隨筆

貫一

漢代羣臣上壽之制。讀漢書兒寬，車千秋傳。可見大凡。兒寬傳曰。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中略）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此上壽而受者也。又車千秋傳曰。千秋為丞相。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上報曰。朕之不德。（中略）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此上壽不受者也。自叔孫通制朝儀。曲徇高祖之意。古禮盡廢。然西漢丞相奏事。上為之起。觀此上壽之制。猶有禮意存乎其間。唐宋以來。每下愈況。至於有清。雖近屬尊親。白頭元老。亦必長跪白事。此實胡俗。無禮可言。蓋自金元之厄。我漢族之典章文物。久已蕩然無存。見被髮于伊州。幸有所以有為戎之歎歟。

蘇俄人性果有變化歟？

E. C. Lindeman 原作
希 健 譯

國人對於蘇聯，時多毀譽：毀者詆之爲地獄，譽者頌之爲天堂。究其實，天堂何似，地獄何若，其不瞠目結舌，不知所對者鮮矣。本篇所述，僅爲蘇聯之一方面，或亦有裨於分析研究，而趨於認識蘇俄之眞象歟？譯者附識。

在蘇俄制度下，人性果有變化耶？答曰『有』，然此一問答，殊未足表示問題之最要方面。蓋人類之本性，在任何制度下，皆有變化，是即謂：人類在一切變化的環境下，皆能隨時演成新行爲，新習慣，以及對於各種活動之新標準。問題之重要者，確在此種變化之速率與性質。換言之，即人性在蘇俄制度下之變化，其速率果若何，其新取方向又果具何種特質也。

蘇俄之變化，與他處同，發現於不同而互相關聯之三方面：一爲社會，一爲文化，一爲人性。其屬於社會方面者，可盡括政治，法律及經濟之制度與機關，所以確立生活之新狀況，使人民感覺重新應付之必要。其屬於文化方面者，可視爲一切制度，傳述，民俗之總體，能代表俄國民族之歷史，其屬於人性方面者，則可假定其意指人類各項反應，習慣，特質之綜合，足可認藉以之爲單體生物者。

上述三方面之變化，速率各不相同；最速者爲社會方面，以蘇俄之管理，係一種革命的獨裁制度；次之爲文化方面，以俄國民族向未融合一致，在任何狀況下亦不能使其迅速轉動；最遲者爲人性方面，則以其所含成分，多深入於生理的構造也。就蘇俄全部試驗之將來運命而言，其足爲轉移樞紐之眞正重要問題，却爲：人性變化之速度及深度，果能設法使其達到共產計劃視爲精華之革命目的耶？

最近之研究，似以爲人類構造之彈性，遠大於通常所假定者，但同時其彈性更含有強烈反動而回至原有靜止狀況之可能。假使在突然牽引之後，此種反動並不發生；即可知此

機體已在一新平面上獲得穩定性。所謂『突然牽引』，蘇俄業經發生，自最基本之意義言，或即係其取消私產所有權之運動。是時之人性（即每一俄人），必須使自身適合於此種新形勢；假使彼等於此種適應中發覺相當之穩定，彼等之習慣，即行變更而建設於一種新平面之上。在另一方面，假使經過相當時間，仍未得何種穩定，則彼等勢將被牽而返至以前之穩定觀念。此體機之目的，係一種動力的平衡狀況；換言之，穩定之獲得，須由於新舊要求之一併滿足也。

前述假設，雖甚簡單，凡欲解釋俄國之共產制度者，要必須先有清楚之認識。西方之批評家，對於蘇俄，雖似用帶色眼鏡而視其黑暗，亦未嘗不承認蘇聯試驗之重要，集中於此點；即其對於人性之影響，亦即其對於人類動機，滿足及精力之影響。本文於解釋之初，擬先敘述若干普遍結論，然後附以實例，以證明共產主義下人性之種種變化。

×× ×× ×× ×× ××

第一，在現代之蘇俄，既有穩定性亦有充實性。所謂革命之警備，各方面無不已趨於和緩；蓋自內部發生之反革命運動，已不再成爲眞正之危險。此外，更有一種熱望，以青年爲最甚，其含義尤不限於消極之配置。若干基本之需要，皆未滿足：食料既量少質陋，居室衛生亦皆不舒適，衣服更感普遍之缺乏。然民衆尙能有令人難信之忍耐與熱望者，要可以下述三事說明：（甲）在現今之標準內，一切工人皆獲得經濟上的穩固，若執業及對於疾病，意外，及年老之保障；（乙）爲提高生活程度而定之工業規劃及系統的分配方法，現有成就，已足可發生對於將來之眞實希望；（丙）基本需要不能滿足而未引起消極的反動者，是更因尙有他種目標，一面消費其精力一面促進其信仰也。

最後一點，尙需再加解釋。通常之困難，人民苟有對於將來目的之深切信仰，亦殊不難忍受。而現代之蘇俄人民，確有其信仰——一在其自身所定之目標，一在其對於世界之使命。去年舉行之文化博覽會（Cultural Olympics）中，曾有五萬蘇俄青年，反復高呼：『吾人正變化世界，吾人正變化世界，吾人正變化世界。』然此種熱情，雖使目前之困難，可以忍受，其自身則顯難長久存在。若值生活程度提高，使人感覺滿足時，或值非共產主義之國家，對於蘇俄社會變化之公式，表現有效之反抗時，則此種熱情，自將漸趨淡滅。據作者意見，將來之情勢，蘇俄之物質的程序，或因逐漸右傾而獲得部分之成功，而世界上多數資本主義之國家，或以逐漸左傾而獲得相當妥協也。

×× ×× ×× ×× ××

人性若被視爲人類達到各種目的所用方法之總體，即可成爲滿意之觀察目的。是故目的一變，方法亦隨之而變。曾有多人主張，人類所尋求之目的，其一種即爲產業。在社會經濟之進化中，所有封建及資本主義之時期，皆促進及鼓勵此種『獲得』特質之長成。甚至有若干學者，將『獲得性』視爲人類之一種本能。然自實際上言，固不過爲一種發展成熟之方法，藉以達到另一種尤重要之目的，質言之，安全是也。在一社會中，其組織僅足保障有實產者之安全，則『獲得性』自屬一重要之特質。若在一社會中，其組織能保障一切與國家有職業關係民衆之安全，則『獲得性』將成爲一種無用之特性矣。

作者在蘇俄曾親見後一趨勢之多數證明；但試舉一例，或更可說明作者之原意。作者於某一俄國工廠中，曾與工人二人談話，其一爲美人，一爲英人。曾提出下列問題：『假使君等果能於本國獲得佳職，是否即寧欲返國耶？』二人皆未能迅答，但最後美國工人曰：『傑克君之感想若何，余不能知，但余若有可考慮之職業，且可確定得一與此間相同之職業，我定當返國。假使返國後即須舍棄與此間職業相聯之安全及社會方面敎育方面之利益，則余寧願留此也。』

吾人須記取者，即此人所居之社會，並不許其自有私產；彼用其所獲以購買者，惟限於消費貨品及文化享受。既提出此種環境以後，又詢其所謂『安全及社會方面敎育方面之利益』果何所指。彼乃解釋其在工廠中及工團中所受之敎育，在工會中之社會生活，最後又言曰：『兩年前余曾患肺炎甚劇。醫治凡六閱月。期滿後，至工廠報告開始工作。工廠醫生則建議余應再有一時期之休息，以資恢復健康。於是余更被遣至南部山中一休息處所，又達三閱月。洎余最後返至工廠，仍得重理舊業；並未有醫藥等費之負累，且未受任何之經濟損失。余更能於何處獲得此種安全耶？』

由是以觀，此工人之人性，豈非已有顯然之變化？在此集產之社會中，彼所得安全，迨尤大於其他社會中有產業者之極度所得，彼更何所用其『獲得性』耶？

在革命前之俄國，所謂娼妓，男風，自殺，皆屬常見之現象；直可謂此爲俄國民族所具人性之因素。然此種文化之現象，現已逐漸消滅。是果何故？蓋因智力衛生之原理，已遍用於社會，經濟及法律作用之中。熱烈促進此種程序者，近曾聲言：彼等之目的，在掃除各種神經病之全部。詢者於驚奇之餘，不禁間其究何以達此偉大之目的，所聞者乃僅爲以下之簡單答復：俄國之智力衛生程序，共分爲三部：（一）取消有組織之宗敎及其附帶之恐懼，對於犯罪感覺之宣傳

，及心理學上不健全之贖罪手續；（二）性行為之一切形式，皆被認為合法，僅取締成人與幼童間之性的關係；（三）在工作上應用心理學，務使每一工人對於其工作皆發生情緒上之滿足。

以作者觀之，此種程序，若依照大規模之社會政策實行，則其結果之能使人性發生顯然變化，殆無可疑。蘇俄之禁止自殺，雖遲至一九二六年始見實行，迄今幾已完全消滅。換言之，蘇俄自殺事件之減少，竟於美國自殺事件之增多，在同一時期也。

× × × × ×

美國之批評家及政論家，對於蘇俄制度下之家庭，時覺系念其命運。彼等更往往同時為坦白主張人性久不變之學者。實則家庭在俄國，仍屬一存在之制度，與在他處相同。惟兩性，結婚，及父母與子女間之關係，則皆有顯著之變更。生育節制及墮胎，皆可隨意施行，不稍限制。婚姻不過為通常之契約；其成立及解除，皆與其他契約相同。離婚之易，同於結婚。父母對於子女，不甚重視，且防止任何頑固的情緒，是以能免除類似美國家庭所有之種種煩擾。

此皆為重要之變化，且能影響人類反應之本性。其結果已有多數可見。例如，在作者最近所交往之各國人民中，俄人為最少談及兩性之事件者。蓋既認為當然，自無須反復論及。此外，更不必虛耗精力，以應付兩性事件之困難。凡此諸端，似皆簡單合理，但尚有不能已於言者。近代俄人對於兩性，婚姻及家庭，皆主持極端之唯實主義，其趨勢乃能減少或反抗一切惡劣兩性關係之浪漫動機。然生活之平衡，殊未若是易於達到。例如，妬嫉即有隨時發生之可能。有某著名俄人，在莫斯科偕其妻及少女二人同赴讌會（此二少女吾人即可謂其與該俄人有非常之性的關係），曾發生以下意外事件：一外國青年深覺此二少女之一，係一可人之舞件，乃連續與其同舞三次。在第三次同舞時，此俄人趨近少女，撫其肩更急令之他去。此女後語其外國舞伴，謂該俄人對伊深加嫉妬。

作者對於此事至感驚奇，曾復述之於一心理學專家。彼乃鄭重答稱：此實一極煩擾之問題，迄今猶不得不承認未有適當之解決。然彼迅又聲言：『然君對於此種嫉妬形式，絕不能與資本主義之嫉妬相混淆也。』作者又追詢其兩種嫉妬之區別，答曰：『所謂資本主義之嫉妬，余指兩性間之互不信任，其根據全在產業及佔有之意識。至於吾人較新形式之嫉妬，來源比較基本，蓋發自勇敢之意識。其發現通常不在婚姻間而在自由之關係中。』此種區分，作者自不肯承認其有

效。蓋性之關係問題，在任何結合中苟尚有一方面從事壓迫之事，則其距解決之期必猶渺遠。所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嫉妬之區別，要不過爲方便而自娛之理論而已。

作者並不預期蘇聯對於兩性婚姻及家庭，仍返至維多利亞時期之觀念。在此種新制度下，所有理性方面之獲益，已極明顯易覩。然作者頗敢預言，兩性間關係之浪漫衝動，將有返回之一日。此外，將來之家庭生活，亦必有顯然之改變，其中若干點現且顯著。爲妻母者，對於夫對於子女，皆時時努力不表現浪漫熱烈之行爲；但作者頗見有多數爲父者珍視其子女。實則爲父者從事於實際看護子女之工作，照作者所見，蓋未有更過於蘇聯者也。

× × × ×

關於蘇俄人性之變化，僅需再舉一例。莫斯科某繁華街道交岔處，忽有一汽車被火。運輸指導（即警察）立即離其崗位，趨前助司機撲救。行人聚觀者甚衆。運輸指導報告火警。當化學消防隊到達時，觀衆益形擁擠，隊員幾經困難，始進火場。最後，火即消熄，街市所停汽車，貨車，電車、重車，異常雜亂。運輸指導回至崗位時，其當前工作似已無清理之希望。但觀火民衆立即趨前相助。彼乃分派數人，各授命令，僅歷不可置信之簡短時間，車輛即行完全開走，一切盡復常態。此實係自動集產主義精神之一例。然尚不止此：更可證明公民與政府之一致。當作者考慮此事時，深覺人民與政府人員及其職務，能有若是之諧和一致者，殊未之前見也。

× × × ×

作者於本文之首，曾論及人性與蘇俄革命運動之關係，指出其重要問題在性質之趨向及變化之速率。舉凡公正之西方批評家，對於近代俄國人性變化之質的方面，要不能全部贊許。即就作者個人而言，對於彼等所顯示之行爲新型，殊若頑强之軍隊精神，對於壓迫之情願忍受，對於新與而略帶傲性官吏之容許，皆時生反抗之感覺。而一般執政當局，純用魯莽率直之手段以統治農民，亦時使作者稱奇不置。而在心理學觀點上最令人茫然者，却爲彼等對於一切事物，似均有幾近幼稚之成見。然作者以爲此並非彼行爲新型之最要方面。在另一方面，作者實以爲其人性變化之可以目覩者，大半可代表若干特質，足使一般進步的心理學家及社會科學家，一致表示贊許也。

人當離去蘇俄之際，每有駁雜矛盾之感；以爲自根本上言，蘇俄實多有東方之色彩，故其文化之精華，不易爲西方人士所洞悉，且感覺共產主義所給予世界之偉大敎訓，不在共產主義之本身，實在試驗人性對於應付變化環境之潛在能力。假使世界其餘各國，能設法自身適用此種彈性之槪念，吾人將皆能立即獲得勇氣與精力，用以創造新社會及新經濟之組織矣。

註：譯自三月八日之New Republic No. 953,

大公報出版書籍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蘇俄視察記

本書為大公報記者曹谷冰先生於二十年三月奉社命赴俄考察歷時五月所撰，對於蘇俄五年計劃過程中之工業生產國防軍備，以視察之所得，忠實紀述，全書共二百六十餘頁，約十餘萬言，關於蘇俄一般設施，紀述亦詳，讀之如身履其境，無異躬遊蘇俄也，

售價大洋一元
郵費一角一分

日美太平洋大戰

英國海軍專家白華德著
楊歷樵・馬全鰲・趙恩源・合譯

本書著者根據日美的國際關係，推測日美太平洋大戰的可能，用合理的判斷，揭佈兩國作戰計畫的優劣，並本其海事知識描寫海空軍戰略變化，內容有日輪炸巴拿馬，菲列濱海戰，日軍戰領全菲，遠東風雲的瀰漫，日軍窺瞰美岸，美遠征艦隊敗退……以美軍誘敵計成功日軍慘敗為結局，附有日美太平洋形勢圖及兩軍戰爭插圖十二幅，駭目驚心，有聲有色，

精裝一厚冊 價洋一元郵費一角三分

大街

獲得一九三〇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之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劉易士傑作『大街』一書，由白華君譯出，曾在八卷國聞週報陸續刊載，現已發行單本，全書都七十萬言，共佔八百餘頁，共裝兩厚冊，詢文壇巨著也，此書在美國刊印數十版，已譯成全歐各國文字，研究近代文學者，速購讀之 每部八角 郵費一角五分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王芸生著

已出至第四卷
每卷價洋一元
郵費一角三分

本書取材於外交檔案及秘本筆記，集為六十年來中日外交史料之大成，經著者勾玄索隱，附以論斷，組織縝密，條理明晰，提綱絜領，一目瞭然，既便於誦讀，又便於考證，實為有系統之著作，至插圖之名貴，尤為世所鮮見，關心中日外交者應人手一編也

日本軍人眼中之一 日美危機！

本社前譯印英海軍專家白華德著日美太平洋大戰，以小說體裁，描寫意想中之日美海戰，已暢銷國內，風行一時，本書則詳列日美兵力，根據海軍正確知識，用公式比較日美海軍戰鬥力，可與前書作表裏觀也，全書四百六十餘頁，插圖十餘頁，定價一元，郵費一角三分。

蘇俄外交秘幕

本書為楊歷樵先生譯述，出版後不脛而走，初版早經售罄，由本社提印再版，嗣因各處購取踴躍，又添印三版，頃已出書。際此中俄國交初復，欲知蘇俄外交真相者，請快購閱！全書十章，插圖廿餘幅，裝印精美，興味濃郁，每冊大洋四角，外埠郵費一角，

艾秀峯譯

日本的農業恐慌

農業恐慌為日本目前內政上最大問題，而以日本現在之方法則必不能救，讀此可以判斷日閥之侵略中國絕與日本無補，蓋著者為日本左傾派，對日本內政影響農業的缺陷，無所諱言，此書可為研究日本的標準實錄，國人其勿忽視，

定價六角郵費一角

日本改造法案

此書為日本法西斯首領北一輝所著，操縱政權的少壯軍人派奉之如聖經寶典「九一八」事件的爆發，這本書便是一顆炸彈的頂門火，欲明瞭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者，不可不讀此書。

定價大洋四角郵費一角

關於墾殖問題（續）

王益[illegible]

地租額定爲正產量百分之十五以內，大有伸縮餘地，然即就其最高限之百分十五言，較之土地法規定普通佃租爲百分之三七·五，己算甚輕，但因開墾而取得永佃權者，即民間之慣行，租額亦較輕，況國家乎。惟茲所欲言者，即在此百分十五以內，究以何爲標準，定其應納之額是也。竊以墾戶以自身之勞力及資財而開墾，因此所取得之永佃權，實質上直與所有權相等，故國家對之徵租，亦應以地價稅爲準，若超過此率，是等於合徵地稅及租金，未免過重，亦非所以獎勵開墾之意，準此以觀，再繩以土地法規定地價稅當地價千分十之率，則永佃權者之應納租金，當遠在正產量百分十五以下也。至於免租五年，乃由於墾戶經營新地，往往須先試種特種作物如玉米蕎麥之類，以除雜草，即或得經營當地之普通作物，常有薄收荒歉之虞，故必定一豁免期間，以紓其困，日本定爲六年，美國對於開墾之通融資金，亦有三年之停償期間，吾國古時亦有開荒「三年半稅五年全科」之制，故此乃應有之規定。不過國家由墾戶處收來之佃租，可否專用于墾區上必要之需，如德國meckelenburg州，以取之於墾戶者，設「國有地基金金庫」，與墾戶通融，此則殊有考慮之必要也。

墾竣地可以設定抵押權爲墾價之担保，此就永佃權之本質言乃當然之規定（民法八八二條），並非所以優待墾戶，故問題不在於此條規定之有無，而在於未墾竣以前是否可以設定抵押權。蓋在代墾人下之農民，既有代墾人之供給資本，而又有永佃權可以抵押，故較方便，然若無代墾人，農民必以自己之資財爲開墾費用，則爲便其通融計，在未墾竣前之土地，似應許其亦可担保，況即在代墾人下之農民，有此豈不更便利乎。美國之開墾法規爲一八八六年之荒蕪地條例，一八九四年之 Carley 條例，皆規定未墾完之土地不能爲開墾費用之担保，故多不便，事業無長足之進步，可爲前車之鑒。不過國家與墾戶通融，亦不應漫無制限，墾戶僅僅承領荒地，即可設定抵押權，殊非束縛墾民於墾區之方，故宜於開墾事業上定一可以抵押與不可以抵押之界限，最爲適切

意之莫索利尼為實行以農立國主義，於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頒布一般開墾法，規定自後三十年間支出三十八萬萬 lira，以獎勵開墾，其獎勵金之交付，則在於開墾者完竣其墾區第一區工事以後（因工事着手之初，即劃分墾區為若干區，經地方政府許可後施行），而一受國家通融之後，即有遂行殘部工事之義務。故在吾國可否亦以此類規定，由地政機關指定墾區可以抵押之開始時期，而開墾戶通融之門。不然者，即小地區之開闢，亦惟富戶為可能，大地區更非代墾人不可，勤勞無力之農民將不得過問開墾之津矣。

最後對于私有荒地之使用，土地法規定國家有權干涉，實為適當，德國新憲法一五五條亦有類似之規定，蓋一所以促進土地利用，一所以防止土地投機也。惟對於私有荒地開墾之獎勵誘進，國家應否以對於國有荒地者對之，似尚有補充之必要也。

土地法不過規定荒地使用之原則耳，若就開墾之整個事業言，則待舉之事正多，自須其他補充法規，如何使承墾人樂於赴墾，如何使承墾人易於開荒，進一步言之，如何使承墾人安於其所樂於土著，國家亦宜有一定設施，何則，所謂墾殖，決非僅披荊斬棘使荒地變為農地而已，若僅止於此，則古時之流刑，今日裁兵屯墾之議，已足多者，蓋此外必帶有內地殖民之意義，始足以語墾殖故也。最近內政部與實業部會訂之「獎勵輔助移墾原則」九項，對於此節，實有進一步之表示。為使承墾人樂於赴墾也，有舟車費之減免（同原則第八項），為使承墾人得有費用也，則給以輕利資金，以為購置農具牲畜籽種肥料及建築住宅之用（第三項），而對於水利交通，亦定為由舉辦者建設（第四項），更為使承墾人安於其居也，對於墾區內之教育衛生自治治安等等，亦規定舉辦者有應盡之注意及派員指導（第五，六，七項），然此亦不過指示一種原則耳，而能否因此推動移墾，仍有待於各省之實際的設施。

總而言之，上述之荒地使用，獎勵移墾原則以及吾人對此之意見，統是吾國關於墾殖之一般立法，然在吾國，如前所述，既有如東北西北等廣袤適耕之區域，而內部又不鮮可耕而未耕以及既耕而荒蕪之土地，若欲使地無遺利，遠近並舉，雖同屬墾殖，而所以開發之之計劃，當然互相殊異，故必須先視墾區之情形如何，而異其立法及設施，始適於實情而利推行。日本之開墾助成法，僅施行於內地府縣，北海道之移墾，則另有北海道之開拓計畫，德之內地殖民，雖有種種設施，而泥炭地之開墾，亦另有條例，蓋亦以墾區情形不同故也，茲略述卑見於下。

第一，關於大規模的墾殖（比如西北方面）

除照土地法所規定承領荒地，免租五年，以及國有地永佃化（農民如願取得所有權者，依前述方法許可之）等外，須組織公益的殖民公司以專其責，該公司之組織至少必取半官半民制，得國家之補助，受國家之監督，與地政機關相聯絡而與墾戶以技術的經濟的援助，關於技術者，如河渠之開鑿道路之建設耕地之整理等，關於經濟者，如經營費用之供給，屋舍建築之通融等是，就中如後者，除國家之補助外，如有借貸者取分年償還制。至如河渠之開鑿，如在西北乃絕對必要，此而不實施，移民永遠無望，且其費用又巨，絕非移墾者本身所可為力，故必由國家自身施行，或先由公司鑿竣，以後向用水者按年徵還亦可，因此，該公司可以水利收入為担保發行水利公債。至為吸收其他應用之資金計，可以法律許其發行與資本額幾倍相當之債券，其担保即以墾戶之已竣地或僅墾成一部分者之永佃權為標準。再如在公司未有組織之地方，政府可指定墾區內之地政機關以代之，地政機關可別組織一部以處理之。

為研究墾區內之土壤肥料作物牧畜等以及調查區內之農業及農村情形以供作制計劃之參考，國家應於墾區內適當地方，設一「農業研究所」，內分農藝及農經二部，農藝部非僅限於研究工作，須帶有指導及示以模範的性質，農經部則除調查外，亦須帶有指導共同經營及其他農村社會事業等義務，再在農藝部，亦可添設農業機械，以供墾戶之利用。

上述公益的公司與「農業研究所」，應有相當之聯絡。

移民之住居，仍取村落制不取農場制，農業之經營，如在西北，穀作與牧畜並重，穀物如小麥高粱䅟子等可以共同經營，畜產及菜園之類，可任個人私營，因照蘇俄集團農場之經驗，畜產最不易共同化，且如在西北，畜產業又係極重要產業故也。每戶承領荒地之單位，照綏遠每戶平均耕地約五十畝繩之，以百畝上下為標準，蓋最初最好以使其能自足自給，成一經濟能獨立之中小農家，不在於有餘剩農產物之販賣故也。百畝之中，以其二分一經營穀物，其餘經營牧畜及園藝作物，是故一村倘有五十戶，亦可有二千五百畝之共同耕地，間亦可以利用機械。一村之中須選出二三幹練者為共同經營之管理人，農業研究所則相機任指導之責。

墾區村落內之教育衛生自治治安等公共事業，地方政府須以全力赴之，惟此皆與移墾者之知識有關，故加拿大之各農科大學，均設有殖民講座，以培養移民，日本之「國民高等學校」，亦帶有訓練移民之任務，但在吾國，最近恐不可能，最好以一種教育機關，專事培養該方面事業之指導者，

以配置各村，但當然亦須移住其處。

移民一經土着後，必使之永住其處，故除上述各種保護及獎勵之設施外，更須有法律補助之，規定永佃權者於一定年限內不得讓與，即欲取得所有權者，亦不能一時償却地價，以防土地權利移動之過速，俾免彼此交換，致招崩潰。再為使土地適於經濟使用，防止其分割，除規定最小面積外，如一子相續制，非不可行。

有適墾地之地方政府，對於墾區內之民情風俗物產交通及該地之農業經營方式農業用具等，須編印小冊子分發各處，並宜攝取映片為電影，以便宣傳，又如墾地如何承領，費用如何通融，政府有何補助，墾戶有何利益，農業應如何經營等等，淺近簡明，條書之附於前述小冊子及映片之前，俾看者如身置其境，油然動移住之念。

在大規模之墾區內有大面積之私有荒地時，其能自行開墾者，國家當然與以同樣之補助，公司與以同樣之通融，其不能於指定期內開荒者，公司對此荒地不待有需用者之請求，有收用或優先承買之權，對於此種土地，可不必取永佃制，直可以分年償還法轉讓墾戶，惟轉讓須可及的於短時間內行之，倘因不得已情形，經過相當年限後始得轉讓者，則先後地價之差額，應抽為該公司之公積金。

至於交通一層如鐵道公共汽車路等，自須建設，以溝通內外，便於往來且利於農工產品之交換，惟政府倘有舉辦移民之決心，交通機關是否完整尚非其先決條件，何則，吾人苟照前述，以創定中小自耕農或永佃戶為主眼，可能的求其自足自給，則可少與外界市場相接觸，減少交通不便之弊害矣，倘因此而致農產物過剩或日常用品之騰貴，救濟之法正有多端，誠以墾戶最初之最大費用，在於納付地租償還年金，此于不得已時，儘可以現物代替，而日常用品之供給，由地方政府組織輸送隊，亦非緩不濟急，當然此非萬全之策，亦非繁榮墾區之道，試觀西北如綏遠近年，歉收固然鬧荒，而豐收亦在鬧荒，此大半由於交通閉塞之故，上述云云，不過謂交通未發展前亦非不可舉行移民而已，交通機關固無論何處何時皆應趕設者也。

第二，關於小規模的墾殖（小地區之開墾或狹鄉徙寬鄉是）

所謂小規模大規模，當然就比較而言，吾所謂小規模，意指只有開墾而不移殖，或即帶有「殖」字意義但非集團移住者而言，如前所述，海濱河岸冲積之新地，山坡傾斜森林採伐之跡地，以及散在於各村落間之低地濕地等小地區之開闢，皆包括之，此類土地之屬於國有者，原則上亦取永佃制，地區之規劃，承領免租等等，概與前同，至其補助，不問

公有私有，一視同仁，但須以條例規定應與補助之標準而資及工程種類，比如面積在幾畝以下者則適用此條例，工程如干拓，塡埋，堤塘，河渠，堰閘等等，則補助事業費之幾成，土著者之家屋建設費，最初之經營費等，則補助多少或與以通融是也。惟補助通融則由地方政府或農業金融機關任之。余隸籍浙江，邑臨海濱，歷年因無刀兵之刼，人口日繁，故最近以來，據熟悉者言，已經開闢之沙田約有八，九萬畝，但各係農戶自身之合作，或富戶之投資，就中成功者固不乏人而失敗者亦復不尠，故除一二冒險者外，今皆視爲畏途，惟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固有幾分由於技術關係，如土木工程之不良，作物栽培之不適宜，而因經濟的關係者十居八九，因有此類工程，只有相當資本，即可鞏固，無如鄉間金利之重，通融不易，故多不能爲充分之設施，即能矣，其收利亦不足以抵償，若有一次失敗，家破人亡矣。諸如此類，在吾國各處，想多同槪，政府在放置之時，旣不知何處有荒，農民與以開闢，更不聞不問，但至成功之後，則曰此國有地也非繳價升科不可，是何異於禁人之開墾耶。要知國家非但不可於墾地上謀收入，且宜寓提倡於獎勵之中，而後膏腴之地始不至於同稿壤而不能利用。

再國家爲統制墾殖事業計，大有調查荒地之必要，此種調查，可以一村爲單位，由自治機關及老農行之，凡土地及水面之有開墾希望者，其面積，其類別，傾斜度數，水利關係，表土心土以及水面與附近地面之距離等等，分項調查，同時對於該村之人口及耕地總面積，亦一併塡報，如有大面積之可耕地，則另表附圖說明之。如此則何處有可耕地，何處可收容移民，大略可以明瞭，隨後各縣政府省政府及中央，各設辦理移民介紹事務，指歸何科何廳何部掌管，於是如有願移墾於同縣之境內者，由自治機關呈報縣政府，再由縣政府指導獎勵之，移住他縣者，由縣政府呈省政府，省政府轉咨該轉入縣之縣政府，移出他省者，則由中央任之，反之，如國家欲舉辦移民，亦可自上而下有路可循，於是乎移民事業得以統制矣。

最後尙有附言者，即移民墾殖是否可以强制，以及移何處之民於何處是也。按强制移民，惟蘇俄土地法中規定國家於必要時可强制實行移民（蘇俄土地法第二二二條），其他各國，據吾所知，多任自由，故在吾國亦無須多此一舉，國家只可舉辦移民，不可强制移民，祇要獎勵有方設施適當，利之所在自然水到渠成。至於移何處之民於何處，在國家舉辦移民之時，頗有考慮之必要，吾意當以移出移入兩地之自然的及經濟社會的諸條件相類似者爲宜。蓋以吾國地跨寒溫

氣三帶，大江之隔，非特風土絕異，即生活狀況及農業經營方式亦完全不同，故移住東三省者，自然多齊魯之民，浙江于十八年舉辦東北移民，居不數月，因食無大米，多半歸籍。明時玄扈先生之墾田疏曰「若均浙直之民於江淮齊魯，均八閩之民於兩廣，此於人情為最便，而於事理為最急者也」，蓋亦含有南人漸北北人漸南之意焉。惟此不過一種原則耳，苟設施得當，未始不可打破此種界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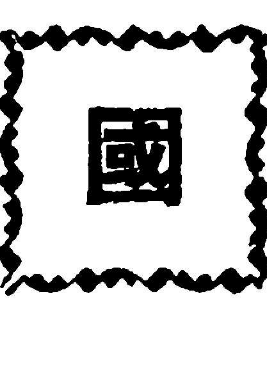
凡上所述，有關于墾殖之法規，有關於墾殖之原則，更有一個閉門造車的墾殖方案，是否有當，倘祈各方指正。總而言之，一國之土地利用以及耕境之界限，一方受自然條件之限制，他方受社會經濟教育諸條件之影響，故於自然條件所允許範圍內，其他諸端倘皆得均衡之發展，人口之分布及土地之開發自至均勻，但世界各國之能如此有統制者絕少，而尤以吾國為甚，於經濟社會諸條件外，又大受政治混亂之影響，此墾殖所以在各國皆有行之，而吾國更有必要也，然亦因國家施行其權力，直接及於移民事業，故其困難更甚，試思一花一木之人工移植，非殷懃保護不足以培其適應性，況具有複雜性之人民乎。是故即介獎勵得方設施適當，而農業技術，適應土質之利用方法，投資多少，各項權利如水利權漁業權等關係之錯綜，以及適當人物及勞働者之有無，在在皆是問題，尤其如西北方面地政混亂民族不一，更見其難，故必國家具有最大決心，作制最善良的永久系統計劃，不圖成功於目前，立國家百年之大計，始有成効之可言，何則，吾國今日之墾殖，非欲借社會經濟諸條件而推進移民，乃欲借墾殖之力以打開現在社會經濟諸關係，以期一同開展故也。

（完）

二十二年四月一日於北平西郊蔡公莊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廿二年四月十四日起至廿二年四月二十日止





灤東盡失華北愈危

自冷口遷安不守，敵人自側面威脅灤東我軍，我軍不得已放棄秦皇島，北戴河而集中灤河西岸固守。惟敵人得尺進丈，敵機已飛唐山通州各地，散佈傳單，動搖人心。叛逆漢奸，集中津市，頗為活躍，偽國李際春在灤東進行偽組織，作為進占平津之準備。中央政府，有何萬一準備，不得而知，蔣委員長因江西剿共事急，不能北上指揮，華北局勢，我方處於被動，惟有一任其自然之演變耳。



旬日來，敵總攻冷口喜峯，企圖佔領該地，迫灤東我軍自行撤退。日軍十六師團一萬五千餘人主力集結建昌營，南下截我灤東歸路，我軍在盧龍與敵對峙。敵猛烈進攻。我軍奮戰，未能得逞。惟敵機慘暴轟炸，我頗不支。商部因受優勢敵軍之壓迫，及多數敵軍之飛機猛烈轟炸，激戰三晝夜，傷亡過鉅，十三日向南撤退，原擬佔領建昌營以南一帶高地，繼續抗戰，嗣又受劉家口白羊峪方面侵入之敵軍包圍，致繼續後撤至灤河南岸，遷安臨城，因四面受敵，孤懸河西，在軍事上極難固守，故亦暫行放棄，以便集中兵力，再行反攻。喜峯口方面十二日敵以坦克車二十餘輛，重爆擊機十餘架，野山砲二十餘門，掩護其步兵三千餘人，向該陣地左翼及正面猛攻。拼命抵抗，肉搏衝殺，互為進退不下十餘次。砲火瀰天，屍跡縱橫，戰況緊張。同時董家口•建昌營敵軍亦分向喜峯口內灤陽城摩天嶺我軍陣地側擊，我喜峯口左右翼守口軍隊，因腹背受敵威脅，乃向後移動，全力集中灤陽城。



灤東方面十五日晨，敵機十二架轟炸南大寺北戴河車站附近地帶，海陽鎮方面，有敵步騎兵約三百餘名，在敵機五架下，向我騎兵徐團王家嶺陣地攻擊。抗戰至午，敵佔領該陣地。由平榆大道前進之敵，十五日午在北戴河與我騎兵遭遇戰，敵砲向北甯路線發射，南大寺車站落數彈，建昌營之敵南下。灤河兩岸形勢頓現緊張。十六日夜，北戴河被由平榆大道進迫之敵侵佔。同時盧龍方面之敵，三路南向昌黎壓迫我警戒騎兵團後方。我軍抗戰甚力，至十七日曉，仍在混戰中。十七日晨十時，昌黎西之安山站有敵騎二百餘人進迫，我鐵甲車在抗禦中。敵機兩架至灤城偵察。灤東守軍爲戰略關係，奉令撤退。十七日止，各部隊已安全到達新防地。晨至午我鐵甲

車掩護騎兵，在北甯線安山石門兩站抗敵，敵機甚衆，晚甲車駛抵灤河東岸，協同某部隊擔任警戒北甯路線。灤站以東電報電話，已均不通。灤東各縣，遷安．盧龍保有灤河西岸之半壁，撫甯．臨榆均被日偽軍侵佔。該縣長已赴津向省府報告經過。



一種電影。賣報小孩高呼遠東新戰事號外，軍火製造家聞之皆大歡喜。(London Daily Express)

敵圖度灤河西犯

喜峯口方面我軍，十三日晨撤守灤河右岸撤河橋一帶陣地。十四日上午十時，敵以砲火飛機掩護步騎連合之衆約千餘名，乘風塵蔽天之際，偷渡灤河，

向我南北團汀陣地猛攻。因我兵力單薄，該陣地曾經一度失陷。後援軍趕到拼命反攻，與敵激戰，刀砍肉搏六七次，終將陣地恢復。十六日早七時，敵約五六百人，偷渡沙河，正在半渡中，被我方痛擊，順流傷亡者百餘人。撤河橋方面，敵自十七日早五時起，仍以猛烈砲火掩護步兵，分向關莊及南北團汀各陣地極力轟擊，經我宋哲元部右翼張自忠師王團全部擊退灤河東岸後，敵軍以該地關係重要，勢在必得，復於十八日清晨，以大部兵力由河水玉．徐家莊．太平寨一帶．以飛機重砲掩護渡河，向該地猛力進攻。企圖威脅我三屯營陣地，我軍在該方面已有嚴密準備，決誓死阻止敵兵前進云。十九日敵未向我進攻。在白塔寨對岸之敵，十九日增加大砲十餘門，并在該處搜集木料，似有準備渡河之意。同時河東寨對岸之敵，亦有準備渡河之狀。十八日上午八時，敵機八架到遵化．羅文峪．馬蘭關．黃崖關．興隆縣等處，往來偵察，并在興隆投炸彈七枚。

叛逆醞釀偽組織

昌黎情形，近日不明。安山我軍已退出。我軍在灤西西四十里之某地佈防。各軍陣線鞏固，士氣振發。敵後續部隊以李際春部偽軍，由鐵道線推進。日軍從盧龍遷安側進。盧龍遷安城開到大隊日軍，強迫農夫構築陣地，並準備架設青龍河渡橋。目下該方面敵我隔河對峙中。灤州河東二十里團山子之日軍，被我鐵甲車與步兵掃射退去。灤東人民，均在日軍暴威之下呻吟，一切在無秩序狀態中。關外傀儡份子，鳩合地方漢奸大活躍，先組維持會，籌設偽縣府。灤地人民受敵機時來騷擾，不敢安居，相偕逃避。十七十八兩日進迫灤河東岸之敵，被我鐵甲車協同步兵擊退後，未得逞。十九日河東三十里內，石門車站以西，無敵隊發現。十九晨敵探入我哨線，被

逐去，敵不時發射槍砲，皆落於沙灘。我鐵甲車亦時向敵方發砲，以示加嚴警戒，近日敵機逐日至灤城偵察。灤東偽組織，有兩種醞釀，其一强制灤東於偽國統治下，設立一特別區，其二即推李際春以偽抗日救國軍名義，在灤東別樹一幟，復興五色旗，實現建設華北偽政府之先聲，預料在數日內可揭幕。



和平神：醒醒，遠東有戰事了。國聯：什麼？在那裏？為什麼？(Nebelspalter, Zurich)



距古北口三十里之石匣鎮，近日迭遭敵機轟炸。十四日敵機七架，飛至石匣，擲彈三十餘枚，向紅萬字會旗幟擲彈五枚，炸斃紅萬字會隊長一員，救護員夫十餘名。我軍曾用高射砲射擊，當擊落敵機一架，落於陣地前潮河沙灘，駕駛員跌斃，機碎，又一架受傷逃逸，斜落於敵陣地線內。十八日敵機仍到石匣密雲擲彈。石匣落重量炸彈六十餘枚，損傷慘重。又日機一架飛古冶偵察，同時另有八架飛唐山，散發傳單，語多荒謬。當日機飛抵唐山時，灤東逃來難民及唐山市民均避往開灤礦區內，日機並未投彈。十八日晨八時有敵機三架由東飛三河縣界，直抵通州以東三四十里一帶飛行偵察，並在該地擲彈三枚。

日軍東侵灤東，西犯察省，兩路進犯，已成事實。中央對察省安全及內蒙防務極為注意。察東駐軍，經中央編制後，所有義勇軍，均改編正式軍隊。黃紹雄至察視察後，各軍已取聯防式，現均整軍待命。湯玉麟部自入察後，已經中央編制為□□□軍，湯任軍長，何遂副之，佈防於□□□□一帶。馮占海部義勇軍經編為□□□軍後，該部已佈防於□□一帶。劉翼飛指揮之挺進軍各部，則佈防於□□□□一帶。各軍均取聯防式。孫殿英部在赤城。多倫防務，由騎兵趙承綬部擔任。日來察東尚屬安謐，然大部偽軍及日軍，已密佈于熱西。北平軍分會為校閱湯馮劉三部情形及視察各軍之現狀，再定補充及給養辦法，使察東駐軍，成一有力之防軍，捍衛察省，保護內蒙，已派高級參謀龐仁源董南二人偕隨員十餘人，于本月十八日晨，由張垣乘汽車出發，赴沽源．多倫．商都等處校閱各軍云。

汪院長力闢謠言

行政院長汪精衛以邇來日人散播謠言，挑撥離間，各方頗有誤會。特於十三夜赴滬時發表談話。關於中日妥協謠言，謂誠然，謠言甚盛，但鄙人以為有常識的國民，對於那是謠言，那是事實，很容易判斷。試問中日如何會妥協呢？日本放棄東三省及熱河之侵略行為，取銷滿洲傀儡政府麼？中國承

認日本在東三省及熱河之侵略行爲，承認滿洲傀儡政府麼？在日本既不肯做前者，在中國又不肯做後者，試問如何會妥協起來呢？關於對日主張，仍抱定抵抗與交涉同時並行之方針。先就抵抗來說，我們固然不能說有勝利的把握，但我們必盡其所有，用之於抵抗，這是可以決言的。華北軍事自從蔣委員長北上督師及各路將領同心禦侮，雖然不能說有大進展，總比熱河之役强些，這是事實可以證明的。我們抱定抵抗的決心，用盡抵抗的能力，不以小勝而誇張，不以一時的失敗而灰餒，方才可以達長期抵抗的目的。次就交涉來說，最近國聯決議對於日本已有了道德的制裁，今後是否進而爲經濟的制裁軍事的制裁，在事實上固然一時未能斷定，而在道理上卻是當然的步驟。若不如此，則道德的制裁成爲空言。方纔說起謠言，令鄙人憶及一事，諸位看見日本近日新聞紙的言論麼？口口聲聲說中國仍然積極抗日，日本須向關內進攻，以此論調與所謂謠言相較，令人不勝感慨。鄙人奉勸國民，與其注意謠言，不如注意日本輿論界的論調，於對方的認識比較淸楚些。還有一說，日本國民也不盡是贊成侵略中國的，其最正當的論調以爲如此侵略下去，必至『中日共亡』，立言何等痛切。鄙人以爲今日除抵抗之外，一方要喚起世界各國對於日本的侵略行動予以有力的制裁，一方又要喚起日本國內之有力者來制止他們自己的侵略行動，這是我們應有的努力。關於近日外間傳說政府對於和戰大計，不肯盡量容納各方意見，以致諸多隔膜，甚至黨的中央委員及軍事委員也有此等論調。汪氏稱，國難如此嚴重，言戰則有喪師失地之虞，言和則有喪權辱國之虞，言不和不戰，則兩俱可虞，所以現時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無異投身火坑一樣。我們抱着共赴國難的決心，躍身跳入火坑，同時看見一齊跳入火坑的人，只有感激，只有奮發，豈有拒絕的理。現時各種會議，無不竭誠招邀應該出席列席的人前來出席列席，換句話說，即是竭誠招邀同志們一齊跳入火坑。如果同志們中有些因職務關係，不能前來，而通訊又不能盡情說得淸楚，以致發生隔膜，那是我們非常抱歉，只有想盡法子來補救這些缺點。我們終不忍相信在這國破家亡的時候，還會有人遠遠站在火坑之外說風涼話的。如果有之，我們也沒奈何。但須知如果南京政府坍臺，不是某一個人的坍臺，而是整個政府的坍臺，如果想着南京政府坍臺之後，還可以在西北西南東南（不說東北因爲東北已沒有了）保持半壁偏安，恐怕沒有這般好夢罷。就鄙人來說，九一八以前，因爲推行政策問題，會和南京許多同志不對，但九一八以後，則只有埋頭埋腦跳入火坑。最近歸來，並非對於救國有什麼把握，不過以爲至少至少跳入火坑，庶幾得一死所便了。

汪院長日前由京赴滬，與宋子文商定出席華府會議我國提案，及宋赴美後之財政等問題，並診治背癰。事竣，於十七晚由滬偕夫人陳璧君及曾仲鳴返京。十八日晨七時四十五分抵京。記者訪汪於車次，問，長城各口及秦皇島戰事，日來稍有不利，對此感想如何。答，戰事勝敗，乃係常事，日來迭接前方戰報，我忠勇衛國誓死抵抗之軍士，犧牲甚大，回憶九一八事變，不數月間淪亡三省，未及一旬，熱河陷落，而今日長城各口及灤東戰事，在敵軍猛烈砲火壓迫之下，相持月餘之久，可見前線將士，均爲奮勇抵抗之士，而非貪生怕死之徒。近日因戰略關係，稍有不利。但各部軍士之精神，仍甚勇壯。問，西南出兵，宣傳已久，但迄今尚未實現，其內幕究竟如何，答，關於西南出兵問題，余曾在滬發表意見。余意在此外

侮匪共攻擊之際，無論如何，各方均應帮助清共禦侮，不應藉此拖延時日。故中央對於西南各省出兵協剿匪共，曾屢次函電，促早日出發，但迄今仍無出師之期。余想在去歲一二八事件發生之時，曾電粵省出兵，負責接防剿匪，以便中央各軍全力抗日，而結果乃使人失望。目下華北危急至此，若再延擱，則蔣委員長不能親自北上督師，各部又不能調赴前線增援，希望西南各將領，能毅然出師，入贛剿匪，免誤國事云。十九日中政會議，對華北軍事有所討論，決由常委負責，飭令前方將士奮勇禦敵。據汪談，蔣在贛坐鎮，暫時難北上，免共匪乘隙作亂，有後顧之憂云。蕭振瀛十九日午乘機飛贛謁蔣，請示機宜。陳公博十九日晚北上，慰勞抗日各部隊。十九日商震于學忠等至平，與何應欽等會商應付平津危機辦法。據聞于氏主張冀省民衆，與抗日供應，負擔甚重，軍餉盼由中央切實供給。宋哲元聞有某種通電云云。

英國態度堪注目

倫敦十三日路透電，工黨議員亞特理少佐在下院辯論外交問題時主張，麥克唐納與羅斯福在華盛頓談話時，應討論由世界抵制日貨。氏稱，除非全世界對中日爭議案，採取强硬手段，則此事在根本上，終為裁軍問題之梗云。亞氏續稱，有人以爲目前一切困難均已過去，日本譬之巨蟒，應聽其將吞食之物，嚥入腹中，則世界其餘部分，可以安寧，此種觀念，實爲重大錯誤。此問題並非占領一二省，而爲推翻國聯整個之基礎云。據十四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載稱，英政府突然對於在滿一切銀行與商業會社，發出準備撤退命令。電文中大意謂「凡在滿洲內之與英政府有關係各銀行及株式會社，速即準備總撤退，至總撤退時，一切事務，暫時在中國境內處理之」等語。現各關係機關，皆秘密着手準備。匯豐銀行奉天分行，開重要會議，聲明於本月初旬召集債權者，以五月一日爲清算日。該聲明內最堪注目者，有「領事館及本銀行之撤退，完全遵照英國政府之方針」一語。若果成爲事實，則日英外交上將發生重大變化，目下各方面對於英國之態度，非常注目。倫敦十八日電云，此間表示，恐日軍威脅平津。日滿軍已佔領長城以內領土二百五十英方里，此舉牽涉英美兩國在秦皇島附近之重大利益。駐平日代辦懷疑採取立時行動之說。十九日伍德海在上海「大美晚報」著論，要求英·美·法干涉，阻止戰事擴大至華北。氏申述因日軍侵入北寧路線，以致現時有威脅與英國有關之鐵路及煤礦利益，與秦皇島港口。氏稱，「吾人必須促日本覺悟，如將軍事行動，擴大至天津區域，則必引起嚴重情勢。英國在河北省有優越利益，無放棄之任何理由。如英方不欲令此利益，蒙受無可挽回之損失，現時亟須採取堅決態度」云。

蔣積極佈置剿共

在南昌舉行之七省軍事會議，十四日下午結束。關於抗日剿匪及統一軍隊，編制各省團隊訓練，均經決定。劉峙在撫州已組織撫信清剿督辦公署，將率撫河信河部隊進剿。贛河方面部隊亦歸劉指揮。劉即在撫召集各重要軍官會議，以便會合粵閩各軍圍剿。僞五軍團僞二十一，二十二兩軍及獨立五師，由樂安之大湖坪經七都·竄犯永豐·永泰·新淦·七琴等地。國軍調集重兵，分頭還擊，已將新淦之匪擊退。匪仍退樂安等處。匪大部匿新淦東山中，國軍克新淦後，已向東推進，包圍大股。黎川之匪，因受進

勦軍壓迫，又復向東潰竄，大部已竄抵贛閩交界之得勝關，有竄回閩屬泰甯模樣。偽一三五軍團，自在樂安受創，主力現在何處，殊乏確息，一說朱德率大股徘徊永樂南部之善和，擬回甯瑞老巢。湘軍陳光中師克復贛屬蓮花後，殘匪紛向永新潰竄。十三日克永新城。偽紅軍第四分校及偽獨立團侯梯雲部槍約七八百枝，在羊埠會有接觸，即向河之南岸潰竄。我軍在永城搗毀湘贛省蘇維埃政府，赤色郵工總局，赤色總工會，紅軍第四分校及偽軍區指揮部各一所，奪獲馬匹，旗幟，文券無數。彭位仁，陶廣兩師在贛萬載屬小源一帶擊破孔匪主力，蔣十四日特電嘉獎，並發給傷亡官兵郵金洋五千元。萬載之小源桐木高埠等地，山勢險峻，向被孔匪據為巢穴，其難攻不亞於井岡山。此次湘軍某師，先用少數部隊，化裝混入匪巢，十三日晚用大隊撲攻，內應外合，即將小源克復，救出肉票無算，俘匪千餘。桐木高埠兩處，以無險可守，亦相繼攻破。偽六軍團，與贛西偽八軍，乘贛東緊張時，合攻宜豐，直趨奉新靖安，深入該地，擾我後路。經絲羅約湘軍彭師夾攻，將匪擊退。蔣因華北軍事緊急，擬提速將勦匪軍隊佈置妥後，即離贛北上。據談，因贛匪猖獗，故中央此次設法增兵撲滅，致抗日工作大受打擊。陳濟棠，蔡廷楷，聯名電蔣，粵閩軍即入贛勦匪，蔡並定日內即赴贛謁蔣，商陳一切。粵政委會十八日午開會，各要人均到，蔡廷楷被邀列席，各委員以灤河我軍陣勢搖動，長城各口淪陷，平津勢危，西南出師，不容再緩。陳濟棠，李宗仁均表示，粵桂決與閩一致，出師北上。並商定推蔡任三省各軍總指揮。至勦共責任，仍由粵桂增兵援助。陳濟棠，白崇禧將就任四省勦匪軍正副總指揮。抗日勦共各軍，均于最短期內出發，陳李已取積極態度。

宋氏赴美參加華會

羅斯福召集之華府經濟談判，頗含有政治意義。行政院長汪精衛赴滬商宋子文充當出席代表，於十四日談該會未指示談判範圍，我方是否將提及滿案，尚未決定。宋子文十六日晨十時訪汪，對出席華會方針，暨出國後財政佈置，作最後決定。汪語記者，華會提案及我代表所應採之態度，及應付之方針，已有準備。國府十六日令，特派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前往華府參加經濟討論，此令。

關係方面消息云，財宋赴美後，對經濟談話，我國最注意將提出討論者為關稅銀價問題。宋全權負責，與各國領袖商洽。十七日午後四時上海各團體茶會歡送宋。到朱慶瀾虞洽卿等百餘人。王曉籟致辭，代商界祝宋此行順利。史量才，李馥孫，穆藕初，秦潤卿等致辭均希望宋此行結果有補益於經濟，且稍紓國難。宋致謝後，謂此行實以迭接施顧兩使來電，決一往。本人明知中國此時無辦法，但總冀於無辦法中覓辦法。現國內不景氣，全世界亦然。此行非為國內不景氣而求救，乃因中國於世界經濟場上固負有重大使命也。至中日問題，若僅注意軍力，中國可謂無甚希望。惟經濟較國防尤為重要，望大家注意此點。不僅代表政府，實代表人民。結果如何，雖不敢必，唯一志願，在不辱命耳。十八日行政院會決議以鄒琳代行財政部長職務。宋子文十八日晨十時半，偕夫人張樂怡乘傑弗遜總統號赴美。與宋同行者有貝淞蓀，秦汾，楊格，魏文彬，黃純道，蔡壽生等八人。十二時許該輪啓碇離滬。宋臨行並發表書面談話。汪院長十八日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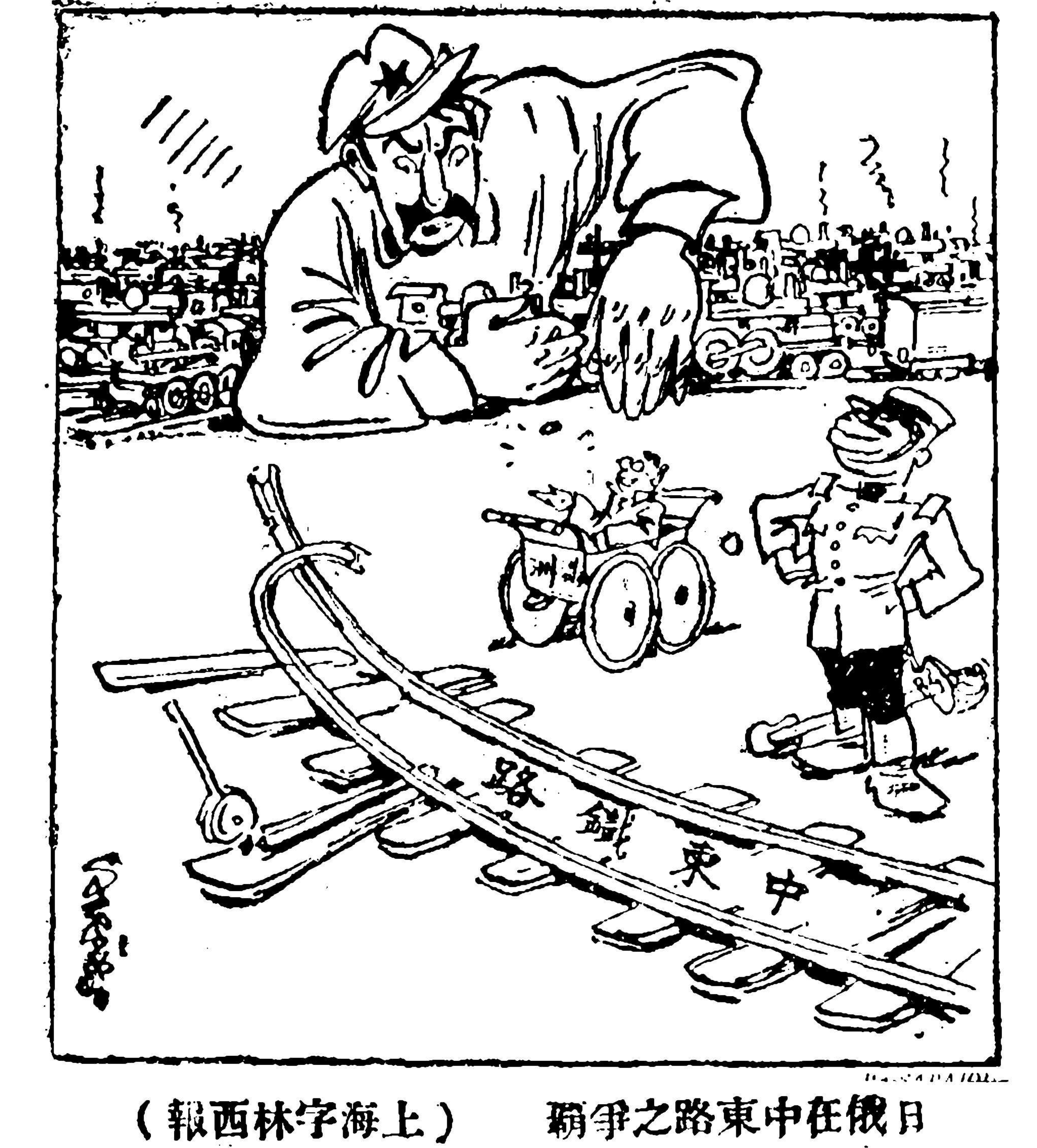
京談話云，華府會議各國所派代表，非首相即大臣，可見性質之重要。中央以我國代表非有經濟學識者不能勝任，乃由余赴滬商請宋副院長擔任。宋蒙允親自赴美一行。但我國對於應抱之宗旨，亦須決定，故經數度之磋商，大致決定，共約三點，內容暫時不能發表。

日本橫行東北

日俄關係益惡

日本唆使傀儡奪取中東路事件，最近愈演愈惡，傀儡政府於十三日封鎖綏芬之俄方稅關，其由綏芬向烏蘇里開行之列車，須在綏芬車站經「滿洲」巡警隊及「國境」警備隊檢查後，方准出境。惟仍如西然線，不許機車貨車開入蘇俄境內。近聞僞國向蘇俄進行賺買中東路與其附屬利益之談判，但蘇俄迄不願接受滿方所提條款。

十六日莫斯科「消息報」以嚴詞批評日本對於蘇俄移挪中東路車輛問題所出之挑釁行爲。該報宣稱，俄方掌管機車，從未發生爭執，繼稱，蘇俄一般社會，將注意此輩擾亂遠東情形之投機份子之企圖。該報要求日本政府及輿論，須設法取締毫無忌憚之投機份子。十七日蘇俄外次加拉罕爲「滿洲國」反俄活動事，有強硬抗議致日大使太田。該照會指陳，日政府自始擔保，不損及蘇聯利益，尤其關於中東路之利益。該照會促日政府注意去年七月七日「滿洲國」當局佔領哈爾濱碼頭，又於四月十一日由日軍當局將碼頭辦事處佔領，並將中東路與貝加爾鐵路交通截斷，且有系統的攻擊中東路，蘇聯貨運橫遭阻礙，貨物亦被沒收，蘇聯人民大批被逮，一年來未予審訊。加氏對火車與機車事，提出節略，請立時答覆，勿予延宕。太田當即允諾立時將此項通知轉達日政府。十八日蘇俄駐日大使猶里諾夫往訪日外次有田，討論中東路問題。日外務省觀點大體如下。一・中東路問題係屬「滿洲國」交通部與該路局間之問題，故與日政府無關。二・蘇俄政府雖似認爲日政府應對「滿洲國」日籍官吏之所爲負責，但實則係屬「滿洲政府」所應負之責任，故不當向日政府作此項抗議。三・若能鑒於該路係由俄滿合辦之事實，而以協調精神，與「滿洲國」從事交涉，日方確信其必能作和平的解決。四・關於蘇俄政府在滿權益，其中尤以在中東路方面之利益，望仍信賴日政府迭次之聲明，惟若果依此種糾紛，而至



日俄在中東路之爭覇（上海字林西報）

在俄滿間發生異常事態，則日方將依據日滿議定書，講求必要措置。至日本軍人態度，尤為强硬。關於中東路財產問題，因俄滿雙方見解互異，而至使事態益複雜化。其原因係由於俄方根據奉俄協定，主張中東路既屬以俄方投資所建設者，則應屬諸俄方。而滿洲方面則謂無論在奉俄或中俄協定中，均無中東路屬諸俄國之明文。且該路雖屬俄道勝銀行之投資築成，其土地及敷設權則屬於滿方。故主張應依俄滿合辦之精神，由俄滿雙方平分其財產。

東北鐵路網成

東京十五日電圖們江鐵路，頃已完成。該路聯絡朝鮮北部之雄基與羅津新港及滿洲各路，如遇發生軍事需要時，可增進日本策略地位。該路路軌係按照標準寬度，定五月一日通車。東京二十日路透電，吉敦路與韓邊會寧相聯鐵道，頃已完工。二十日晨「滿洲國」官員與南滿路員在龍井村舉行慶祝。按該新築路線，在軍事與商務上，均極關重要，第一可以為日貨開闢市場，第二如遇日俄再有戰事發生時，則日本可由較短與較安全之路線，運兵至北滿云。

日置旅順軍港

日本海軍當局，因華北情勢愈益嚴重，遂為使補給並修理從事警備任務之十四艘大小艦艇計，自去年起，即恢復旅順要港部，加以修理，作為上述艦艇之根據地。最近已竣工，並自二十日起正式開設，任命第二遣外艦隊司令官津田少將為其司令官，並發表幹部以次人員同時發除。昭和二年以來，當華北方面警備之任之第二遣外艦隊，將其所屬艦艇，全部撥歸旅順要港部統轄。此項艦艇，現暫定為巡洋艦平戶與多摩，水上飛機母艦神威，敷設艦常盤，及驅逐艦夕顏・葵・菊・蓮・芦・藤・萩等。旅順要港部二十日發表開設，同時日本海軍當局以談話之形式。非正式發表意見如下，『為保護「滿洲」及華北沿岸居留民及擁護通商航海漁業之權，自昭和二年以來，主要部份，係以第二遣外艦隊當其衝要，然近來華北方面之情勢，益形複雜，目下從事於警備之艦艇大小達十餘艘，為使此項艦艇修理迅速，以完成其任務起見，於其附近實有設置根據地之必要。一方且鑑於旅順大連對「滿洲國」之發展及增進日滿貿易上頗重要，故於旅順設置要港部，以任關東洲沿岸之防衛。同時並使其繼承從來第二遣外艦隊所擔任之警



日內瓦高談和平。(Le Journal, Paris)

備事務，此乃確立維持遠東治安與和平信念上進一步之表現，殊堪同慶』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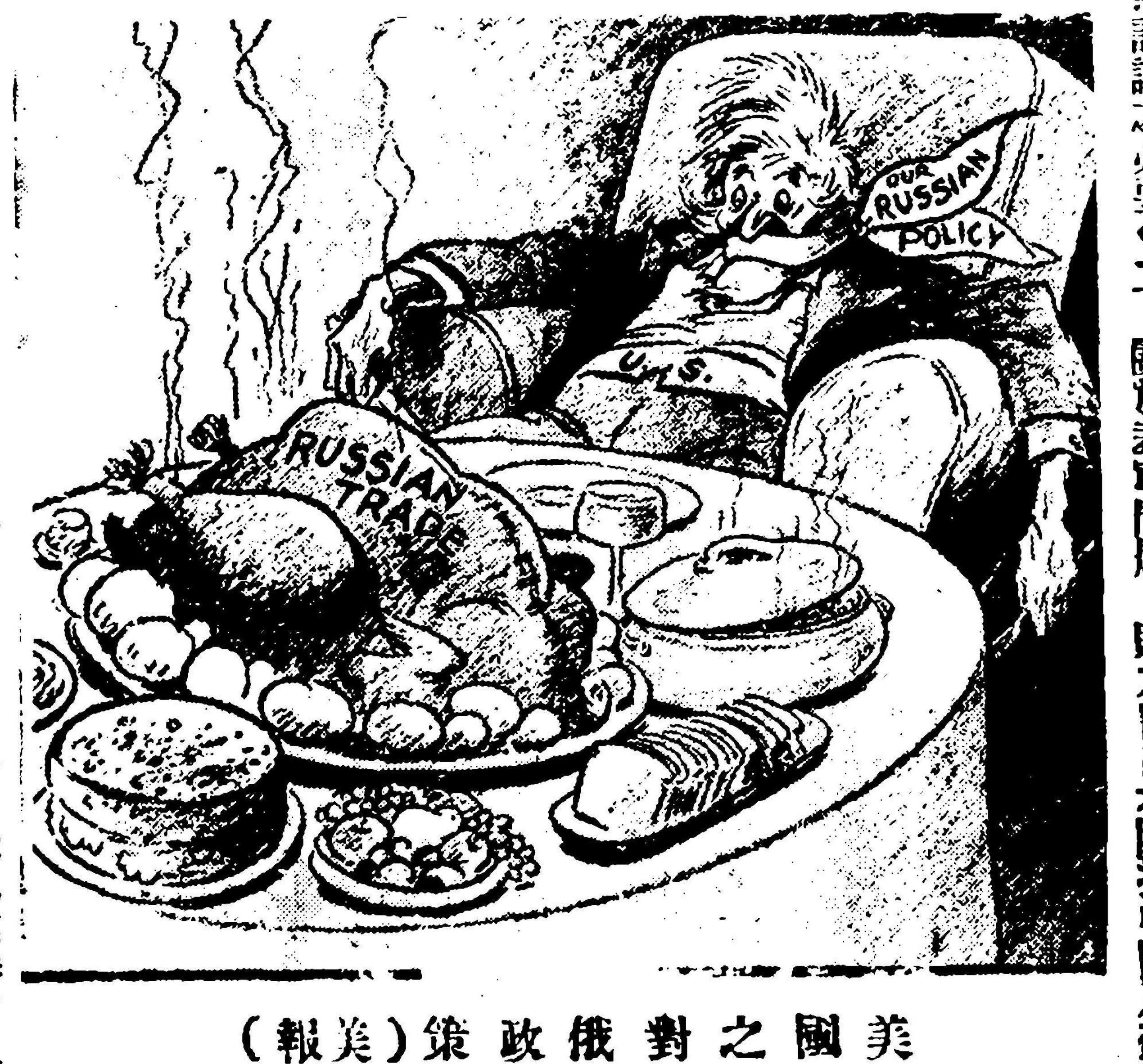
國外

美國停止金本位

羅斯福召集之華府經濟談判，刻正在積極準備中。我國代表宋子文已於十八日赴美。日本代表石井與深井定五月四日赴美。列強態度，可分述如下：英首相麥克唐納十三日晚在下院宣稱，一俟抵美，將與羅斯福討論戰債全般問題，與物價標準及裁軍問題。英美兩國同意對戰債情形，必須作初步坦白的審議，而該案之解決，實有造於現代之福利。下屆戰債將於八月十五日屆期，期前應有私人坦白的審核，因此案非純然專門問題，此次赴美純屬交換意見性質，並無任何臨時協定，而須經兩國議會通過。麥氏繼稱，彼擬乘赴美之便，以世界經濟會議主席資格，與羅氏談判，倘國際貿易程途上之荊棘不除，該會議難望得有偉大成績。麥克唐納十五日晨啓程赴少桑勃頓，搭輪赴美。行前英王有書致麥氏，預祝成功。麥氏發表聲明，希望此行能增進雙方善意，獲得着手困難工作之合作新方法，並消除世界反常的苦痛。

法總理戴拉德·赫里歐·彭考及財長彭納等，十三日會商法國態度。赫里歐一行專家六人，十七日啓程赴美。赫里歐氏于離法前，曾向法國民衆發表一告別書，謂「彼可告其友人者，即彼前往華盛頓，乃爲擁護法國之利益」。據稱赫里歐爲法政府之代表，爲求對法之讓步，擬允付美國去年十二月應付之戰債二千萬金。

日本方針，大致如下：一·此次會議，關於滿洲問題，日本政府認爲全然無討議之必要。二·關於裁軍問題，則力言日本隣接中國及蘇俄之特殊關係，故具有特殊之情勢，並須努力使會議明確日本爲維持遠東和平之事實上的負擔者。三·對於經濟問題中主要之關稅壁壘問題，亦闡明日本處於特殊的情勢中，故日本立於與各國同一基礎，而進行談判，不能無條件的贊成。四·其他經濟問題，例如通貨統制，資本移動之流通等，於可能之範圍內，不惜予以協調。波拉謂華府談判，如無蘇俄，殊少成效，故近



美國之對俄政策(美報)

日美國承認蘇俄之空氣頗濃。羅斯福總統最近將勸告議會進行必要之立法手續，以期賦與大總統向各國交涉減低關稅及締結協定之權限。該法案要旨如下。一・爲打破貿易之壁壘，賦與大總統在世界經濟會議中，交涉締結各種條約。二・該各項條約概係對關稅謀減低至水平線以下爲目的。三・爲實現依互惠的協定，以減低關稅之政策，要求賦與大總統減低四成乃至五成關稅之權限。四・但上述關稅之減低，須通告議會，並須於通告議會後二個月，始發生效力，但此事發生憲法阻碍。故羅氏於麥克唐納與赫里歐赴美後，將無權與彼等談判相互的商約。十九日羅斯福宣佈，禁止金貨由美輸出之禁令，重行有效。財長伍定於說明禁金出口令意義時，承認美國頃已停止金本位。氏稱，不久將公佈准許已鈐記金貨出口之規則。二十日美政府將對國會提出一法案，授羅斯福，以擴張貨幣之便宜行事權，美國此舉，使世界金融市場又發生極大之變動。

間諜案蘇俄關係惡化

最近蘇俄因維克公司英人有破壞蘇俄內政及間諜之行爲，共捕英人六，俄人若干名。此事極引起國際注意。近日事件演變，英俄關係，愈行惡化。二十日英王已批准禁俄貨入口令矣。前途發展，頗堪注意。

十三日蘇俄法官審詢英人時，被控各人一致輸供，英報界責蘇俄施用脅迫。十五日晨審訊英工程師時，又發生一轟動情形。維克電氣公司總經理孟克浩斯躍起狂呼，稱此案爲一種虛構。「余欲證明，此案審訊，係根據受恐怖俄人之供狀」云。十六晚及十七日蘇俄法院審理維克公司六英人案，由檢察長韋辛斯基發表演說。韋氏開始發言稱，由此全世界萬目睽睽加以注意之案已揭露，「吾國之公敵，眞忘卻無論其如何强大，而世上尙有一範圍，不可輕忽隕越」。且蘇俄法庭與資本主義國家之對照，即蘇俄係反對職工被人利用，而英國之法制，則每敵視窮人。韋氏又轉論白皮書一節，稱孟克浩斯努力推翻預審供詞，而法院則依循第一次白皮書第二十七節所列之徑路辦理，蘇俄法院倘能對英國輿論，陳出其所以痛被欺騙之眞相，實有大貢獻於人道。韋氏將其檢察書分三項題目發表，㈠毀機行爲，㈡間諜行爲，㈢施賄行爲，彼稱僅就間諜行爲而論，此項罪案，已不言而喻，彼謂以外國法律之間諜行爲條文，與蘇俄法律相對照，蘇俄法律係依照蘇聯國家之特殊情形而制定。韋辛斯基提及施賄行爲時宣稱，孟克浩斯竟將賄賂美其名爲餽贈，但英人須知道彼等之所稱爲餽贈者，吾國即名之爲賄賂。審理結果，判處麥克道納・湯頓監禁，在俄執行。其餘三人・驅出國境。其中一名，宣告無罪。此事引起英國及世界各方面重大注意。其判決文如下。麥克道納・監禁二年。湯頓・監禁三年。孟克浩斯・驅出國境。諾德瓦爾・驅出國境。克士尼・驅出國境。格里戈雷・宣告無罪。俄籍被訴人中，並無一判處死刑者。但皆按級判處徒刑。札林監禁八年。格拉陳尼高甫五年。高雷列斯齊八年。葛塞夫十年。蘇克哈魯赤金十年。庫杜卓娃監禁十八個月。列布奪夫二年。拉發洛夫十年。奧里尼克三年。蘇格洛夫八年。塞爾佛無罪釋放。六英犯中，僅湯頓及麥克道納，仍在拘留中。彼等將押入魯貝揚加監獄，開始執行。然而被訴人對法院之判決，定必上訴。維克公司在奉到訓令前，仍將以九人代表，照常營業。

自莫斯科逮捕六英人後，英國對新制定禁止俄貨輸入法，急切由上下

兩院通過○禁止俄貨入口之宣言，涉及蘇俄輸入品百分之八十，包括牛油•穀類•棉花•煤油•木材各項，定四月二十六日生效○俾能予在途轉運貨物，以轉運時間○查以上禁止各品，專標重要輸入，係爲辦理手續簡單起見○據聞以前允許蘇俄商務主要代表三人之外交官待遇，將確切取消○其辦事處亦不能享此待遇○十九日英國禁止俄貨輸入事，將發生嚴重結果○蓋蘇俄僅能以對英貿易出超之盈餘，償付欠他國之債務○蘇俄商務主要代表三人，頃奉莫斯科方面電召回國，以備咨詢○

因裁軍英德參商

十三日英外長西門在下院結束外交辯論時，允不久即將關於所謂之四强條約之文件，提交下院○彼謂如此名過其實之稱謂，不適用於羅馬談話○傳稱彼與麥克唐納氏，被催眠力，以致同意於義首相墨索里尼氏之草案，完全不確○彼等對草案，實已審愼研究○彼鄭重聲明，政府決不與其他列强聯合，欲以一己意見，强其他國家贊同○反對黨（工黨）領袖蘭斯伯萊氏，對政府關於中日問題，保守緘默，深致不滿，冀彼及早加以討論○下院各黨議員鑒於德國現勢，對締結擬議中之四國協定表示深刻之厭惡○前外長張伯倫在下院演說，彼認此時談判修改條約，爲時尙早，氏以尖銳詞句，批評計畫中之四强條約○「余相信此時各政府之舉動，只能危害，此種情形爲歐戰以後較比最有危害和平性者○目前各地所感之不定情形，多因在羅馬所提議或決定之條件所致○自提出該約以後，又因德國之情形，此時談判修改條約，完全嫌其太早○張氏下講台後，大受下院各方之歡呼○拉濼明女士稱，德國惡劣精神之復甦，乃殃及世界和平與自由○邱吉爾斷言，倘德國獲得完全軍備上之平等，歐戰之重演，當不遠矣○

此項演說，頗引德國政府之不滿○十五日德駐英代辦彭斯篤夫伯爵，送交英外部德國政府之抗議書○反對下院某議員十三日對德內部事件之宣言○十五日柏林晚報對德政府之向英抗議，均表贊成，「交易所時報」謂現時之派代表赴裁軍會議，毫無用處，使英法之政治家，拒絕與歐洲國際間，謀求公正之和平，並仍擁護凡爾賽和約之罪惡○德國無論能否得日內瓦之允許，必繼續自謀平等以及民族之統一○十六日法西斯黨機關「人民觀察報」主筆，兼法西斯黨國外政治部主任羅森堡氏，向美記者聲明德國意欲和平解決國外政治問題之誠懇意願○按羅氏爲希忒拉氏之國外政治問題最接近之顧問，故其言更堪注意○氏稱，「余視墨索里尼氏之四强條定，至少可爲德國用談判方法獲得安全之最後機會」○氏又以驚人之坦率態度稱，「德國內政問題太爲嚴重，故不暇採取侵略的外交政策，德國不欲攻擊任何人，對法國或任何國家，均無此意○惟德國寧願他國裁軍，而不欲將其所有之少數金錢，消耗於軍備○德國對此金錢有他項用途，彼有重大之社會問題亟需解決，因此德國將用盡各種可能方法，以和平解決其國外政治問題○如德國之誠懇意願証明無效，則吾人不得已，將認其他簽署凡爾賽和約之國家爲破壞條約，如此則德國將解除其條約義務○」美記者詢以歐洲和平將依賴何種主要因素，羅氏稱，彼信此爲德國之東方邊界與波蘭情形○頃間波蘭發生之事件，或可成爲歐洲和平之威脅○氏於指摘波蘭强烈排德後，稱此外另有兩種因素，可以危脅歐洲和平，一爲關於德國平等地位之諾言，迄今尙未實踐，二爲裁軍問題，德國堅持此項要求，必須實踐○氏於結束時，對於英國作友好的聲敘，謂德國並無與英美利益競爭之危險的野心，吾人之注意點在東歐，因德國將來之市場，即在彼間云○

至羅馬之德國副總理巴本，十四日向德報記者談，德國竭誠擁護墨索里尼計畫之四强條約○並希望他國不致修改，因而失其效力○巴氏又稱，彼雖以私人資格來羅馬，但對該約，已作長時間之討論○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起
至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止

四月十四日　星期五

▲我軍反攻建昌營敵機炸盧龍。
▲宋子文經汪敦促後允赴美出席華會。
▲汪談政府決不變更抵抗政策。
▲何鍵抵南昌謁蔣商勦共。
▲陳獨秀案在京開審。
▲贛軍克新淦南昌保安會閉幕。
▲日本反對華會討論滿案。

四月十五日　星期六

▲遷安棄守，灤東勢急，敵機炸北戴河。
▲比使覲見林主席遞國書。
▲陳獨秀案續審。
▲贛匪有竄閩企圖，永豐克復。
▲俄法庭繼續審訊英僑。
▲德向英抗議英下院反德問題。

四月十六日　星期日

▲灤東我軍撤防，各縣長集灤候令。
▲秦島守軍奉令撤退，英陸戰隊登岸保僑。
▲贛匪竄崇仁樂安。
▲汪宋商决華會我國方針。
▲法女飛行家希爾茲由漢城飛抵東京。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一

▲昌黎形勢混沌，灤洲聞砲聲，北甯車止灤縣
▲察東吃緊，日偽軍集結椎子山，有進窺多倫意。
▲荷蘭退還庚款換文在京公布。
▲美國期待與蘇俄談商經濟。
▲蘇俄拒絕偽國購買中東路。

四月十八日　星期二

▲敵機擾唐山通州。
▲日軍佔秦島後英倫震動。
▲宋子文等由滬放洋赴美。
▲汪談宋赴美財政無問題。
▲馬蘇過莫斯科赴德。
▲蘇俄對日抗議中東路問題。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三

▲敵佔灤東進行偽組織前線平靜無事。
▲中政會討論華北軍事。
▲粵政務會推蔡廷楷任粵桂閩抗日軍總指揮。
▲贛軍克東鄉，贛浙路交通恢復。
▲陳公博北上代汪勞軍。
▲蘇俄間諜案宣判英犯將減輕處刑。
▲英政府宣布禁止俄貨輸入。

四月二十日　星期四

▲前線戰訊沉寂，敵增援古北口，多倫平靜。
▲中政會開臨時會汪報告華北危急情形。
▲北甯車展至灤州。
▲宋子文等一行過神戶。
▲馬占山等抵柏林。
▲京法院再審陳獨秀案定二十六日宣判，
▲吉會路通車，日本大慾獲償。
▲美國重申金禁令，金融市場發生劇烈變化。
▲日本恢復旅順軍港。

論評選輯

第二次華盛頓會議

美國新總統羅斯福氏，自競選以來，每有演說，輒避開國際的具體問題，不為明瞭之申敘。就職以後，舍許多外交名宿不用，而以異軍突起之郝爾任國務卿，是即暗示總統本人將進而當外交之衝，因之彼所號召之新華府會議，日來已成世界注意之中心。按民國十年美國前總統哈定，召集華府會議，聲明為縮減軍備。是年七月十日國務卿許士邀請中國參加之電中，曾謂：『此舉與太平洋及遠東種種問題，關係甚鉅，凡與有關係之國，如中國者，均應在此會接續討論以上問題之解決方法，務使遠東所抱主義及政策，曉然於衆』。此次會議，據郝爾宣稱：『只限於世界經濟會議之籌備工作。』另據華盛頓電訊：『白宮方面對羅斯福關於各種煩難問題，如戰債，關稅，及穩定幣制諸問題將如何解決，不發表任何意見。」而各方揣測則認此會將涉及歐洲一般情勢，打開裁軍會議僵局，甚至謂英國首相麥克唐納赴美，將促進非戰公約實效。據華盛頓十一日路透電云：「英相麥克唐納一俟行抵華盛頓，擬議由美國與非戰公約及其他簽署國家，對於遇有破壞該公約情事，即須共同商議辦法」。以上種種，皆為臆揣之辭，究其實際，今次華府會議，比較民國十年之召集，內容殊為曖昧，開會之後，如何運用，悉在羅斯福秘算之中，此亦世人重視茲會之一因。然而，有可明瞭者：前之華會，以縮減軍備為重心，今之華會，以經濟問題為主體。十二年前之華會，因有九國公約成立，公認尊重中國主權，協助中國建設，美國乃允縮減海軍，放棄對日競爭。今茲之會，雖號為救濟經濟問題，實則經濟政治，息息相通，斷無有政治不安，而經濟可以進步者，矧以中國偌大市場，受強鄰之武力破壞，積極的威脅世界和平，使軍縮會議，突生阻碍，根本打擊；消極的則不但中國生產建設，陷於不能，即欲維持現狀，亦甚困難，遑論於國際經濟合作？是則今日中國外交情形，視一九二一年尤為危險而惡劣。此後華府會議，有何工作，得何成績，雖非吾人所能確知，要之，若果對於中國外交經濟之種種危急情勢，不為有力的援助，則不但世界經濟難期進步，即國際和平，終無希望，同時裁軍問題，更不會有美滿結果，此則可為預斷者，故吾人深願英美諸國，了解中國問題關係重大，與上次華會成功所由來，在此次華府會中，勿專注意於歐洲關係，而忽略一世界大問題的中國問題，則實遠東之幸，且又世界之幸也。

抑吾人尤有感者，今日國際情勢之複雜，確較一九二一年為尤甚。就歐洲言之，有國際聯盟之團體，以利害不必盡同之數大強國為中堅，而數

十小國，錯綜雜沓，各以平等地位，參加於其中，此其不易融洽無間，固無待言。惟其然也，各國於國聯盟約之外，合從連衡，復有種種協定與結合，是各該國對國聯即有不甚尊重信賴之心理，而自蘇俄無產革命成功，經濟組織，政治主張，離然獨異於各國，於是夙昔之以權益地位，形成國際的對立者，今又益之以國際的階級意識之軋轢，愈使世界大勢，趨於險惡。此次華府會議之結果，是否能使美國與國聯合作，於國聯地位，有所裨益，抑或竟將舍此既成國際團體之組設，而以歐美諸强，別成組織，回到歐戰以前之光景，實爲一大疑問。藉曰然也，則英美對法，義，德等國，關係如何？其綜合的或單獨的對俄國又是如何？前者爲資本主義國家之離合對峙，後者爲國際的階級意識之尖銳對立，是又一問題也。按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時，蘇俄革命初就，政象混亂，故未被邀派員列席，然討論關於中東路問題之際，美國表示，猶多爲蘇俄利益作主張。今則俄國建設，顯有成績，國基已固，更無可疑，既曰以經濟爲中心，乃竟未柬請蘇俄代表參與，此固無怪俄人驚異，認爲四强協定，有鞏固反俄戰線之企圖，屏除蘇聯，有仇視俄國意志之存在，即吾人亦終認俄國如不參加茲會，將使世界之經濟談判，缺乏效益，然則美國不邀請蘇俄，抑又何耶？總之，吾人認爲今之華府會議，關係中國前途甚鉅，又認現在國際情勢，遠較十年前更難應付，因是對於深沉靜默之羅斯福氏，愈益期待其發揮外交手腕，更願予以深切之注意。在日本政府於此會十分重視，故特以石井松平擔任代表，石井爲國際中著聲華之政治家，松平爲久駐英國之日大使。石井曾任日本外務大臣，一九一二——一九一五任駐法大使，一九一七代表日本與美國國務卿蘭辛締結『君子協定』，使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之特殊地位，後雖取消，然日本今仍認其存在。本年一月，石井曾在美國『外交季刊』中發表『日本外交基本政策』一文，熱烈宣傳日本對滿洲『國策』，明白宣稱：『欲吾人退讓已有（在滿洲）之地位，實屬不易，』又稱：此問題並非純屬威信問題，而係吾人生死之關頭』。此次之會，雖日本已表示反對提出滿洲問題，然石井既到會，則必將挾此詭辯，多肆宣傳，故吾國對於第二華會，不問內容如何，要當努力利用。各國與會人員，既皆爲第一流政治家，則中國代表，自應以國內國外聲望素著，居於有責任的地位者充任。吾人之意，如能由行政院汪院長偕宋財長同往出席，而以施肇基氏佐之，則可爲理想的人選。汪爲黨國領袖，宋爲財界要人，年來中日問題之外交策畫，宋且嘗爲重要之主持，負專實的責任，施使係第一次華會首席代表，又嘗於九一八以後，在國際聯盟，孤軍奮鬪，博得佳譽，使三人合作，大足加重中國代表團分量。現在勦匪抗日，側重軍事，行政院不過維持現狀而已，汪院長果能利用時機，到美一行，與各國代表親自周旋，披陳意見，經過相當時日，儘可先行回國，而實際以宋施當坫壇之衝，其於中國問題，必有裨益，今者日本代表已定，方針已決，我則並人選猶未決定，汪固無意自往，宋且尚在推辭，此誠令國人失望者，望政府速定方策也。

（錄四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修改和約與維持現狀

大敵當前，而國際變局正在孕育之中，依違抉擇，時不我待，惟我本位之決策，要當綢繆於未雨，隔昨評論已抒其端緒，茲請伸論歐陸之現

局。

今日之歐陸，一修改和約與維持現狀Status Quo 兩集團對峙之局面也，德奧匈三國，以爲唯擺卸和約之桎梏，而後永久之和平，庶幾可獲，而意大利爲之推波助瀾，此爲主張修約論之集團，法唯日耳曼族復興之是虞，而羅加諾安全保障條約（一九二五，一一，一）之或將動搖，而亞爾薩斯洛林之或將復歸於異族，而薩爾之煤，墨資之鐵，或將不復能資我之用也，故倡維持現狀之論，必將盟約第三第十第十一第十六諸條，與第十九條等量而齊觀焉，【參觀法政府對意相四强協定建議所提之節略，與達拉第耶在衆院外交委員會之演說），又以北歐之波蘭，中歐之捷克斯洛伐塞亞，南歐之巨哥斯拉夫，東歐之羅馬尼亞，或其國之建立，或其壤地之擴大，均爲和約之所賜，利害既相共，故結納之以自重焉，北之比利時，南之西班牙，與法壤地密接，如輔車之相依，前者有歐本馬爾美迭之問題，時惴惴焉不安於懷，故其外交，夙昔唯法馬首之是瞻，後者在歐戰之時，雖保持其中立，構和之際，不樹恩怨於兩方，而自其位置而觀，足以扼地中海之吭，而拊意大利之背，去秋赫禮歐南訪瑪德里，法西交親，而意睨視於側，巴利亞克羣島建築海軍根據地之說，一時甚囂塵上，雖事無佐證，官方否認，唯恐或後，而個中必有可售之藥，則可懸揣而知也，此爲維持和約現狀之集團，而以法蘭西爲盟主，蘇維埃俄羅斯，素以置身事外，實現國內振興計畫爲務，然自去秋以來，亦復揭櫫和平之義，以訂互不侵犯之約，先之以環俄之諸小國，皆與締盟修好，而最後集大成於法俄不侵約之簽署，及德國希特勒崛起柄政，國家主義充塞於中歐，而法俄與波俄之邦交，益臻親密，是以知蘇俄者，親法而仇德者也，英吉利之於大陸，因時俯仰，無所執持，凡有壟斷大陸之現局，以危及均勢之保持者，彼則必籌思所以掣其肘而欲抑其氣焰者，十六世紀之對付查理斯第五與腓力布第二父子，十七世紀之對付魯意十四，十八世紀之對付弗列台列克大帝，對付馬利蒂利色女王，十九世紀初葉之對付拿破崙第一，乃至二十世紀初葉之對付威廉第二，胥此道也，今玆之事，麥克唐納西門二君，週旋於法德意之間，僕僕於日內瓦羅馬巴黎道上，轉瞬將越大洋而西，爲白宮上賓，觀其建議，察其言論，英人於此離合之分野，謀兩極端之妥協，其依違抉擇之意嚮，亦可以見其端緒否乎。

方十四年之前，對法和約簽訂於凡爾賽，（一九一九·六·二八）對奧和約，簽訂於聖石門，（一九一九·九·一〇）對布和約，簽訂於紐易，（一九一九·一一·二七）對匈和約，簽訂於脫里亞濃，（一九二〇·六·四）對土和約，簽訂於塞佛爾，（一九二〇·八·一〇）孰不謂戰敗國既予以嚴重之懲創，則永遠和平，庶幾克保，曾不知報復之念，逞快於一時，恩怨之際，乃貽禍於無窮，塞佛爾和約既代之以洛桑條約，（一九二三）賠償條欵，復經倫敦專家會議，（一九二四）道斯計畫（一九二五）與去秋之洛桑會議，而非復舊觀矣，及至最近，而修改和約與維持現狀之爭議，曾無消嫌釋仇之望，反有變本加厲之勢，歐陸之危機四伏，遠東之星火已燃，可不高瞻遠矚以預爲備乎之。

（錄四月十三日上海時事新報）

◇　◇　◇　◇　◇　◇

灤東撤防以後

日軍於本月十日以降，向長城諸口，四路進攻，各軍受飛機重砲之壓

迫，諸路均有挫退情形，而冷口遷安之失，尤關緊要，灤東守軍，後路有被截之虞，勢不得不撤至灤西，加厚結集，截至昨日，似已全安退至新防地矣。溯自上月長城戰事發動以來，西北軍之宋部，東北軍之何繆，中央軍之關師，奮勇抗戰，皆有成績。其中以宋部為最負重名，可與滬戰十九路軍相頡頏，而商震所部，自上月五日得第一次冷口失陷之報，倉卒進軍，克復要隘，且越冷口外數十里設防，孤軍突出，一月有餘，其視他軍，負責特重。此次日軍總攻，對冷口厚置兵力，分抄後路，我方遂以不支；然據日本公報，敵軍犧牲，亦不在少。由此可見我軍之戰鬥精神，雖曰挫敗，實乃機械力之不足，非官兵應戰不力之過也。夫現代戰爭，不重軍隊之量多，而需兵士之質好，易言之，非有精練之衆，不足當敵軍之一擊，此一事也。勝負之判，又不必盡繫於人力，要以軍備優劣，決最後之結果，此又一事也。據去年上海戰事經驗，日軍有種種優點：（一）穩紮穩打，決不輕用一部突進，每兵到達一點時，即能自掘各個掩體，以策安全；（二）善能人自為戰，一經我軍衝散，其下級幹部能立刻收容，節節抵抗；（三）飛機與步砲兵善能協同動作，飛機看到目標，即擲信號，槍彈砲彈，隨以俱來；（四）聯絡確實，步兵前進，必携電話機便與後方通話，故動作極靈活；（五）正面配置兵力頗少，大部恒集結於翼側，便於迂迴包抄。凡此皆係以精練之兵與優良之械，合而為一，發揮效率，彼我相形見絀，事實使然，不容否認。且也，上海之戰，地多溝港，曲折狹窄，坦克戰車，不適於用，地非所習，諸感不便，今在北方，形勝大異，日本練兵，正為在此等地方作戰，故此方應戰之難，遠在江南之上，而我長城各口，竟能抵抗月餘，實足表現中國官兵之精神鞏固，剛敢強毅，使能加以新式訓練，副以科學利器，則日本必不足畏，吾人此種見地，懷之已久，歷經印證，益堅所信，故縱然挫敗退兵，吾人終認為非戰之罪也。

雖然，精兵非一日可成，利械非俄頃可得，故吾人深望國民經茲教訓，應當了解現代戰爭究為何物，勿以為驅市人便可作戰，用大刀即能制勝。更望負責當局，速謀善後辦法，如能立止剿共之師，多增部隊北來，則平津有事，尚可多支些時，脫曰不然，而長此為實力不充之抵抗，則試問政府是否還要華北？抑今日之事，乃國家問題，非一人一黨之利害，亦非僅現政府之關係。日本志在侵略，野心無饜，初不以對人對黨而易其國策，試觀張學良雖去，日軍進攻，曾不稍變，故縱令中國政局發生變化，要須應付日本之侵略，而軍事之難關，任何人上台，更與今日毫無異致，蓋日本斷不能因中國政府更迭而甘於放棄滿洲政策，國家亦斷不能因當軸易人而平空掉下精兵良械。由此言之，在今日實際情勢之下，從前之務為抗日宣傳，高唱主戰論調者，今則非有具體之事實，以有效之計劃，公示國民，不能贏得公衆之信賴，有濟於急迫之危局。至若利用時機，造謠鼓煽，祇知有政敵不知有國家者，徒滋內爭，自亂陣線，結果僅只為外人作倀，必遭國民反對，自戕政治生命，其間得失利害，無待深論。現在灤東混沌，長城險失，彼軍縱不立即深入，固隨時可以進至平津，局面至此，抵抗屈服，皆非齊一全國心志，共謀切實辦法，不能應現狀，備將來。吾人今日他無所求，惟冀保存此中華民國之惟一舞台，俾將來任何政治人才均有自由獻藝之機會，如並此推翻，則私憾未伸，寃親同盡，宋明黨禍，可為覆按，用特叙述戰爭實況，聲明當軸責任，喚起平津各種份子之良知，為大局請命，舉世有心人，其與吾人同感歟？

（錄四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錄四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送宋代表赴美國

宋部長子文，今日出發赴美。國府所付托宋氏之使命內容，吾人不知；但由人民之立場上，亦深感宋氏此行，關係重大，殊望其有以發抒中國之主張，增進中美之關係。按此次美總統招請之經濟預備會，與通常之國際會議，性質不同。招請之國甚少，一也。不開會議，個別談話，二也。迄今並未聞有具體之議題，三也。談話無範圍，亦無決議，四也。是以此次之會，與其謂爲會議，毋甯爲美總統特邀數國代表談話。與其希望解決世界經濟問題，毋甯注重各被邀國與美國之如何交換意見，增進交誼。故雖非正式會議，而被邀國家，莫不甚重視之。夫就目前世界經濟問題論，中國之地位，遠不如歐洲數强國之大，如戰債關稅各重要懸案，中國皆在圈外，即以商務論，中美之貿易額，不獨遠不及美歐間之大，即較南美數國，相去亦遠。然此次美國除邀請所謂世界列强及美洲數國外，猶特邀中國參加者，豈非因美國對東亞前途，特別關心，而中國之將來，關係世界經濟興衰者，甚重且大哉？中美兩國，有傳統的友誼，自華府會議以來，中國對美外交，幾爲一切樞紐，然而事實上，關於種種遠大之問題，殊無了解之基礎，中國徒負親美之名，致遭暴日之忌，然實則泛泛而已。不惟美方無中美提携之準備，即我方實亦無所進行。中國一般對美之好感，爲其不侵略，無領土慾，同情中國進步，向不加以阻撓而已。日人所謂中國以聯美排日爲政策，乃莫須有之猜忌，或故藉藉口，以侵凌中國者也。自九一八變起，美國因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之關係，自不能同意日本之侵略行爲，然除宣言否認僞國之外，實無所行動。而日本軍閥，則藉此鼓動日本人民對美之敵愾，用以控制政權，擴張備戰，同時加緊的侵略中國，年來經過，不煩贅論。故時至今日，不獨中國遭逢空前之國難，即美國確已不能保持其東亞政策傳統之立塲。三十年來中美兩國，在友好空氣之下，泛泛渡過者，今日則勢不能不對相互關係，作一廣大深切之討論。何也？美國於東亞如何，姑不代論；中國今日，在非戰公約九國公約有效期間，而領土失四省，戰事到河北，當此羅斯福總統正謀與各國代表會商如何恢復世界經濟繁榮，而日本之陸空軍，正轟打北寧沿線，摧殘經濟，慘害人民。是則中國代表到美之日，勢不能不問發起兩大公約之美國元首，畢竟作何感想與解釋也！此次談話，爲世界經濟問題，然由中國今日言，經濟問題，從何談起。夫經濟與戰爭，根本不能兩立。今日本一年有半，日以砲火摧毀中國，而發起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之美國，乃在中國受砲火摧殘最烈之時，招待中國代表，會談中國與世界經濟之關係。由一種意義言，直爲滑稽的悲劇，中國代表，將何言哉？是以吾人以爲宋部長此行，應與美總統澈底一談東亞今日之危機，及中美將來之關係。日本方面，揚言滿洲問題，不作議題，中國則應認日本侵略問題，爲惟一之議題，此而不談，談其他何用？中國受武力侵略之期間，安能談經濟！此極顯明之理也。中國年來，駐美使節，往往缺員，施使到任，甫數月耳，而又值美國之改選，是以中美之間，殊少暢談之機會。宋部長今代表國府而往，此誠澈底一談之時。夫中國固不能强友邦以所難，亦無意於望得意外之援助；但鑒過去外交之空疏，目前局勢之阽危，與夫將來對外大計之待定，則宋氏此行，

務須對中美關係之現在未來，得到正確之認識。務須問明美總統，對兩大公約，是否保障？如何保障？與夫中國今後建國救亡之艱難道程中，美國果取何態度？吾以爲宋氏此行之最要任務在此。抑中國將來，在世界經濟問題上，本占重要地位，然目下則不足以語此。美國，知中國環境者也，今之邀請中國，其意亦本在談經濟問題以外之大局乎？勉矣宋氏！勿泛泛酬應而終可也！

（錄四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澈底犧牲！

中國今日，祇有一條道路可走，即澈底犧牲是也！國家應付外患，本有和戰兩途；顧在東三省失陷之後，『滿洲國』成立以前，中日紛爭，倘有『和』議可講，故吾人於當時主戰高潮之中，屢建自動解決之議，時衆論方爲感情所蔽，是議不爲世重。迨至日本强造僞國，加以承認，怙惡不悛，居心割裂，在勢已無妥協之足云，而實力所限，又殊無立收失地之可能，計惟有一面運用外交，迂迴裁抑，一面努力抵抗，制止再進。在此階段中，果能以軍事外交，雙方策應，未始不可牽掣日閥野心，保全未失領土，乃以虛僞空疏之毒，深入人心，無間內外，寧甘焦頭爛額，不爲曲突徙薪，軍事準備，漫無定策，外交運用，純蹈虛空，日聞長期抵抗之宣傳，而倚賴國聯之所得，則不過大會否認滿洲國之自然成立而止，若英，若美，若法，若俄之外交，更無可得而言焉。如此，外無切實之後援，內有無窮之黨閧，因循拘牽，載更寒暑，國力愈蹙，日燄彌張，至於今日，處境益苦，形勢所迫，祇有屈服與不屈服之兩途，去和戰二字，蓋更遠矣。本來敵國外患，何國蔑有，何代蔑有，果其問題可了，雪恥可期，則城下之盟，未嘗不可暫時忍受，然而日本之大慾無窮，內部之紛爭靡已，縱屈服亦不能得內外之粗安，則試問又何必辱國而長亂？是以在現狀之下，祇有澈底犧牲，倘不失爲心安理得之辦法。

夫中國最大之患，惟在士大夫階級，好說假話，尚詐僞，國難之所以演至不可救藥，厥病在此。去年上海戰事延長，一般工商領袖，智識分子，在私室則祈禱平和，惟恐擴大，對公衆則放言激越，惟恐下人，及至英人斡旋，旗艦洽商，消息甫傳，反對遽起，當軸顧慮，不敢進行，越兩日而日軍總攻，我師挫敗，迫不得已，進議停戰，猶復屢遭攻擊，硬論百出，簽字之前，郭泰祺至受羣毆，然而協定既成，市面漸復，一般公衆，又未嘗不私相欣幸焉，顧其損失，視英人調解時已不知相去幾許矣。此種類例，不止上海一事。要之，自政府以至國民，對國家利害，同一缺乏誠意，不求甚解，苟其言動，往往不澈底，不深切，此非有最痛最猛之大教訓，不能轉移風氣。殊如西南抗日之聲，震於中外者，一年有餘，粵港指摘妥協，攻擊汪蔣，尤多義正詞嚴之作；按之實際，則不特出兵抗日，僅聞其聲，即參加剿共，亦至最近始有動作。由此觀之，使非擴大抗日戰線，大家拉下火坑，國家何能勝此長期內亂與循環鬭爭？抑吾人主張澈底犧牲，完全爲無條件的大家殉國，決不期待軍事遽有勝利之日，亦不必希望與日本同歸於盡，蓋中國之不能對抗現代式戰爭，乃係事實，初不因肯於澈底犧牲而可有何把握；對於日本崩潰，乃係理想，縱令彼邦不支，亦終在我方犧牲之後，故不必問誰得最後勝利，惟當竭其力以事犧牲。竊謂方今政府領袖，士夫階級，智識份子，各派軍人，種種政客，連吾人在內，胥

爲國家罪人，皆當努力自效，且應以今日前方之兵士與戰地之農民爲模範。試觀兩軍相接之時，上有飛機，炸彈如雨，下有重砲，硝烟成雲，我兵士乃以血肉之軀，衝鋒直上，甘入火窟，願化灰燼，此其心意之純潔專一，志氣之剛果堅毅，吾輩對之，能不愧死？戰地農民，在平日受剝削壓迫之痛，一旦地淪戰區，猶能解衣推食，助我官兵，輓粟飛芻，代勞政府，不幸而遭遇紀律惡劣之軍隊，更須忍痛供給，聽彼誅求，此其負責之勇，愛國之摯，犧牲之鉅，都市之人，對彼曹又寧不內疚？夫就誠實忠義之點言之，士大夫之流，在今日固應歸於淘汰，即依爲國犧牲之成分觀察，兵農殉國之有損於國家，勿寧在士夫犧牲之上，蓋兵農眞生產中堅，士大夫則多爲游惰之人，本此立論，吾人主張財府應當抱定方針，決不屈服，澈底犧牲，催促西南，出兵北援，號召全國，動員抵抗。現在沿江沿海各都市，皆係外貨消費之總樞，與勞苦大衆生活，實無關係，而游怠之徒，好亂之輩，反資爲亂國害民之根據焉。果因抗日之故，悉被破壞，同歸潰滅，決不足惜，毋寧因教訓深切，淘汰急劇，一掃腐化惡化之統治分子，或正予中華國家民族復興改造之機會，比較不能息事，反以召亂之屈服政策，不亦遠乎？此吾人主張澈底犧牲之微意也。

（錄四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少說廢話多做實事！

自熱河戰事發生以後，瞬屆兩月，今敵已侵入灤東，局勢岌岌，不可終日。目前環境，敵雖未必侵迫平津，而夾河對峙，亦非了局。回顧今茲作戰，如于兆麟繆徵流兩師奮戰於紗帽山一帶，王以哲關麟徵兩師肉搏於古北口天險，宋哲元一軍屢挫敵鋒於喜峯口羅文峪，商震一軍累奏奇功於冷口董家口，何柱國一軍支撐山海關正面，將士用命，可感可佩。血戰遺跡，可歌可泣。如此將士，始足爲國家干城，民族英雄。今雖退守灤西，乃國家任何組織皆不如人所致，非戰之罪也。異日修戰史者，今日前線將士皆當名垂不朽。吾人每讀戰地視察記，未有不爲我將士擔憂，亦未有不受我將士之激發者。軍械如此不備，給養如此不充，而我將士之捐軀報國精神，實與日月同照耀於寰宇。吾儕安居後方者，救國努力，不及前線將士萬一，反躬自問，皆當愧死。惟吾人所期望於全國將士者，人人應以此種精神爲模範，今雖身未親臨前敵，他日終有與敵周旋之機會。一旦執戈殺敵，便當牢記我爲國死難之無名英雄以及苦戰生還之忠勇將士之光榮勳績，勿使失墜。

我國軍械雖不如人，組織雖不如人，而爲國家求自衛之勇氣，爲民族爭生存之信念，遠在吾敵人之上。唯此勇氣與信念，決非任何器械所得征服。試稽古今中外國家興亡之跡，凡民族能堅强發揮此勇氣與信念者，必不亡。吾人今日受敵人壓迫，可謂已達極點，然彼蕞爾小邦之不能併吞吾國家，奴使吾民族，則有不可移易之理勢。彼取熱河不足以迫吾人甘訂賣身之契約，彼取灤東亦不足以迫吾人甘作異族之走狗。吾人所自矢者，獨此民族之勇氣與信念而已。惟我國民智不齊，偶受敵惑，甘爲虎倀，或非無人，如東北之叛逆集團，即其一例。此輩或則誤信甘言，或則希冀意外，故至墜溷而不自覺，永爲民族罪人，永受史家筆誅，人生可哀，莫過於此。微聞平津之間，尚有欲步武東北叛逆者，希圖搖惑人心，擾亂治安。甚或故樹抗敵之幟，而實謀應敵之舉，是其喪失天良，眞狗彘之不若矣。任何國家，當外敵侵凌之際，漢奸終屬不免。要在國民互相嚴重糾察，互

相勸喻無知，而後此不肖之徒始無所施其伎倆。人人充分發揮民族意識，明瞭敵人作用，乃抗日陣營中之基本工作。

近因灤東退兵之後，有以平津危險爲慮者，此種思想，最堪浩歎。敵如强迫，則進佔灤東，早爲意中事，無待今日而後感覺危險。蓋從國家大局言，九一八之巨砲，我之國防全線，無處不險，無處不危。敵步步深入，冀察繼四省之後，而首當其衝，而冀之被敵蹂躪，亦不自灤東始。國人忘長城外有興隆都山兩縣（都山係設治局）早在敵騎鐵蹄之下者乎？今長城內被占者，復有臨榆昌黎遷安盧龍諸縣，是平津安危問題，不應於此時始覺可憂，亦不應獨對平津而有特別注意之必要。吾人抗敵不在保全一二都市之安全，乃求四省主權恢復原狀，民族生存不受威脅。在此目的未能貫徹之前，不應顧惜犧牲，而求一二地方之苟安。舉國有共安危同休戚之決心，而後四省乃可恢復，民族乃得安全。故防衛與抵抗，不能僅以平津爲目標。任何地方皆當盡責防衛，任何地方皆當盡力抵抗，初不必因灤東不守，而感覺平津可危，亦不必因平津可危而自亂陣線也。況敵人尚未必遽敢深入平津哉？

當今之急，無過「紮硬寨，打死仗」。我事事雖不如人，然敵欲取我一地，非付相當代價不可，使其知非唾手可得，而後敵燄始可稍殺。一方爲救急之應戰，一方爲固本之自立。治標治本，雙管齊下，方能應付數年後更大之事變。吾人所竊竊憂慮者，不在今日之敵，而在今後之變。今日之敵縱非吾力所能卻，然亦決不能將我吐在肚內。我果能埋頭整理數年，終有雪恥之一日。苟今尚不作遠謀，徒求臨事應付，則永遠不能戰，斯眞亡國矣。吾人所欲喚起政府與國人者，惟澈底抵抗，澈底振作八字而已。少說廢話，多做實事，乃救亡之唯一秘訣，時至今日，尚不猛省哉！尚不猛省哉！

（錄四月十九日北平晨報）



國風社選

題吷盦填詞圖　拔可

吷盦工言愁歌曲似白石西江導宗派豈但詩無敵
當年吾厚君館子冶城宅鍾山對隱几吟聲動四壁
惜哉無畫手一掃變陳迹今看君此圖身世已屢易
自題尤有致掩抑見胸臆高標南渡社恥附北朝客
翻疑月如新不使照吹笛爲山限一簣花竹有奇色
借畦供俯仰亦以慰岑寂人書俱老矣所貴在自適
莫復學寒蟲垂修過千尺

上巳穰公招集菱湖修禊分得樹字　伯臧

往臥江南禊飲處常泛青溪問古渡別來空憶小姑
顏已是龍舒四載住今年三月天奇寒坐使春魂勒
芳樹小桃臨水未著花肯向東風怨遲暮笑我投老
官書堆半日偸閒狎鷗鷺主人才如魯大邦詩成愧
我顓臾附攙槍橫天未得掃北望兵塵起豈霧吾儕
尚有觴詠地慰情差幸天所付百年一瞬羊胛熟更
惜朱顏不長駐老嬾無計買春還祇合遁影窮追逋
寫圖火急記勝遊留取他時說掌故

癸酉上巳穰公招飲菱湖桂廬以雜花生樹羣鶯飛亂分均得生字　蟄齋

一春才得幾日晴餘寒惻惻猶相凌菱湖遊燕久歇
絕失喜移具湖邊亭主人淸門擅文采汐社舊主騷
壇盟一從江介領風雅每撫景物羅羣英却慚荒傖
附隅坐如以培塿儕岡陵微曦曖空景風淑噓煦衆
卉爭句萌露桃盈盈蕚乍破髡柳簇簇荑初生連畦
菜花密如薺望中一抹黃雲平芳原四眺意彌適放
言高論忘畦町銜杯忽憶舊京國斷夢約略談春明
頻年禊飲慨陳迹天南此日來聽鶯誰知九關森虎
豹敵騎已突飛狐城漢家玓崖坐淪棄目蹙畐已吁

堪。驚。國。之。不。祥。孰。逾。此。祓。除。古。例。今。宜。仍。何。當。恢。邊
出。奇。策。盡。掃。羶。穢。收。藩。屏。明。年。此。會。定。何。似。吟。成。惘
惘。天。冥。冥。

寄何梅生　　疑盦

窮。林。槁。臥。徊。幽。尋。抱。影。能。淵。過。好。音。識。面。各。生。遲。暮
感。久。要。堅。守。滂。寥。心。惺。惺。酒。德。廉。非。易。忽。忽。花。時。恨
擯。禁。風。雨。打。窗。聲。未。已。夜。闌。持。與。夢。俱。深。

纏蘅以元日詩屬和兼示詶歡樓作賦此奉寄

堯甫

凍。梅。殘。雪。正。懷。人。忽。枉。高。吟。上。日。春。但。祝。旗。魚。逢。歲
稔。未。妨。奚。鶴。笑。官。貧。尹。歐。地。望。紆。帷。幄。（歐陽公尹師魯均曾參錢惟演幕）坡。可。風。流。稱。主。賓。（謂公與歡樓）獨。悔。居。夷。眞。左。計。漸
成。天。壤。一。凡。民。

和小魯移居遂安伯胡同詩均　　倬盦

心。即。吾。鄉。是。處。安。舊。京。坊。宅。盛。時。難。紵。囊。擔。荷。傒。無。
苦。藤。格。枝。撐。境。亦。寬。入。室。文。辭。工。庾。鮑。當。門。車。轍。迂
張。垣。營。巢。不。定。雕。梁。燕。王。謝。烏。衣。夢。正。闌。

癸酉上巳寄懷纏蘅安慶即用其元日均

子厚

盛。唐。山。合。著。詩。人。況。及。江。南。爛。縵。春。作。客。如。歸。緣。熟
路。居。官。最。樂。是。清。貧。鼎。彝。東。觀。殊。今。昔。觴。詠。西。涯。自
主。賓。兵。氣。壓。城。寧。不。去。可。憐。無。力。作。流。民。

十四日遊舊繪園梅花十餘本盛開眞意外之遇也　　梅生

相。待。不。相。遇。悽。悽。離。恨。天。孤。清。如。此。樹。冷。落。向。荒。烟
翠。蕚。還。紅。蕚。山。邊。又。水。邊。心。期。無。說。處。百。匝。爲。芳。妍。

覺庵書齋留題　　什公

從。者。留。余。坐。少。時。主。人。暮。返。不。愆。期。案。頭。書。見。香。山
集。政。好。從。容。讀。此。書。

滿庭芳（癸酉上巳莫愁湖勝棋樓修禊分均得陽字用戴復古均）　　仲雲

柳。眼。飄。青。山。眉。分。黛。湖。樓。初。上。晴。陽。年。芳。斯。在。故。事。
續。流。觴。並。世。文。章。有。幾。還。應。見。陸。海。潘。江。高。軒。過。分
題。刻。燭。小。會。鬱。金。堂。　王融詩序。好。（闕題人有駢體詩序）詞。宗。
紫。鳳。武。庫。青。霜。間。大。功。甲。第。只。益。悲。涼。河。水。東。流。不
返。盧。家。婦。合。在。郎。旁。青。春。夢。長。城。哭。斷。遺。恨。失。河。湟。

纕蘅以菱湖禊集詩見示依均奉和　守一

曹侯健者詩長城管領騷壇夙主盟春明禊集歲成例況來江滸調羣鶩菱湖難比西涯好勝地總以勝流名斗大宜城賢人聚太史望氣當占星千年癸酉接癸丑王謝唯諾萃一庭近挹二龍遠天柱鎮風一塔倖空冥良晨美景詎容負叉手拔幟爭先登政餘猶不廢觴詠倘非神勇誰能勝兵氣漫天珍此會祓除差足傲燕京我遊西冷來較晚琳琅大什幸觀成

纕蘅寄示菱湖修禊詩率賦奉答　吷庵

龍山青極接晴空相照菱湖鏡水融遙想羣賢從逸少不虛勝日檄光公賦情多在登臨處春氣都歸澹淹中定有州人作圖畫石牛背上著詩翁

次和康伯清明偶成　昀谷

日日風沙雜市聲渾忘昨日是清明夢餘尚擁千層霧樓畔微分半角晴九野荒寥供戰螘一春漫漶付流鶯僧家已苦山林擾何況吾曹欠作僧

畫舫齋春禊力疾赴會翼雲有詩用王元之上已韻次和　釋堪

廿年招客集茲辰病裏邊烽照眼新拚倚藥籠銷永晝又携芒屐入深春芳隄桃柳寒生翠畫舫琴歌夢隔塵(丁卯禊集楊時百携琴爲漁歌一曲今時百宿草矣)爲不有江郎傳筆在總持風雅更何人

次均章一山移居貢院廢基　爾和

四明進士賀知章小築新居舊選場骨瘦都無煙火氣夜深倘見斗牛光此間曾嘔窮儒血隔世猶聞禁苑香說到前塵渾不語予懷渺渺鬢蒼蒼

吟牋索和似催科同在天涯涕淚多胸有詩書聊復爾身無鱗甲更如何故園訊到剛挑筍官舍塵荒只種莎月與韓康成市隱樂郊難得莫奔波

除夕宿鄭州友人家　劍平

小院叢篁睡未成五更斜月太淒清鳳城應有燈花墮驛路何堪爆竹聲門外參商甘獨往夢中啼笑總難明凝眸猶是人間世海立山崩意未平

上已日莫愁湖勝棋樓禊集以梁武帝河中之水歌分均仲雲代拈何字見寄率賦一詩並

寄留京諸子　纕蘅

畫象。尙。嗟。峨。樓上舊供曾湘鄉象 樵柯。爛。已。多。渡。江。誰。擊。楫。哀。郢。不。成。歌。舊。侶。猶。璽。府。謂仲雲 前。塵。渺。大。羅。群。公。試。收。涕。不。醉。復。如。何。

僧鸞爲堂上七十雙慶徵題　什公

佳。偶。原。爲。天。所。福。同。登。七。十。古。尤。稀。高。堂。漸。老。須。微。祿。珍。重。南。陔。舊。綵。衣。

詒書世丈同年今春來滬年逾七十矣縱談往事悵然有感　拔可

風。義。平。生。出。自。然。恥。將。標。榜。送。華。顚。洛。陽。年。少。多。輕。薄。肯。信。橋。邊。日。者。賢。

一。龕。彌。勒。卸。行。縢。舊。事。渾。如。過。去。僧。慚。愧。春。城。桃。李。客。十。年。夜。雨。失。傳。燈。戊戌春闈丈爲予賃居城南蓮花寺爲寄榻之所並假伯羲祭酒之意園以作試寓

神。官。詩。案。記。重。重。世。變。難。逃。水。鏡。胸。屈。曲。世。間。應。自。可。江。亭。休。打。五。更。鐘。戊戌元旦丈在陶然亭擲珓極驗

世。兒。祗。解。賞。瓊。琚。一。頌。語。深。痛。有。餘。心。力。歐。公。殊。不。負。猶。聞。摩。眼。對。唐。書。予與丈俱出楊子勤師門下師著作等身均具備一代文獻

幅。巾。意。態。自。蕭。閒。底。用。龍。門。水。一。灣。但。使。小。蠻。扶。醉。在。不。妨。隨。地。作。香。山。

沁園春　蔚如

癸酉上巳江叔海丈暨長公翼雲約修禊北海分均得餘字時風鶴數驚殊無好懷遂成此解

溱。洧。執。蘭。能。祓。不。祥。韓。詩。信。乎。算。年。年。照。水。但。增。老。態。家。家。禊。集。未。解。愁。吁。千。古。高。文。永。和。一。序。在。晉。偏。安。憂。患。餘。工。部。詠。又。長。安。三。月。禍。返。强。胡。今。年。更。是。癉。瘏。擬。令。節。相。忘。臥。敝。廬。奈。主。人。情。重。流。風。未。沫。相。邀。尊。酒。還。剪。園。蔬。試。檢。頻。年。茲。游。所。作。能。覓。龍。橋。吉。語。無。是日敬輿釋堪以印成辛壬兩歲禊集詩見示 重。三。日。歎。今。成。百。六。客。謂。何。如。

刊誤　第十四期

采風錄第二頁第十行第三字（什公詩）今誤令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註一）是志凡例、吉林烏拉四字連文、國語吉林謂沿、烏拉謂江、其曰吉林者、從漢文而省也、紀述吉林之書、不見於前史、明一統志所載、十未舉其二三、國朝乾隆元年、奉天府府丞王河纂盛京通志、四十八年、又敕撰盛京通志、始合東三省事而並記之、然皆以盛京爲主、吉林及黑龍江特從附載、故彼詳此略、亦其勢然也、四十二年、曾敕撰滿洲源流考、專記地理、體殊方志、道光四年、吉林將軍衙門堂主事薩迎阿撰吉林外紀、僅抄錄通志兼及吏牘、體例龐雜、文不雅馴、考證尤疏、難可依據、蓋吉林之隸職方三百一十餘年、今之專志、實爲俶舉。

永吉縣

永吉縣志五十卷

民國二十年

邑人徐鼐霖修、編修章華金兆豐王式通黑龍江知府黄維翰纂、有民國二十年天津徐世昌序、徐鼐霖自序、　徐鼐霖前吉林省長、

卷一沿革表、卷二大事表、卷三四民族表、卷五至九職官表、卷十選舉表、卷十一至二十輿地志、（經緯度、氣候、晷刻、疆域、山脈水道、城池附、境內古城廨署、壇廟祠宇、村屯古蹟、金石附、行宮古墓、）卷二十一二十二食貨志、（戶口、田賦、征榷、倉儲、物產、）卷二十三二十四禮俗志、（典禮、風俗、）卷二十五二十六學校志、卷二十七二十八實業志、（農林、工業、

永吉徐氏

案光緒八年改吉林理事同知爲府、無附郭縣、領伊通敦化、後省、民國二年裁府、改吉林縣、十八年改永吉縣、

縣	書名	卷目		按
		商業、礦業、）卷二十九三十交通志、（路政、航政、電政、郵政、）卷三十一至三十三、軍警志、（旗制、陸軍、防營、警察、）卷三十四至三十七藝文志、（藝文、目錄、文徵、詩徵、）卷三十八至四十八人物志、（名宦、流寓、部落、京秩、外吏、軍職、忠義、孝友、耆舊、文學、義行、隱逸、藝術、列女、）卷四十九五十雜記、		
伊通縣	伊通縣志			案光緒八年設伊通州、民國二年改縣、
敦化縣	敦化縣志			
長春縣	長春縣志			案嘉慶五年設長春廳、光緒十三年升府、無附郭縣、領農安、後省、民國二年改縣、
農安縣	農安縣志八卷	卷一沿革大事、象緯、輿地	天春	

民國十六年
知事鄭士純修、賓縣朱衣點纂、有民國十六年鄭士純自序、又知縣劉保揩序、鄭士純西安人、民國十五年任、朱衣點歲貢、

、卷二交通、物產、實業、田賦、卷三建置、職官、行政、司法、卷四教育、祀典、選舉、自治、卷五軍警、兵事、外交、卷六稅捐、度支、錢幣、卷七鄉村、氏族、戶口、風俗、慈善、衛生、宗教、卷八人物、古蹟、金石、藝文、志餘、

濛江縣

濛江縣志

案光緒三十四年設濛江州、民國二年改縣、

長嶺縣

長嶺縣志

樺甸縣

樺甸縣志

盤石縣

盤石縣志

舒蘭縣

舒蘭縣志

德惠縣

德惠縣志

雙陽縣

雙陽縣志

濱江縣

濱江縣志

案光緒三十二年設濱江廳、民國二年改縣、

扶餘縣

扶餘縣志無卷數

民國十三年

邑人張其軍編輯、有自序、張其軍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畢業、

凡二十章、一名義及沿革、二地勢位置及疆界、三面積及人口、四市面狀況、五教育、六農業、七工業、八商業、九漁業、十氣候、十一河川、十二種族及宗教、十三建築、十四金融、十五稅捐、十六交通、十七扶餘與各縣之比較、十八風俗習慣、十九古蹟及名勝、二十總論、附錄、

案嘉慶十五年設伯訥廳、光緒三十二年改新城府、民國二年改縣、三年改扶餘縣、

凌霄一士隨筆

李慈銘文譽早著，而屢困棘闈，同治庚午鄉試中式後，至光緒庚辰成進士，年五十二矣。（鄉會之捷，均後於其門人樊增祥。增祥爲丁卯舉人，丁丑進士。）其庚辰日記，於會試及殿廷考試等，記載頗詳而有致，亦科舉掌故也。摘錄之。

會試

三月初六日日記云：『早聞敦夫得房考差，午飯後人闈。……邸鈔：命戶部尚書景廉（滿洲壬子）爲會試正考官，工部尚書翁同龢（常熟丙辰）吏部左侍郎宗室麟書（癸丑）兵部左侍郎許應騤（番禺庚戌）爲副考官，內閣侍讀學士胡聘之（天門乙丑）右春坊右庶子王先謙（長沙乙丑）左春坊左中允裕德（滿洲丙子）翰林院修撰陸潤庠（元和甲戌）編修錢桂森（太州庚戌）陳啓太（長沙戊辰）王祖光（大興辛未）龔履中（侯官辛未）廖壽豐（嘉定辛未）袁善（丹徒辛未）韓文鈞（義州辛未）鮑臨（山陰甲戌）林紹年（閩縣甲戌）謝祖源（豐寧丙子）陳彝（閩縣丙子）李桂林（臨榆丙子）陳琇瑩（侯官丙子）宗人府主事龔鎮湘（善化戊辰）爲同考官。』（按慈銘以避家諱，日記中書「泰」爲「太」。）初七日云：『下午入城，寓筆管胡同侍衛連某家。』初八日云：『巳刻入闈，蓴庭雲門來送，坐東露字第十八舍。敦夫來視。晚早睡。寒甚，需重裘。』初九日云：『子刻得題：「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一章」，「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二句」，「又尚論古之人五句」，「靜對琴書百慮淸，得淸字」。日加辰起，加巳作文，至晚加亥草正皆晚，即就臥。寒如昨。』初十日云：『午出闈。』十一日云：『巳刻入闈，坐東暑字第十六舍。……夜早睡。月甚佳。』十二日云：『子刻得題：「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其餉伊黍其笠伊糾」，「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僖公二年)」，「黃目鬱氣之上尊也」。日加辰起，已後振筆寫之，不起草，至晚五藝成。是日見膠州人莊姓，自云年九十二，實年八十四，戊辰入學，庚午賜副榜，去年賜舉人，今年例得賜檢討銜。近來風氣，老困童子試者，往往冒增年歲至二十餘年，覬緣入學，或捐監生，以冀恩澤，故各省鄉試後大吏奏年老舉人，動至數十，公然誣妄，不爲怪也。此人眉髮皆黃，當是八十外人，而貧甚，藉官給粥飯以食，號軍復揶揄之，不爲供炊爨。余因贈以餹燭米粉一合，柑子兩枚，庶結薑螯之緣，聊志雪泥之印。夜月甚佳。補稿至二更畢，就寢。』十三日云：『黎明結束待發，日加辰始啓門繳卷，此際正庚辰年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也。出闈後，即顧車出城。檢視寓庭花樹，海棠碧桃紫丁香正盛開，秧梅一樹已零，一樹正穠，白丁香尚止半放，惟鸞枝已過爛漫，杏花李花俱落耳。裴回花下，風日晴佳，以視矮屋灰堆，奚啻天上！……晡後入城。』十四日云：『巳刻入闈，坐西奈字第十二舍；本在第七十六舍，臭穢不可入，立俟扃門，幸空一舍，因得居之，已過午矣。……夜月甚佳。早就臥。』十五日云：『辰刻起，對策，至戌刻眞草皆完，即就臥。』十六日云：『黎明出闈。舊僕岑福，隨監試御史朱以增在闈中。三場出入，提挈考具，多此僕爲之。今早復來，結束將送，其勞不可沒也。』二十九日云：『得紱丈書，借日記，且言外間傳余五策多及時事，然余實無此事也。即作復。』四月十二日云：『上午岑福自闈中遣人報信云，內中已填榜，余中第一百名。日加午琉璃廠報紅錄，加未報喜人至，名數皆同。』十三日云：『晨敦夫出闈，知余卷在林編修紹年房，初不知所謂，以問其鄉人陳編修琇瑩，陳君力贊之，猶不信，更質之錢辛伯，辛伯謂通場無此卷也，始請陳君代擬評語，呈薦於翁尚書。尚書大喜，二十五六日即以次三藝發刻。本中高魁，後以景尚書取本房一卷作元，乃置第十九名

○闈，翁尚書欲以余卷束榜，始置一百名，而仍列入闈墨，意別有在也。王益吾在闈中，見余首場及三場，即决爲余作，幸伯亦以爲然。屆塡榜時，兩君及敦夫汝翼營企之甚。甫塡十餘名，益吾即出告外收掌官，先取墨卷視之，知爲余書，亟入語敦夫，共以欣然。衰頹暮齒，得此何所加損，而諸君之意甚厚，雖無以報，感不能忘，故備書之。』又云：『下午謁房師，送贄銀八兩，門茶九千。入城，至東華門外燒酒胡同，謁翁叔平師，送贄銀四兩，門茶九千。相見殷然，極致謙挹。』聞慈銘謁房師林紹年，語頗不相投，出告人曰：『頃所見非人也！』然說者謂，紹年後在言路有聲，慈銘爲御史時弗能逮也。於許應騤，日記中甚有詆詞。二十七日云：『晡詣繩匠胡同，謁坐師兵部許侍郞應騤。此公素以不學名，語言甚鄙，而驟由翰詹躐躋九列，前以甘肅學政還都，即主會試。國朝兩廣人無得會總者，（順天主試，亦止道光甲辰羅侍郞文俊同治壬戌甲子羅尙書惇衍兩人。）外間皆言其有捷徑，所未詳也。送贄敬四金，門禮九千。』

覆試

十五日云：『朱桂卿同年福詵來，晡後同入城，進東華門，至實錄館，宿文移處。』十六日云：『黎明赴中左門接卷，詣保和殿覆試。題爲「伊尹以割烹要湯一句」，「賦得日久蓬萊深，得深字」。巳初作文，未初繳卷。』十七日云：『覆試報至，余列入一等第十七名。』

呈請

十八日云：『爲呈請歸郎中本班事，作書致胃夫轉詢吏部，又致爽秋轉詢翰林院，又致李玉舟詢之禮部，以或云向章在殿試後，或云去年新例在殿試前，言人人殊也。………夜得王益吾書，言呈請可俟朝考後，蓋益吾諸君必欲致余入翰林耳。』十九日云：『是日寫大卷四開。』二十日云：『溫棣華編修（紹棠）來言，新章呈請歸本班必須殿試前，在翰林院具呈，即寫履歷一紙，託其料檢。

殿試

二十一日：『昧爽赴中右門接卷入殿，辰刻跪受題紙。巳刻對策，直書不起草，首尾俱不同俗例，灑灑二千餘言，不落一字，未刻交卷，頗自憙也。』二十四日云：『五更評車入城，聽候小傳臚，敦夫雲門相偕進長安左門，闕左門下車，由左掖門昭德門左翼門入景運門，至乾淸門下，久待廊陛間。日加巳始傳出前十本姓名：狀元黃思永，江寧人；榜眼曹詒孫，茶陵人；探花譚鑫振，衡山人：

皆委荼無算者也。……下午知余名在二甲八十六名。同試者三百三十人，余得「賜進士出身」，已爲幸矣。』二十五日云：『是日聞余卷在侍郎烏勒喜崇阿手，先畫一△；繼徐蔭軒師見之歎賞，改畫一〇；以後董尚書恂下侍郎文韶等六人，皆畫〇；以有一△在先，遂名第在後。然向來七圈者可列前十本，亦有得鼎甲者。聞今年八圈者至七十五卷，蓋亦不愛惜之甚矣。其實余文亦未必眞有賞音也。』

朝考

二十八日云：『味爽赴中左門接朝考卷，卯刻入保和殿。董恂尚書擬題，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論」，「耕耤田疏」，「芳郊花柳遍，得芳字，五言八韻詩」。已初振筆直書，午初繳卷。余以旣請歸本班，必欲入三等，遂僅書三開有半，論疏皆止十八行，較他人各少六行，以今年浙人無上第，而高等高甲亦甚尠，儻列一二等，雖陳情猶當改庶常也。』二十九日云：『下午得報，朝考在三等二十二名，是吾心也。……是日初聞朝考通場無三開者，余恐以違式置三等末，頗爲營惑，亦甚可笑也。（向例，殿試三甲後十名，朝考三等後五名，皆歸部銓選。）』

引見

五月初七日云：『四更至東華門，下車，入景運門，待漏九卿朝房。卯刻進乾清門，引見於養心殿。天顏咫尺，香爇御鑪，二聖垂簾，黃雲夾扆。時方雨盛，水溢玉除，陛衛盛陳，諸貴露立，冠服如濯，同班中有傾跌者。向例東華門止鐙，景運門止繖扇；今日引見諸人，有攜鐙入景運門者，有持繖上乾清門者。至傳宣時，大臣或持繖至養心殿門，而乾清宮御前侍衛皆戴雨帽，班立門下，蓋朝儀之寬爲已極矣。』

敘用

初九日云：『未刻報至，得旨准以戶部郎中原資敘用。眥郎回就，桑榆之景已斜，流品旣分，蓬瀛之路遂絕，虛望後車之對，長循選格之名，雖出陳情，實非雅志。羞與少年爲伍，迥與俗吏隨波乎！金榜一題，玉堂永隔，當亦知己所索欷，後人所深晞者也！』又云：『近年凡引見單中注呈明原資者，不論等第，皆從其請，余初未之知也。』慈銘以戶部候補郎中獲原班即用，化貲郎爲進士榜下特旨郎中，未幾遂得補缺，其不欲垂老選入詞館，以此也；然金馬玉堂，世以爲榮，慈銘平日雖好罵翰林，而此時顧念蓬瀛，猶不免悵悵之懷，亦人情所不容已耳。

結束

靳以

不能丟開心上爲女人無情的傷痛，君的健康是一天一天地不佳，臉漸漸地削瘦了。女人對他之不忠，以及女人特有的根性，已竟是很清晰地明瞭了；眞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還不能擺脫開。有時獨自坐着，兩手捧着頭，淚就不自主地淌下來。在缺陷中生活着的人，心是再也不能安靜下去。

深夜，他失眠了。那窗外嘈雜的蛙鳴，眞如一支一支的針，在他的心上復刺着。他記得也是在這被蛙聲叫碎了的深夜，海風微微地從窗口吹進來，忍着爲得意而跳躍着的心，默默地把那無知，親誠，熱情的心遙遙寄給她。那時他想着她的純眞，正如她的容顏。這時候呢，什麼都看清楚了，知道自己眞情的流露是怎樣只換來她的冷笑；他在她的心中，眞是一隻不知事的小羊。

——呵，毒了的玫瑰！

接受了朋友殷殷的勸告，一個新的刻苦的山居生活開始了。

同居的是懷了純樸的心的少男少女，君的靈魂像是被拯救了，一線的光在眼前閃着。

那雄偉的山峯，那帶着洪大聲音的澗流，那高大，耐寒耐苦的長松，那從石隙裏涓涓流出的細泉，還有朋友們熱的同情；都給他無限的力量，去忘掉那一向苦着他身與心的娜。

曾爲一時的興奮，圍坐在高大的松下，把所有傷心的過去傾吐出來。月光照臨着慘然的臉色，在朋友們曲意的安慰之中，他嗚嗚地掩面哭了。峭料山風之侵入，他眞是禁受不起。第二天的早晨，身體就感覺不舒適。

「君你身上不舒服麼？」

被他的輾轉驚醒了同牀的玄，關心地問着。

「有一點發燒，沒有什麼要緊。」他懶懶地回答。

玄用手撫着他的前額，杳看他的舌頭。

「頭很熱，舌苔也生了，怕是昨夜冷着。」

朋友的熱情，引起他心內的惝恍，病呢，也確是很猛烈地來了。當天就一點飲食也不能入口，作凉作燒，心中更生出難耐的煩燥。

到下午，熱度升到一百零度，病狀是如此嚴重，朋友們眞是想不出什麼適宜的方法來。山中的交通是不便的，也沒有地方去請醫生。玄和森一步也不離開他，屏着氣坐在他的床傍，看着他那爲煩熱而燒乾了的唇，和他那跳動的血管。

過去的事一一在腦中顯映出來，他昏沉沉地睡着，有時發着含混的囈語。

「現在你覺得好一些了麼？」

玄看見他的眼微微張開，知道他在醒着。

「像是好點，」强自在臉上劃着笑，報答友人的盛意。

「君！我替你燒一點麵去吃好麼？」年幼的森，張着兩眼，殷切地等着回答。

「你總是吃，吃壞了怎麼辦呢？還是餓着一點好。」玄早搶着代他拒絕了。

森被玄說得笑了。眞是，朋友們的殷勤，是更增加他的羞愧，玄還爲他讀了幾首他要讀的小詩。

夜中，他又哭起來了，驚醒陪着他睡的玄，立刻點起蠟燭，坐到他的床上，他還是緊緊地兩

手掩面，傷慘地哭着。

「君，君，又哭了麼？想起來什麼事情呢？」

但是他那時，並沒有清醒着，被玄叫醒之後，他自己仍是莫明其妙。

「我沒有哭呀！」

「你怎麼會沒有哭呢，臉上還有淚。」

他果然覺出自己臉上的淚痕，想起夢中的情景，知道又是那不良的女人苦着夢中的他。偶然再憶起，又非常傷心。

「不要再想了吧，把什麼事都丟開，大的自然能給你這力量，你知道有許多大的事是等着你，你的父母望着你，朋友們盼着你在記憶中死去那辛酸的過往，展開那新的，有力的生活。」

深心的感激，是由着含淚的眼表出了。

「還是睡吧，好好養病。」

玄如母親一樣地輕輕拍着他，在朋友的溫懷之中，他又睡去了。

病勢更是沉重了，由朋友們的計議，他就設送到城裏××醫院去。

那裏有柔輭的病牀，及一切適宜的設備，比起山中來，眞是好得太多了。玄還是成天地陪了他。

到了病院兩天，他的病勢就大大地減輕。因爲在病中，對她的想念更殷了。而且明知道她現在是在這城中，眞要是想見她用不了多大的時候就可以看見的，他也感到自身的情感太薄弱了，不能再忍着，就向守在床邊的玄說：

「玄，我有一點事想和你說。」

「有什麼事？你想吃什麼東西麼？」玄熱心地答着。

「不是，我想請你找一下——」他的良心動了，他不敢再說下去，臉也紅漲了。

「我誰呀，快些告訴我。」

「我想找娜來。」他說完立刻把被蒙了頭。

他也知道再和朋友說着如此的話是非常對不起人的事。但是心中却是想見她，在這枯悶的病中生活，想見她一次。

爲着羞愧，他自己在被裏嚶嚶地哭起來。友愛的安慰，隱約地聽見了。

「不要哭，自己的病要緊，回頭我替你找去。」

心中的慚愧更是深了，聽着玄如此的回答，他又不想見她了，深厚的友情在閃爍着。

「玄，我不要見她了。」她把被又放下去，玄爲他拭着臉上狼藉的淚。

「爲什麼呢？」玄也覺得有些驚訝。

「我再也不想見她了。」他堅決地說。

「這樣也好，還是丟開吧。」玄抱着他那爲病壹而震動着的身軀。

君從山上下來，身心都在健全之中了。新的磨練，偉大友情之感動，給他一種强力去忘掉過去，重復向着新的路上走去。他的皮膚被太陽曬成健康的微黑色，兩眼也有光采，對於娜之思念也全然淡然了。

心中在不知如何地感激着朋友玄，眞是不聽從他的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今天。朋友們都到車站來送他到×埠去，這樣充滿了欣悅離開故地，却是從前少有的。

「在×埠要自己珍重，不只是身體，也要顧及你的心。」玄懇切地說。

「我知道，就是不顧自己，也不能不想一想朋友們的厥望。」

棠只是在一傍抽着烟斗，森提來一大包水果。

「君，這裏面都是你喜歡吃的。」有着孩子樣

穴眞的森高興地說。

「阿眞謝謝你，這麼多怎樣拿呢?」

「吃不完丟到車上好了」森默然地笑了。

「你看森，一天到晚總是吃。」玄說。

大家都笑着只有汾在一傍靜靜地站立，她原是一個多感的少女，不知她又在想些什麼。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給我們寫信呀!」汾說了。

火車的汽笛銳尖地響起來，君就站到車板上去，向朋友們望着。

車動了，朋友們也都隨着緩緩行動的車，末了，說了再會之後，他們都站在月台上搖動着白巾。

在健全的體內，懷着愉快的心，他就被火車帶到小別兩月的×埠。

到了×埠，纔知道學校還沒有開課。帶有與夏天同樣炎熱的秋天，每天滴着悶雨。朋友們酬酢也完了，一天沒有什麼事做，在寓所裏深深地感到寂寞。

一個下午，在濛濛的細雨中，他披上雨衣出去了。走到街頭，纔想起來沒有什麼事情做，他呆呆地站在那裏，汽車電車在馬路上奔馳着。忽然他看見了路旁染着彩色的影戲廣告，他决心去看××戲院的一張名片。他就跳上一路的公共汽車，因爲星期日的下午，車裏的人非常擁擠。

車纔過白渡橋的期候，他像是聽見有人喚着他。

「君，君，」一個柔媚女人的聲音。

他把向着車窗的身軀轉過來，纔望見車門那面立着輕盈的少女，他頓然憶起了他的女友蓮。本來是在×校同學，後來因爲某種的關係，重熱識了。在君的眼裏也就是極普通的一個友人；可是在她那一面，以爲是比朋友多一點什麼似的。

旣然遇見了，就不能不向她招呼。在擁擠的乘客中，他們遇到一處了，欣然地握着手。

這是我的女友蕙——這是×先生。」她爲他介紹和她同行的女子。

「君，你什麼時候到×埠來的?」

「有一個多星期了吧。」

「你也沒有到我的家裏去。」她含怨地說。家是指了她和一個男人同居的寓所。

「因爲幾天連着下雨，還沒有得着功夫去拜訪，眞眞對不起。」他扯了一個謊。

「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

「因爲沒有事，想去看看影戲。」

「到那一家呀?」

他看見她說話的態度，知道她說不定也到××戲院去，故意爲避免這麻煩，他告訴了另外一家。

「我到××路××影戲院去，」君淡淡然地說。

「呵，眞巧，我也到那裏去!」

「那也好，我們可以在一路。」他苦笑着。

——眞是孽障!他在心裏這樣叫着。

因爲時候已經不早，戲院裏也是擁着一羣人。樓下是沒有座位，就買了三張樓上的座劵。纔把票買好，就模糊地看見一個美妙的身形在眼前閃着，立刻他的心跳起來。那個女人有蓬鬆的短髮，塗着紅紅的嘴唇，有一雙黑大，長着長睫毛的眼睛，她穿着銀色的旗袍，搖了一柄淺綠色的鵝毛扇。他知道這是姍了，她好像也看見他故意裝着沒有注意的樣子。他心中的憤恨，又湧上來了。

——爲什麼要生出憤恨來呢?這樣的女人是不値得愛也不値得恨的。再生的憤恨，就是對她不能忘情；眞的兩月刻苦的生活，就這樣地丟掉

了麼？

他這樣想着，就極力遏止自己的情感，也不向她招呼，也不再多看她一眼，就匆匆地和她們走到樓上去。

雖然他是想着極力約束，但是心也就不能安靜下去，明明看到她和另外一個女人坐到最高貴的座位上去，一眼也沒有望他。那窈窕的身材，那輕盈的緩步，那曾使他迷醉的嬌小的身軀呵！

這樣，君知道已經有一種新而强的力量在他的胸中了。真要是在兩月之前，如果有她在他的眼前出現，他定然要跑過去，不顧她無情的責駡，情願低聲下氣地做一個女人的男人。

心是興奮着，臉是被忿然之念漲得紅紅的了。他默默地坐着。

「君，你有什麼不舒服麼？」蓮茫然地問着。

「不是，不是。」他堅決地回答。

蓮聽着他的語調，知道一定是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就不再問了。

——我還是要見她一次，也可以把從前的事結束呵。再說，我也可以給她看看强有力的我。

因為是想見她一次，就想出自許的原因來。

他離開座位，走到她那面去，

「娜，娜，」立在她的座位之後低低地叫着。

她正和同來的女友談得很起興，像是沒有聽見。

「娜——」聲音稍高了些。

她聽到了，先向左右顧着，最後纔把頭回過來，看見了立在她身後拉長了臉的君。

「呵，君，你到×埠有多麼久？」她立刻握了他的手，親切地問着。

「還沒有幾天。」他冷冷地回答。

「我真還忘了，我忘記替你們介紹」她指了和她同來的三十歲左右的妖冶女人：「這是×太太——我的Cousin君。」

「我真高興，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了你。」她裝做很興奮的樣子，真像對他還有和從前一樣的熱情。

「媽也來了，和我都住在××旅館三十三號」她還是像從前似地急促地說着。

「你的母親也來了？你們來幾天？」他的心是更猛烈地跳躍，可是話卻靜靜地說出。

「有兩個星期，母親要回到湖南去。學校還沒有開課？」

「還沒有。」

「你就坐到這裏好麼？」她指着身傍的空座位。

「對不起，我是和朋友一路來的。」

「那麼今天看過影戲之後，和我一路到××飯店去，我請你吃晚飯。」

她的虛偽，如她的聰明，如她的美麗，如她的罪惡。

「也是不能奉陪，一位朋友早已約定了。」

「還是為我的緣故辭掉了吧，」他又低低地說：「我真是想你呢！」

像這樣的話，也曾使他興奮過，可是現在，什麼都很清晰地在腦中了。

「很難回拒呢，人家一副熱誠。」

電鈴響了，和諧的樂聲起來了，在起始演着一節雄壯的 Overture.。

「那怎麼辦呢？」她像是很用心思索似地，說。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完呢？」

「太難說了，總要在九點之後。」他木然地

「席散之後沒有什麼事就到我那裏去吧。」

她緊緊地握着君的手。

「好了，就這樣吧。」

她如何到上海來了呢？而且住在××飯店，就不見得是很高尚的地方。

他心裏想着，一點也沒有心緒去欣賞影片，娜呢，像是已經看出了什麼，就一直只和她的女友談着笑着。

在第一次休息的時候，他看見娜和她的女友翩翩的離座了。他的心像是更不能靜下去，但是娜呢，一點也沒有望他就出去了。

影戲完了，觀客如潮水似地從高大的門裏擁出去，他匆匆和娜告別，自己一個人走着。

纔走出幾步路，在一家冷飲店的門際，他看見娜的女友正立在那裏留心地看來看去。娜也坐在那裏向外望着街上的行人。他想着她一定是等了他，他有一點怕見她，他怕再擾亂了他那平靜的心，就敏捷地轉到另外的一條路上走了。

從朋友的宴會散後出來的時候，已是九點鐘。他想大約不到娜的住所去，後來還是不自主地跳上洋車去。

因為路並不太遠，所以沒有多大的時候就在一所有着花園的洋房前停下來了。用電燈排成的××飯店幾個字正忽明忽暗地閃着，他就走進賬房去。

「對不起，×女士住在幾號？」

「×女士」一個乾瘦的人露着卑鄙的笑，「在三十三號，樓上面。」

「謝謝你。」

在樓上狹的甬道裏，他尋到了三十三號，就輕輕地敲着門。

女僕緩緩地把門開了，像是裏面有什麼秘密似的。娜，在裏面早已看見他了，就吩咐女僕請他進去。

這樣晚你纔來」她穿着黑紗的evening dress正坐在床邊穿着綴有假鑽石的黑緞舞鞋。

房裏有四五個人，除去他認識的×太太，×女士之外，還有一個穿洋服，很油滑三十歲左右的一個男人。和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女人。雖然不相識，也皆漠漠然打着招呼了。

「這是×先生，×女士——Cousin君。」娜介紹着，他只冷冷地把頭點一下。不知什麼原因，初見他就非常討厭了。

娜已經把鞋穿好，走到他的身前，握着他的兩手，柔媚的眼望着，他的臉又漲紅了，把頭低下去。

「近來卻更瘦了，身體看起來卻是很好呢。」她嬌嬌地說。

（未完）

非想非非想室隨筆

貫一

少時讀史。至明福王時太子王之明及故妃童氏兩案。心竊疑之。他皆可假。夫婦之間。豈可冒認。況其時福王已正尊位。區區民婦。何敢肆其詭詐行爲。至於王之明三字。倒讀之則明之王也。顯係畏禍自誣。信口揑造。因疑太子故妃皆眞。福王僞也。懷此意二十年。苦無明證。今讀吳梅村年譜。附載唐孫華東江集中談金陵舊事詩。乃知當時已有是說矣。詩曰。金陵昔喪亂。炎運値標李。忽從大梁城。倉皇走一騎。偶竊藩邸璋。自言某王嗣。貴陽一奸人。乘時思射利。奇貨此可居。何暇論眞僞。卜者本王郎。矯誣據神器。遂修代來功。超踰登相位。權門輦金帛。掖庭陳秘戲。江表張黃旗。王氣銷赤幟。偷息僅一年。傳聞有二異。北來黃犢車。天表自英粹。雜問聚朝官。瞠目各相視。逡識講臣面。備言宮壺事。諸臣媚新君。誰肯辨儲貳。爭效雋不疑。競指成方遂。泉鳩無主人。東縛乃就吏。復有故宮妃。飛蓬亂雙髮。自言喪亂時。仳離中道棄。生子已勝衣，壯髮猶可識。不望昭陽恩。不望金屋貯。願一見大家。瞑目甘入地。上書欲自通。沈沈九閽閟。詔付掖庭獄。見者爲垂淚。不如厲王母。銜憤早自刺。祇緣嘗璧假。翻招故劍忌。誠恐想見非。泄此蹤迹祕。滅口計未忍。對面諒餘愧。鳥獸有伉儷。豺虎知乳孳。豈獨非人情。捐棄恩與義。嬴呂及牛馬。秦晉潛改置。皆從胎孕中。長養祟非類。未聞妄男子。潛盜出不意。龍種乞爲奴。狐假得肆恣。茲實衆口傳。曾見遺老記。疑事終闕如。庶聽來者議。

附錄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組織法

（四月十三日中常會通過）

第一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由各地黨部依法產生之黨員代表組織之，前項代表之資格，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之。

第二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得出席。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及中央候補監察委員，得列席。

第三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設主席團，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若干人，經大會通過組織之。

第四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設秘書處，承大會主席團之命處理一切事務，其組織另定之。

第五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期，定爲五日，但於必要時，得延長之。

第六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須有代表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大會之議事，以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決定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七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之會議，於必要時，經主席團之決定，或代表四十人以上之請求得開秘密會議。

第八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議事規則另定之。

第九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得設各種委員。

第十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之經費，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之。

第十一條　本組織法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施行。

臨時全代會選舉法

（四月十三日中常會通過）

第一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之選舉，依本法行之。

第二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總額，定爲四百二十六人，其分配如附表。

第三條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之選舉，用複選制，省以縣市黨部，特別市以區分部，爲初選機關，省及特別市黨部，爲複選機關。海外以支部及直屬分部爲初選機關；總支部爲複選機關。直屬支部，以分部爲初選機關，直屬支部爲複選機關。

第四條　選舉人及被選舉人，以領有黨證之黨員爲限，複選當選人不以初選當選人爲限。

第五條　各地方黨部，或特別黨部，出席代表之選舉，由初選代表，按照中央規定人數，直接選舉之。但在特別市得由黨員直接投票選舉。

第六條　每縣市及省直屬特別黨部，所屬黨員，不滿一百人者，應舉出初選代表一人，一百人以上，不滿三百人者，得舉二人，三百人以上者，得舉三人，但至多不得過三人。省直屬區黨部，得舉出初選代表一人，省直屬區分部所屬之黨員，由省黨部指定加入鄰近縣黨部合併選舉。

第七條　海外總支部初選代表人數標準如左：

（甲）黨員在千人以下者，每支部或直屬分部黨員在五十人以下者，得舉出初選代表二人，百人以下者，得舉三人，每增五十人遞加一人，但以五人爲限。

（乙）黨員在五千人以下者，每支部或直屬分部黨員在百人以下者，得舉出初選代表一人滿百人者得舉一人，每增加百人，遞加一人，但以六人爲限。

（丙）黨員在五千人以上者，每支部或直屬分部黨員在二百人以下者，得舉出初選代表一人，四百人以下者得舉二人，每增二百人，遞加一人，但以七人爲限。

（丁）海外直屬支部，所屬分部，或直屬區分部，黨員在三十人以下者，得舉出初選代表一人，滿三十人者得舉二人，每增三十人，遞加一人，但以四人爲限。

第八條　軍隊特別黨部代表之選舉，由中央提出候選人若干人，由各特別黨部印發各連黨部，於中央提出之候選人中　，用記名單記投票法選舉之。

第九條　海員鐵路特別黨部代表之選舉，由各該黨部所屬黨員直接投票選舉　，以區分部爲選舉區。

第十條　初選，續選，均以記名單記投票法行之。海外黨部經中央之核准，得用通訊方法行之。

第十一條　凡邊遠省區，或具有特殊情形之地方，其代表之產生，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定之。

第十二條　初選機關辦理選舉時，應先將各該黨部黨員名册，初選代表名額，選舉日期，及投票方法公告黨員，並得按照黨員之分佈情形，分區投票畢，即開票，將當選人所得票數，及選舉票送交辦理選舉機關，合併計數。

第十三條　各初選關關，選出初選代表後，應即將該代表姓名，　及通訊地址，　直接報告複選幾關。

第十四條　各複選機關，辦理複選，完畢後，應即將當選人名單，及辦理選舉情形，呈報中央，並發給當選人證明書。

第十五條　開票結果，票數相同者，由各該辦理選舉機關抽籤定之。

第十六條　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當選爲代表。

（一）有違反本黨之言論，或行爲者。

（二）經開除黨籍，或停止黨權者。

第十七條　各代表產生後，發現有選舉舞弊之事實，或有前條之情事者，除由中央撤消其代表資格，並予以相當懲戒外，即以次多數當選人追補之。

第十八條　各地代表名額，及選出期限另定之。

第十九條　本選舉法之最高解釋權，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

第二十條　本選舉法，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施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之分配如次：

㈠由省市黨部選出者，二百四十九人。

㈡由海外黨部選出者八十八人。

㈢由軍隊特別黨部選出者六十人。

㈣由海員鐵路特別黨部選出者十三人。

㈤由邊遠省區產生者十六人。

臨時全代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組織條例

（四月十二日中常會通過）

第一條　本委員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推定委員三人，　中央監察委員會推定委員二人，　組織之。

第二條　各代表報到後，應即向本委員會繳驗黨證，及當選證明文件。

第三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　。　應撤銷其代表資格。

㈠不合規定資格。

㈡有反動之言論，或行為者。

㈢選舉不合法，或有舞弊情事者。

第四條 代表經審查合格後，用本委員會給予合格證書。

第五條 審查結果，應報告於代表大會。

第六條 本條例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施行。

臨時全代會議事規則

（四月十三日中常會，第六十六次會議通過）

議事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組織法第五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主席以主席團擔任之，主席團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九人，經大會通過組織之。

第三條 本會秘書長列席大會，並指定秘書速記員各若干人，辦理紀錄事宜。開秘密會議時，速記員應行退席，由秘書專辦紀錄。

第四條 本會於正式會議開會前，得開預備會議

第五條 主席團之組織，及議場席次之簽定，於預備會議或第一次開會時行之。

第二章 開會

第六條 本會每日會議時間之分配，由主席團決定之。會議中主席得酌定時刻宣告休息。

第七條 本會會議時，須有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

第八條 屆開會時間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時，主席得延長之。但延長二次仍不足數時，即宣告延會。

第九條 會議中出席者於必要時，得向主席請求退席。但其退席不得影響於法定人數之計算。

第十條 議事日程所列議題議畢後，主席即宣告散會。

第十一條 散會時間已屆，而議事未畢，主席團得酌定延長時間，或宣告延會。

第十二條 主席未宣告開議前，或已宣告散會，延會後出席及列席者，不得就議題發言。

第三章 議事日程

第十三條 議事日程須載明開議日時，並分別編列報告，及討論事項由秘書長擬呈主席團核定之。

第十四條 議事日程討論事項之次序如左：

㈠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之案。

㈡各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各特別黨部提出之案。

㈢海外各總支部，各直屬支部提出之案。

㈣各代表提出之案。

㈤其他主席團認為應行提付大會討論之案。

第十五條 議事日程應將各議案之提議書，及各委員會審查報告書另編會議關係文書。

第十六條 議事日程及會議關係文書，須印刷分送於出席及列席者。

第十七條 遇有緊急事件，未載議事日程或已載，而順序在後，必須速議者，得由主席團提出或出席代表四十人以上之請求，依大會之決議變更議事日程。

第四章 提議

第十八條 出席者提出大會之議案，應隨案附具理由，並須有二十人以上之連署，始能成立。

第十九條 除權宜問題，秩序問題，與修正付委擱置延期停止討論及散會等附屬動議外，一切提案須經提案審查委員會審查。

第二十條 議書標題朗讀後，提議者得說明其旨趣，如有疑義時，得請提案者說明之。

第二十一條 臨時動議須有出席者四十人以上之附議，並於議事日程討論完畢後提出之，前項提議不受本規則第十九條規定之限制。

第五章 討論

第二十二條 對於議案提起修正者，須以書面說明理由，得十人以上之連署提出之。如於會議時，臨時提修正者須繕具所修正之文字，並說明理由，得五人以上之附議，方能成立。凡參與審查委員會者，不得就委員會審查決定之案，另行提起修正案。

第二十三條 出席者對於議事日程所列議案，若有發言，須於開議前將其席次及贊成或反對之意見，以書面通知秘書長。

第二十四條 秘書長將前條通知依次記載報告主

席，主席依次指定反對及贊成兩方面相間發言。

第二十五條　未通告發言者，須俟通告發言畢，起立呼主席並報告席次，經主席許可始得發言。

第二十六條　二人以上發言時，由主席指定先起立者先發言，同時起立者由主席定其發言之先後。

第二十七條　凡發言須登發言壇；但簡單之發言，或經主席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　提案說明者之發言至多不得逾十五分鐘，討論者發言每人不得逾五分鐘。

第二十九條　同一議題，每人發言不得過二次。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㈠委員會之報告者爲辯明其報告之旨趣。

㈡提議者爲辯明其提案之旨趣。

㈢被議應行懲戒者之申述事實。

㈣質疑或應答。

第三十條　討論不得軼出議題範圍之外，如有違反者，主席得立即制止之。

第三十一條　停止討論　由主席於適當時間宣告之。

第三十二條　出席者得二十人以上之附議，得提出停止討論之動議。主席須即將停止討論之動議付表決，經可決，應停止討論時，則付表決。如停止討論動議被否決時，仍應將本案繼續討論。

第六章　表決

第三十三條　依本規則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之規定，停止討論後，須將議案即時提付表決。

第三十四條　表決之方式，主席得以舉手起立，或投票行之。於必要時，得舉行反證表決。

第三十五條　議案有關於出席者本身時，該出席者不得參與表決。

第三十六條　主席宣告將議案付表決後，出席及列席者不得再就議題發言。

第三十七條　經表決之決議案，於每次會議後，由決議案整理委員會整理完備，交秘書長於下次會議宣讀之。

第七章　紀律

第三十八條　屆開會時間，出席者聞振鈴聲須一律入議場。休息時間過後，無故不出席者以放棄論。

第三十九條　議場內不得有左列情事：

㈠戴帽。

㈡攜帶傘杖。

㈢其他應行禁止之事項。

第四十條　會議時不得有左列情事：

㈠移坐交談。

㈡吸煙。

㈢閱看非關於議事之文書。

㈣喧擾以妨害他人之發言，或朗讀。

第四十一條　凡有違背規定之紀律，並不接受主席之制止者，由大會懲戒之。

第四十二條　懲戒之動議，須於事件發生後一日內行之。並須有四十人以上之附議。

第四十三條　懲戒之方法如左：

㈠語誡。

㈡於一定期間內停止發言。

㈢於一定期間內停止出席。

㈣撤消出席資格。

第四十四條　凡應行懲戒事件，須付懲戒審查委員會審查，經大會議決，由主席宣告之。前項委員會由主席團指定出席者若干人組織之。

第四十五條　出席者於其本身懲戒事件，在未經大會決定前，有申辯之權。

第四十六條　關於懲戒處分之會議，應守秘密。

第八章　附則

第四十七條　本會會議由主席團許可旁聽，發給旁聽證。但秘密會議時，旁聽者須退席。旁聽規則由秘書長擬呈主席團核定之。

第四十八條　本規則無規定者，得準據民權初步之條理。

第四十九條　本規則自議決之日施行。